

蓬萊海爭奇記

蓬萊樓主人著

武俠名著  
長篇小說  
雲海爭奇記 第四集

還珠樓主撰

那飛鉞颯輪電轉般飛來，又急又勁，先是直飛，臨快到時，忽然往側歪斜出兩三尺，彷彿力竭，將要墜地，又似受風吹歪神氣，臨了仍是直的。照人頭上打到，而且越快到時，勢子越急，如換常人，見他一歪，勢必不以為意，那就非被打中不可，幸而康成，因見凶僧，雙環擊鉞，聲帶錯音，悟出其中玄妙，知他利害之處在此，不是尋常暗器可比，見鉞急漩着往側一歪，趕緊往側迎去，側讓了尺許，果然那鉞漩向直路，由身側飛過，方幸得計，那知凶僧本領，尙不止此，這頭一下，祇是試探深淺，和覷查敵人的閃躲應付的地位方法，真正利害手法，全在後面，康成頭一鉞，才得讓過，跟着二三兩鉞，聯翩飛來，第二鉞改照直飛，第三鉞一出來，就是歪歪斜斜，但那來勢，却迅疾無比，康成見狀，知道凶僧驟東擊西，這次再躲，恐中道兒，忙將手中拐一提，單臂用力迎去，意欲先將第二鉞打落，跟着再打第三鉞，不料第三鉞，凶僧用足真力，變化巧妙，雖然後發，臨快到時，倏地一個歪斜，超出前面，竟朝康成頭上砍到，康成祇顧先敵第二鉞，沒想到凶僧暗器，如此神妙，不禁大吃一驚，慌不迭把身子往下一矮，同時拐柄倒轉，向上一挑，鏗的一聲，擊中鉞邊，一片寒風，拂面而過，鉞從頭面近處，帶着冷森森的耀眼寒輝，被擊向

上，朝身後斜飛出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擋第二鉞時，第三鉞時跟蹤飛到，康成忙將拐頭佛手，順來勢往外一擊，這鉞更是奇怪，來是直的，一碰就拐彎，祇往側一歪，又向直飛來，尙幸康成內功深純，使的是真力，鉞已測飛數尺以外，先後，與前鉞一同流落地上，康成覺出其力又勁又沉，暗自驚心，雖然未被擊中，情勢也是險極，幾乎鬧了個手忙脚亂，尤其超出前頭那第二面飛鉞，相去而門，不過三寸，略緩一瞬，便非被擊中不可，時候稍差一點，不死也必帶重傷了，康成這裏，剛擋罷三鉞，忽見凶僧，哈哈大笑道，姓康的，果然不愧五老門下，居然躲過我三面飛鉞，你佛爺還有十面飛鉞，儘來用他不行，除想尋找那放天門釘的鼠輩一試外，還不會全數用過，難得遇見對手，你既有本事，老佛爺就益發作成你，開開眼吧，隨說，身子一縱，早又縱近丈許，康成方欲答話，猛聽林內有人話答道，你這老賊，不要尋我麼，康成道，且讓愚兄一場，我老彭來也，跟着一股寒風帶起一條人影，由側首林內飛出，直落當場，同時凶僧把話說完，也將飛鉞放起，這次並未用一條環上月牙去搥，祇身子一搖一抖，穿鉞的十字花，離胸自解，順繩滑到兩臂上面，凶僧祇將臂往上一揚，十面飛鉞高低先凌空起了四面，凶僧原意，康成必定難逃毒手，一聽仇人上場，又驚又喜，更不怠慢，怒喝一聲，姓彭的，佛爺尋你，不是一年了，隨說，日月雙環起處，鈴鈴幾聲，四鉞相次飛出，來人正是那化名凌風在破廟中隱居

多年的彭謙，仍是一手持拐，一手持鍊子鎚，頭上面具，已然取下，康成知難而退，應了一聲，便自退向一旁觀戰，彭謙腳才沾地，凶僧第一面飛鉞已疾風吹葉，斜漩着砍到，彭謙落處，相隔凶僧，約有丈許遠近，深知凶僧，以內功真力，錯用勁發出，不容人用兵刃抵擋，一擋便順敵人擋勁，激漩起來，直砍面門要害等處，如若躲時，後面還有數面飛來，都是練就多年的巧功夫，發時觀準敵人躲的方向地位，看他直飛，却又側擊，上下左右，無不由心所指，如針附磁，躲那裏，打那裏，極少不中，端的虛實莫測，變化無方，躲也傷，不躲也傷，暗器練到這等地步，已臻神化，康成與他初會，居然躲過前三鉞，已是難能，凶僧懷恨多年，復仇心切，必以全力拚命，非將這一面飛鉞，給他破去不可，又恐康成失閃，累他盛名，一上場就打好主意，將手中兵刃舞動，迎着那鉞而來，兩下動作，都是快得和電一樣，連答話功夫都沒有，見鉞迎面飛來，也不躲，也不擋，祇將左手鋼拐，朝來鉞右邊沿，輕輕一點，錚吱一聲，那第一面鉞，吃彭謙用順勢，逆轉之力，借勁使勁。逕由拐頭上，往右肩側，漩飛出去，第一面才得打空，後三面跟着品字形，精光閃閃，電一般飛來，彭謙會者不慌，看出來勢，知道一三兩面，必定易前為後，同時夾攻，第二面反到要超出前面先到，三面中，獨這面不正，斜飛來，臨了却照直打，非實擊不可，又因這四面鉞一破，那六鉞，也跟着飛起，稍緩一瞬，便難對付，忙將真氣運足，果然第二面

鉞，快到時，超出中左兩面，改灣爲直，當頭打到，彭謙右手鎗，早已抖直，恰好迎住，噹的一聲，鎗頭往上揚處，鉞被激起空中數十丈高，星馳電轉，精芒飛射，逕向斜刺裏樹林之內落去不提，鎗才打中，另外兩面，一霎眼中，已然迎面飛來，彭謙身子不動，把左手拐一橫，又是微微一挨，這次鉞離面門甚近，祇吱吱兩聲，逕由彭謙肩側急漩而過，飛沒多遠，往下一落，深深砍入草泥地裏，康成在旁，暗暗喝采不已。凶僧以爲仇人必難躲閃，一見又是打空，雙臂一振，下餘六面飛鉞，又向上空飛起，內有三面，飛高還有十來丈，滿擬這次殺手，六面同發，神仙也躲不過，誰知彭謙，早防到他這最後一招殺手，四鉞一破，手先朝上一揚，人也捷如飛鳥，跟踪朝空縱起，朝鉞起處飛去，凶僧萬想不到，多年未見，仇人輕功，竟臻絕頂，方覺不妙，先聽叮叮三響，接着又是噹噹三響，祇見日光之下，一條人影飛過，定睛看時，空中精光映日，四下飛舞，那六面飛鉞，上三面吃暗器打落，下三面更妙，逕吃彭謙，就着一縱之勢，身在空中鎗拐兼施，全數打落老遠，紛紛斜飛墜地，再看仇人已落在身後七八丈遠處，凶僧恨極，未容張口，彭謙一躍，又到面前，拐指凶僧喝道，一別多年，新近聽人說你以雙環十三鉞，號稱無敵，原來不過如此，鉞已領教過了，我再見識見識，你那日月雙環，凶僧急怒交加，無話可答，一擺雙環，惡狠狠殺上前去，彭謙長嘯一聲，縱身迎敵，兩下殺了個難解難分吧，足打了個把時辰，未

分勝負，這時盜黨中，是好樣一點的，多被蒙面人，和黑摩勒童與等殺死。因為伊商，素得衆心，除了趙連城一夥刺客，見機先溜外，下餘盜黨，明知本領不濟，依然拚死上前，不肯逃退，無奈武功一道，優勝劣敗，絲毫勉強不得，這幾個蒙面人又都是成名英俠，以卵擊石，如何能是對手，不消多時，除却伊商和凶僧面外，場上祇剩下一個，叫鐵叉手飛燕屠義，一個叫死臉子林松的，尙與兩小俠相持，餘傷亡殆盡，蒙面人中，甘同朱文燕顏尙德韓文約四人，業已停手，走到康成一齊，站在一旁觀戰，屠義林松，原非童與黑摩勒二人敵手，祇爲甘同，雖知衆盜黨，平日手辣心狠，做事不留活口，殺孽太重，理應全數誅戮，不爲過分，但念二人，俱是老南極的舊部，推愛故人，意欲網開一面，特喝兩小俠：不可傷害，須要生擒問話，原意二人，素來腿快身輕，祇兩小俠，聽出語因，不下絕情，總可逃命，誰知兩小俠，緊記師長之言，今日這些盜黨，一個也放逃不得，聽了甘同之言，便以假作真，硬捉活的，屠林二人，見伊商情急，志在拚死，決不肯就此退去，回想老南極相待之厚，自己從小便隨他兄弟二人，吃綠林飯，眼着冰消瓦解，大勢已去，後進諸人，都沒一個逃去，如何好意思，丟下一走，也抱着拚命的想頭，奮勇苦鬥，終無退志，黑摩勒暗付，這姓甘的老頭，尙是初會，看神氣，與與弟師父，頗有交情，如若聽他的話，將兩強盜捉住，難保不放他逃生，將他打死，又與此老面子難堪，看兩強盜，年都

半百左右，漸漸氣力不濟，不如借着生擒爲由，也不傷，也不放逃，祇是一味軟纏，活活將他累死，豈不兩全其美，乘甘同被人拉去觀戰，走向遠處，朝董興使了個眼色，低聲拿話一點，董興久聞羣盜罪狀，知道師父，除惡務盡，適才祇是迫於甘同情面，聞言領會，立即改變打法，和黑摩勒一樣，不再求勝，仗着身手靈快，祇是一味引逗搗堵，縱前躍後，圍住屠林二人，在場上亂轉，二人久在綠林，武藝雖然不弱，一則年老血衰，自從老南極死後，二次隨着伊商嘯聚，伊商見是亡兄舊人，甚是尊敬，輕易不甚差遣，養尊處優，功夫拋荒了好些，先時鼓着一股勇氣，義憤填胸，還不覺得怎樣，時候一久，吃兩小俠一路軟磨，越往後越覺力乏，戰既力竭，罷又不能，到了後來，簡直氣喘汗流，臂麻手軟，敵人偏又刁滑異常，一味引逗，互相對說便宜話取樂，直和開玩笑相似，氣得二人破口大罵，無計可施，鬥到後來，二人祇覺頭暈眼黑，口裏發甜，力竭神疲，再也支持不住，林松暗忖，看兩小賊，這等打法，分明是想使自己力竭現眼，今日之事，反正無計求活，與其受小孩子捉弄，何如在被擒以前，落個痛快，免受凌辱，主意打好，朝屠義看了，一眼，喘吁吁喊道，屠二哥，小弟本領不濟，說不得，要先走一步了，一言甫畢，回手一刀，立即翻身栽倒，屍橫就地，屠義原和他同樣心思，尙在躊躇，見林松自刎，把心一橫，連話都未多說，祇應得一個好字，左手一鋼，照頭便打，董興正往前進攻，看出他要自

盡，恐血濺身上，腳剛往後一撤，不料屠義憤恨已極，死前忽生毒計，左手回劍自殺。同附却將右手劍，照準仇敵打去，童興幸是手疾眼快，舉起騰蛇槩一擋，噹的一聲，斜振出去。遠，墜落地上，就這樣，還幾乎沒被劍把掃中肩際，屠義自是腦漿迸裂，死於非命，童興火起，正要縱上前去，打他兩槩，黑摩勒喝阻道，人已死了，你還打他則甚，強盜業已斬盡殺絕，祇剩賊頭。老禿驢兩個未死，和你師父師叔，打得多麼熱鬧，還不學兩手去，童興聞言停手，剛隨黑摩勒要走，神魔伊商，在百忙中，看見手下諸人，全都死亡淨盡，凶僧飛鉞，被彭謙破去，敵人身法特異，日月雙環更佔不得半點便宜，可知利害，最怪是自己動手這一個，除了頭戴面具而外，不但口音穿着，連所用兵刃，以及身法解數，都和彭謙一樣，戰久以後，凶僧似還能夠應付，這蒙面人，竟是越殺越矯健，尤其那柄鍊子鎗，能軟能硬，使起來筆也似直，靈奇神妙，變法無窮，自己連遇幾次險招，幾乎喪命，再打下去，非敗不可，想起今日之事，俱由趙連城一人而起，越想越恨，覺着早晚無幸，就這樣死不甘心，念頭一轉，倏地買個破綻，將此縱向一旁，大喝朋友且住，同時把手中刀，往地一擲，刀未沾地，蒙面人已自縱到面前，見狀停手喝道，姓伊的，你待如何，伊商兩道濃眉，往上一挑，怒冲冲答道，我自認虧輸，今日之仇，今日決不能報，我也無顏再在世上立足，但是一件，我還有口惡氣難消，你如信得我姓伊的，是個好漢，結個鬼交



情，讓我一步，容我十天，我連家都不回，祇消却這口惡氣，十天以內，仍回原處，自己交代，你們如不放心，錯以爲伊某，不是尋人報復，另有詭計，或是做那不要臉的勾當，借此逃走，我已不願再打，此時任憑殺死，姓伊的纒一纒眉，不是丈夫，蒙面人未及答話，那旁凶僧、自從飛劍破後，打了一陣，覺出仇人本領高妙，自己任是如何，也祇打個平手手，心氣已綏，情知此仇決報不成，又見大勢已去，和伊商動手的蒙面人，直似仇人化身，伊商內功，不如人家，久必無幸，早有退志，無奈平素受人供養禮敬，不好意思，捨了便走。一聽伊商停手發話，暗忖這些人，都有來歷，伊商不論是死是走，他們都不致上前助戰，以多爲勝，自己要走，却難免合力堵截，看神氣，這些人，那個也非弱者，尤其和伊商交手的蒙面人，竟和仇人，是一樣家數，還有康成這小輩，也不是個好鬥的，一個勁敵，已難應付，何況三個，此時如不見機，再想走時，那就難了，想到這裏，振起精神，招式一緊，殺上前去，彭謙萬沒想到，凶僧已是成名多年的人物，在這種場面上，還會貪生逃走，沒有骨頭，見他加急進攻，祇當是敵愾同仇。情急拚命，方欲變招相敵，凶僧欲退先近，祇一個照面，乘着彭謙，用拐一格之勢，施展輕身絕技，下面日月環，借勁使勁，身子微扭，雙脚一登，由蛟龍翻身，化爲鷲燕穿雲之勢，斜着飛起，凌空扭轉，逕朝左近林中縱去，彭謙也跟踪追去，兩下相隔，不過丈許遠近，凶僧縱落林邊，彭謙也自縱

到，方要施展輕功，搶先入林堵截。猛聽林內，哈哈一笑，飛出一條人影，凶僧正提氣上升，驟不及防，來人身法又快得出奇，凶僧雙環，竟吃來人雙手擄住，一抖便自奪過，罵了聲不要臉的老賊，隨手扔去，凶僧知道遇見尅星，後面又還有對頭，暗道不好，方想往側逃竄，不料來人，竟未容他二次起步，上面一掌，打向胸前，喝道。老賊找地方挺屍去吧，凶僧便倒退了好幾尺，知道身受內傷甚重，連聲也未哼出，如飛往斜刺裏跑去，彭謙自那人出面，便沒再上，見將凶僧放走，上前說道，老賊雖中了這一掌，但他內功很好，遠非昔年之比，莫不又活着害人吧，來人答道，這一掌我足用了九成力，他曾用右手來擋，也吃我斫折，到了胸前，我也加上按勁，除非在這一晝夜中，尋到肉芝之類靈藥，三日必死，還不能走出百里以外，他既內行，也必知道，念在他偌大年紀，苦練一世，我向來作事，不爲己甚，且容他尋個隱秘所在，藏尸骨吧，彭謙又問道，司空兄照顧許多刺客盜黨，臨了還在暗中，監防老賊逃走，本領真高，那幾個刺客，在那裏呢，來人答道，這夥沒出息的敗類，已吃我擒住，點了唾穴，繞到林內，交給黑牛看守，今日所殺盜黨，沒一個不帶幾條人命，死得不冤枉，伊商心辣手狠，害人更多，萬萬容他不得，可笑甘同老兒，因和他兄老南極有交情，再三向憑兄求說，饒他一命，我知此人，雖然從小就在綠林中討生活，人却任俠尚義，極有骨頭，不肯服低，故意給甘老兒，一個整面，他果然不肯

懸崖勒馬，適從林內遙望，已然停手，正和凌老弟答話，想是痛恨那幾個刺客不夠朋友，隨難先逃，打算要幾天期限，去將這幾個敗類殺死，出了怨氣，然後回來納命，江湖上這等行逕原有，這斷性情剛直，也決不會作出不要臉的事，一則事涉官場，這斷本惡貫撫一類人，推原禍始，難免不連帶着，同下絕情，恐其連累我那三位朋友，再說這斷殺孽太重，死得委實不枉，休說刺客，全數落網，無一逃走，就是逃走，也不能容他自己走動，看那旁兩人還在爭論，甘老兒也在那裏，必定推在我的身上，此着我已想到，待我前去發付他回來好了，說時，康成也趕了來，三人一同走向場上，凌風早看出三人神色，知已大功告成，先開口道，伊朋友，這便是我那位朋友，我不過因這幾個小毛賊，不值費手，讓你稍待片刻，並非不講江湖義氣，這不是來了麼，祇要那幾人，有一個漏網，伊朋友祇管隨便好了，甘同在旁，見三人一同走來，並未擒着什人，私心還代伊商希冀，誰知泥中人，聽完了話，便對伊商笑道，這幾個小毛賊，太可惡了，平日做人鷹犬，倚勢橫行，遇上亂子，連累好朋友受害，一見不好，偷偷夾了尾巴，丟下一跑，這樣綠林中的敗類，休說你不饒他，我也怎肯輕放，適才逃沒多遠，都被我擒住，因恐伊朋友，惡氣難消，連毛皮都未稍動，如今俱在林內，待我着人取來，任憑你給他一個報應吧，說罷，將手一揮，兩小俠便飛也似，往林中跑去，伊商聞言，哈哈大笑道，我本意親身擒殺這個豬狗，不想勞

勸閣下，又多費事，怎意得過呢，我縱橫半生，今日跌倒許多能人手裏，死得總值，不過彭家雙俠，以前祇知彭謙一人，今春才稍稍聽人說起，還有一位學生過繼外家的兄弟，也同拜在天寒老人門下，一向在山中隨師，近三年才辭師下山，爲尋多年未見長兄下落，沒有多時，便名滿川湘，今春又聽一位好友說起，他已訪得乃兄隱居江南，不久要來，比時很想見識，適才談起，才知乃兄借用他的雅號，易名凌風，就在附近古廟中居住，弟兄二人，前日在此無心中路遇，本領我已領教，果然話不虛傳，司空老俠，盛名爲人，更是不消說起，祇惜道路各人不同，無緣親近，末路相逢，也算幸會，餘者諸位，除却甘老大哥，是先兄好友外，想都是有名人，可能將姓名來歷見告麼，這時除彭甘司空四人外，康成、顏尙德、朱文燕、韓文約，還有奉泥中人之命，去往盜巢，搜殺留守餘黨，遣走伊商愛妾幼子的赤城山人金彙，五人面具，仍在臉上戴着，虞舜民等一行，祇周平一人，站在左近，鍾虛二鏢師，可在崖下守護，相離尙遠，韓文約聞言，首先答道，我等隱却行藏，實是爲了顏兄，是虞老先生世姪，不願使他知道，並無其他原故，我等姓名來歷，有何不可告人之有，隨說，五人一同卸去面具，各自通了姓名來歷，伊商聽完，兩道濃眉，往上一挑，剛要發話，恰值兩小俠和黑牛，三個小孩，分用竹竿，將趙連城等五人，似僵屍一般，挑了跑來，這五人均吃泥中人，點了啞穴，兩小俠祇就各人腰帶，攔腰筆直挑

起，並未細綁，剛放地下，泥中人迎過去，每人給了一掌，全都醒轉，伊商見了五人，不由怒火上升，霍的一低身，將地上那把厚背鋼刀拔起，待要砍上前去，忽又眼珠一轉，笑對衆人道，這五個鼠輩，並不是我親手擒到，我此時已不屑和這般豬狗答話，仍煩諸位，自己料理，伊某要告辭了，說罷，將刀往頸下一橫，便行自盡，甘同見伊商，右手緊握刀柄，刀夾頸內，鮮血順刀口，突突往外直冒，凶睛怒突，滿臉厲氣，尸首兀自不倒，首先厲聲喝道，伊二弟，這幾名豬狗，決難活命，我讓他死在你的眼前好了，說完，縱身到了五人身前，伸手便抓，趙連城被泥中人點倒了好一會，醒來四肢麻木，見了衆人和伊商，又驚又愧，明知難討公道，私心仍萬一之想，正乘伊商自刎之際，和同黨使眼色，令分路逃走，逃一個，是一個，不料甘同，見伊商慘死，愛莫能助，心中忿愧，恨極了這幾個罪魁禍首，趙連城還想抵敵，才一照面，便被甘同，用重手法，劈折兩臂，左手一把，抓向胸膛，五指立即連衣服，深深嵌入肉內，疼得趙連城，嚶呀一聲，幾乎暈死，甘同手法真快，左手一斬掌，砍向面上，隨鬆右手，抓向面門，往前一推，微聽啞咬一聲，趙連城頭骨，立即折斷，搭向後背身死，甘同雙手舉起，剛向伊商尸前擲去，就這瞬息之間，下餘四人，見勢不佳，不願腿麻，縱身便逃，却不想有這些能手在場，如何能夠，泥中人等，還未動手，兩小俠早有準備，四人才一起步，兩個吃黑摩勒，一人一鏢，打倒在地，一個

逃得稍慢，剛覷好方向逃路，身子一轉，童興正站身後，見伊商自刎，刺客又想逃走，喝聲毛賊敢走，聲到人到，手起一槩，立時扎中那人面門，死於非命，另一人身手比較靈活，早相好了逃路，故作前縱，身子微往側翻，却使個風廳乘楊的解數，一躍兩三丈，往斜刺裏縱去，方覺無人追趕，腳一點地，慌不迭二次待要縱起，忽聽急風過頂，跟着眼前人影一閃，迎面落下一個持鐵拐的，暗道不好，想逃無及，吃康成一拐，打向頭上，腦漿迸裂，翻身栽倒，先中鏢二人，也吃童興，補了兩槩，全都扎死，甘同將將四賊尸身，一齊提在伊商尸前，說道，二弟陰靈不遠，家事自有愚兄照料，安心去吧，說完，伊商眼才閉上，身子往後便倒，甘同一縱步，搶上前去，將尸首扶臥地上，劈開右手，輕輕取下頸刀，拭去血跡，撕了趙連城一塊衣襟裹住，倏地臉色一變，仰望衆人，待要說話，一眼望見泥中人，正含笑看他，忽又低下頭去，淚便奪眶而出，嘆了口氣，二次抬頭，向衆說道，諸位兄台老弟，並非老朽，不知愛臉，祇爲生性耿直，不會耍弄花巧，我與老南極，原是至交，今日他兄弟，遭此大禍，老朽見不能救，已然愧對死友，聞他尙有一妾，生子年才數歲，他弟兄爲人如何，已死無須說了，諸位都是英雄豪俠之士，今日他的黨羽，全盡於此，剩此寡妾孤兒，和寨中一些男女下人，想可少看老朽薄面，從輕寬饒了吧，彭謙知道此老心灰，昔年曾受老南極恩遇，伊商一死，心中悲憤，連在場諸人全都恨上，祇爲泥中人，決

非對手，不便發作，忙接口道，甘老仁兄，不必難過，今日之事，不祇爲了維護良善，還有許多因果在內，當年朱韓二弟，好些親友，還不是爲伊氏兄弟所殺的麼，我們早知他雖家居本山，自從納妾生了以後，便作長久打算，爲他年地步，家中除了幾名丫頭，妻亡多年，並未續娶，祇有二十來名囉嘍，當傭工使喚，也不隨出打搶，平日非值不劫，每出行事，多在千百里外，此次如非貪心過重，報復念切，也不會有此一舉，我與他相隔不遠，已連探查過幾次，委實凶殘已極，事主從無活口，便他下人，稍有違背，如想辭退他去，或是逃走，也休想活命，近年性愈暴烈，幾於人人自危，巴不得離他去，適才已有人前往遣散，難得他爲聽趙連城之言，惟恐對頭走漏，又疑心鏢行，求人相助，傾巢而出，他那側室，又非尋常無知婦女，所以事情順手，未傷一人，如今案房火焚，這一母一子，已然上路，取道江蘇，投親去了，甘同闢言，牙關微挫，答道如此也好，老朽與他弟兄，相交一場，寸心未進，待老朽尋口棺木安殮，免遭消骨化尸之慘吧，說罷，朝衆人一個環揖，道聲再見，一手扶着伊商後頸，一手托起尸身，飛步往山僻之處走去，顏尙德便問這些尸首，如何處置，彭謙答道，這幾個鷹犬的尸首，爲防累人，祇好連山口洞後幾具，一同化掉，馬由我們，分別送回顏莊，下餘死人死馬，尋個隱僻山洞收藏，外用大石，將口堵死，此輩盜黨，雖然死有餘辜，我等也不爲己甚了，這世鍾盧堯民等人，見事情已完，想

親身拜謝，見識見識泥中人，和這些位蒙面英俠，正商量間，泥中人老遠看出來意，忙令周平過去攔阻，並令即速起程，說完，向衆作別，往適樹林中走去，周平因聽黑摩勒說，衆人誰也不願現露名姓行藏，忙即回趕，玉麟見狀，料有原故，便請衆人止步，問明來意再走，一會，黑摩勒和周平，近前相晤，傳了泥中人的意旨，說衆俠士都有事，無暇相見，吩咐鍾盧二人，速護堯民等一行上路，不可遲延，一面誥誡脚夫們，今日之事，不許對外洩露，堯民等主賓三人，忙搶前拉住黑摩勒，稱謝之後，再三相煩，務必代爲致意，請令師叔，途中一晤，同去舍間，盤桓些日，黑摩勒笑道，我師叔着實說你三位老先生是好朋友呢，我想許能答應，不過他老人家，皮氣古怪，勉強他不來，我定把話說到，聽說虞家花園很好，將來說不定，我還尋了去玩玩呢，堯民道，老弟光降，再好不過了，玉麟還想與衆俠士，見上一面，無奈黑摩勒，力促速行，祇得稱謝而止，好在一切，早已準備停當，一聲令走，便即啓行，黑摩勒直看着起了身，方始作別自去，玉麟回顧場上諸人，仍然戴着面具，正牽着馬匹，在那裏網戴尸首，隔得既遠，又都以背相向，盤問周平，祇說衆人會應伊商之請，脫了一回面具，語聲甚低，祇知大有來歷，枉在江湖多年，竟一個也不相識，玉麟料這些英俠士，不肯與鏢行中人來往，回去將來見了譚鎮南，也許能夠知道，既不願見，且自由他，因前途已入康莊，至多祇有伊商在山口前後，假充官人辦案，



設來攔阻商客的一二盜黨，照今日局面，想已做掉，無足爲慮，便乘途中無人之際，誑誑脚夫，推說適才那場惡鬥，乃江湖上，正邪兩派相爭，途中所見，全出盜黨誤會，並非有意劫鏢，這般人都不好惹，如要胡說，留神性命，好在兩行人，不久分路，黃李一行脚轎夫，久受鏢行雇用，見過陣仗，自不必說，堯民等所用轎子，原是沿途零雇，沒有一定去處，此時脚夫們，都曉得一點江湖行道，客人相待又厚，聞言齊聲應諾，誰也不敢亂說一句，這場爭殺，祇便宜了九龍溝嚴氏弟兄，沒有遇上，後文另有交代不提，當晚住店無話，早起又趕了兩站，良夫因明日便須分路，老早到店，將脚轎夫重賞開發回去，次日過午，方始另雇轎馬起身，早上黃李二人辭行，送了好些貴重禮物，堯民等三人，執意不收，各定後會而別，單走了幾天，行抵楊墅關鎮上，相隔永康，祇有二百餘里，堯民算計離家已近，此去沿途青山綠水，人家繁庶，便走過了鎮集，也不愁沒有食宿之處，這還是自己在外年久，又不願露出行藏，如再提名道姓，休說附各縣，遠親近戚甚多，到處逢迎，便那些村民，聽說永康虞家，也無不延納之理，見天色不過將近黃昏，急於還鄉，意欲多趕兩程，良夫新民，征應僕僕，也願早到，吩咐張福，給了轎馬加班的錢，主僕四人，當即起身前趕，堯民久未還鄉，地理不熟，祇知這一路，民殷物阜，雞犬相聞，却忘了中間還要穿三十來里山路，雖有山民，人家都在山谷裏面，不當大路，生人不易尋到，時又

下旬，沒有月亮，走了一段，眼看山色迷濛，暝烟欲收，夕陽西逝，天已入晚，良夫看沿途村舍，逐漸稀少，此時已入山徑，不見一處人家，繁星漸晦，彷彿雲生，野風吹涼，似有雨意，才想起適才因聽堯民之言，祇顧乘興，忙着趕行，忘命張福，打聽途程歇處，自覺疏忽，路已趕走大段，勢無退理，心還以為轎馬雖然雇自鄰縣，此間地理，不會不知，看他們踴躍爭先神氣，料不致無可投止，那知轎夫們，因客人厚道，路上又吃飽了酒肉，祇知趕路得賞，別的通沒理會，見天一黑，各將燈籠點起，一味抬着轎子，前呼後喝，朝前急跑，後來還是張福，見黃昏以後，路絕人踪，恐怕迷路，回馬到良夫轎前請示，良夫先問轎夫，俱說以前走過幾次，都是白天沿山常看見種山田果園的山民，因非落腳之所，何處有人家村舍，不會留意，良夫問不得要領，黑夜看不清切，祇得命衆留心查看，見有人家，速即打聽借宿，一面仍就趕行，準備將這一段小路趕過，正走之間，張福在前，瞥見前面山凹，樹林之內，燈光掩映，忙向三人稟報，堯民方命張福，前往借宿，忽聽前面兵刃相觸之聲，揭開轎帘一看，祇見兩條黑影，各帶着一道白光，此竄彼躍，上下翻飛，除了兵刃相觸，叮噹亂響，聽不見一點步履聲息，黑夜之間，也看不清二人面目，良夫閱歷較深，又和鍾盧二人，相聚些日，得知江湖上許多過節，適見林內燈光，因當地民風勤儉，黑夜張燈，料有原故，聽要借宿，本想攔阻，再見道旁有人苦鬥，更生疑慮，無奈一行俱

都持有火把，踪跡已被發現，無可隱藏，故作不知，就此過去，對方如懷惡念，幾個文人和轎夫，也抵擋他不住，如若故示大方，朝問他路，人家正在拚命爭殺之際，上前打岔，又覺不妥，方尋思間，轎子已然走近，良夫恰是第一乘，抬前肩的，偏是個不識事務的鄉愚，見那兩個動手的，有一個好似吃了敵人的虧，忽然嘖的一聲，格開敵人兵刃，往斜刺裏，縱起老高，鄉下人幾曾見過這等相打，不禁脫口高叫了一聲好，這一來竟將那人激怒，大喝一聲，落在轎前，攔着轎子喝道，不睜眼的東西，我們自家弟兄相打，與你何干，要你放屁，把轎子放下來，不許走了，良夫轎內外看，火光照處，那人竟是一個身着短襖，年約十五六歲的小孩，生得貌相甚是清秀，手持一根錚亮的白銅棍，正攔轎子發威，因黑壓壓和童興，每比這人還小，竟有那大本領，不敢輕視，聽語氣不是歹人，忙命停轎，準備陪話，偏那兩名轎夫，都是阿諛，欺對方是個小孩，不肯將轎放落，嘴裏更強，小孩冷笑道，你要連坐轎子的，都放倒麼，良夫見勢不佳，再三呼叱，張福也從旁喝罵，轎夫才行放落，當頭一個，自恃有幾斤蠻力，未容小孩開口，先發話道，這是客人，叫我落轎，不是聽你的話，你一點點年紀，惡形惡狀，拿着根哭喪棒，敢是要打人麼，皇帝的街，百姓的路，喊聲好，也不要緊，不讓走試試看，小孩等他說完，冷笑道，小少爺打你這樣豬獾，還要這個，二哥接着，右手將棍拋給緩步走來的同伴，迎面一掌，跟着底下一腿，等良夫

走出轎外，張福下馬相勸，轎夫已被打跌在地，後面轎子，也都停歇，見同伴被小孩打倒，不容分說，齊聲喊上，各將轎後打野狗の木棍取出，祇留兩個，擎着火把，下餘五六人，一擁上前，這班轎夫，多是鄰邑山民，性情粗野，其勢汹汹，良夫等阻喝不住，正在爲難着急，忽見火光影裏，多出一人，好似喝醉了酒神氣，步履歪斜，擋在衆轎夫前面，又像解勸，又像說醉話道，你們不許相打，不聽好話，一個個都給我量量地皮再走，先被小孩打跌的一個轎夫，羞惱成怒，量是憤激，搶着爬起，也抽了一根木棍，搶到前頭，見有人出來強解勸，喝道，我們相打，關你什事，說罷，伸手想推，却不料醉人力大非常，臂微一振，便吃撞退出丈許遠近，幾乎跌倒，下餘五人，也都趕到，當醉人是小孩一面，出來強解勸，越發忿恨，有的用手推，有的舉棍就打，醉人竟連頭也不同，仍是東倒西歪，口裏說道，不聽我話，誰也不要打算過去，說完，祇見衆轎夫紛紛倒退，有的震得手疼，拋了手中棍，直喊噯呀，對面小孩，正在點手叫陣喝，我今天非叫你們這羣豬獠，一隻隻爬了過去，忽見醉人出現，晃眼功夫，衆轎夫全都退倒，心方奇怪，醉人已走到面前，指着小孩喝道，你叫他們爬着過去，我的朋友，叫誰抬呢，小娃兒不安分，前村放着現成喜酒不吃，半夜三更，出來鬧禍，乖乖回家睡覺，還要我抱你去見你家大人麼，小孩聞言大怒，迎面就是一掌，醉人哈哈笑道，憑你也敢和我對敵，黑影裏也沒見怎動手，語聲歇

處，小孩已被夾起，另一小孩，本在旁觀，見狀大驚，大喝何方野狗，敢欺負我兄弟，還放不下，聲隨人到，一躍丈許，腳才點地，手起一棍，朝醉人下三路掃去，叭的一聲，正打腿上，醉人竟似不會覺查，右臂下夾着一人，也未放下，反笑罵道，你這不識時務的小娃兒，更非抱去教你家大人，打幾下心，教訓一頓不可了，隨說，伸手便抓，這小孩比較機靈，一棍打中，不但敵人未倒，反震得手臂酸麻，便知不好，方想縱起，拔刀應戰，敵人業已抓到，連忙回棍抵擋，誰知醉人身法真快，抓住棍往回一帶，跟着鬆手，往前一步，身子微俯，伸手一撈，連人帶棍，又被夾起，小孩手脚亂舞，還待掙扎，醉人喝道，放老實些，小孩也真聽話，便不再動，任憑醉人，一手夾着一個，朝前走去，晃眼沒入黑影之中不見，轎夫們各吃了一點苦頭，氣已中餒，心猶未甘，還待鼓勇再上，剛趕近前，人已走去，因醉人這般說法，再加良夫張福，不住喝阻，也就此收風，好在除了打人的，吃虧稍大外，都未傷筋動骨，略爲結彙，仍然抬起轎來上路，走了好一路，再經此一鬧，衆人均覺有些飢疲，良夫暗忖，適才兩小孩，和醉人行徑，都非歹人，所說前村喜酒，必係張燈之所，照此看來，決可無慮，便命張福，騎馬先往借宿，衆人隨後跟去，張福先聽醉人說話耳熟，黑裏看不真切，又忙着和良夫，喝阻轎夫，都及留意細聽，走到路上，忽然想起，稟報主人，醉人已跑沒了影子，騎馬自去借宿不提，那人家位置在前面山凹以

內，無數紅燈，掩映林樾，彷彿相隔甚近，順着山徑，曲曲灣灣，走了二三里路，黑夜之間，雖然看不真切，火光照處，到處流水灣環，竹樹繁茂，估量日裏山青水碧，風景必然清麗，遙望燈光仍還未到，山路却越走越仄，野草漸深，高低不平，甚是難走，方疑走錯了路，忽聽蹄聲得得，響動山野，由遠而近，知是張福回轉，却不見人馬和燈影子，良夫忙令停步高舉火把等候，約有半盞茶時，忽聽張福高喊轎夫回轎，不要再往前走了，跟着坡下黑影裏，閃出兩枝火把，一盞燈籠，近前看時，騎馬的正是張福，還有兩個步行的壯漢，相偕趕來，到了三人轎前稟報，說這條山徑，名叫碧螺灣，七灣八拐，外人到此，極易迷路，有紅燈之處，全村祇十來戶人家，地最幽僻，主人姓何，隱居山中，已二十年，常晚正爲長子完娶，張福也是把路走迷，正在爲難，忽見兩名壯漢，持着火把趕來，將他喚住，說他家人，知有貴客經過，特來迎接，並說轎子必定迷路，再不追來，恐怕誤走蛇牙口等險地，黑夜裏難保出事，問他別的，却答不知，因此着急，忙同回趕，直到轉過那片崖壁，才見轎子火把，跟着兩壯漢也說，家人聞說三位老爺路過，剛好今天小主人娶親，備有薄酒粗菜，正好留客，本當親出迎接，因家中還有幾位不常到的遠客，不能分身，祇在家中恭候，命我兩人來接三位老爺，務必光降等語，三人一聽主人未到先知，想起適才所遇，越發心喜，隨口謝了，兩壯漢便在前面引路，一行沿坡而下，走完一段草

地，所行之處，左倚峭壁，右有小溪，流水湯湯，與人馬步蹄踏石之聲，相與應和，倍增幽靜，山徑不寬，到也平坦，前面紅燈，早已不見，走了一陣，路轉峯迴，由一片果林小徑中穿過，再順林側危巖，轉將出去，倏的眼前一亮，祇見前面大小紅燈千百盞，高低錯落，燦如繁星，煙火光中，現出一叢莊舍，舍前廣場上擺着數十桌酒席，每席三五七八人不等，正在划掌轟拳，笑語如潮，再行數十步，又是廣溪前橫，上面架着一道赤欄杆橋，兩壯漢早往莊中跑去，張福下馬請示，問遞名帖不遞，良夫算計主人，必非庸流，看情景，行藏已露，便命投帖拜會，張福連忙牽馬跑去，一行過橋不幾步，便見當中所懸燈結彩的大門內，走出一個身着吉服的老者，堯民等三人，忙命轎夫落下，走上前去，張福知是本家主人，搶前請安，投了名帖，一會賓主相見，老者先開口道，老朽何異，佳客遠來，適值小兒完婚，未及分身遠迎，山居無多美饌，不嫌簡慢，請至裏面，先用一杯水酒，略洗長途征塵，良夫暗中查看，門前廣場上，殘席未撤，賭酒方酣，坐客祇主人出時，略加欠身，外客來直如未見，裝束神情，均不似土著山民，口音更不一樣，主人却氣度閑雅，吐屬從容，迥然不類，愈知不是尋常人物，一同謙謝了幾句，和主人一同入內，門裏院宇寬闊，礪牆粉壁，甚是整潔高大，屋內外到處燈彩輝煌，有十多桌筵席，坐客已散，肴核滿地，七八個青衣壯漢，正在打掃，耳聽笙歌細細，由裏院傳來，入耳清娛，不同俗奏，三人心正

驚異。主人已領了三人，繞了兩處迴廊，走過大片菊花畦，一幢高約千丈的雲骨，忽然當路。轉出峯側，數十盞紗燈，湧現出一所精舍，琴書在壁，陳設無多，別饒清麗之緻，東頭一張大理石紫檀雕花圓桌，圍着五個紫檀圓凳，桌上設着五份杯筷，都是極精雅的好瓷。除兩個洪役使的青衣小僮外，並無他客，何異先請三人，隨意落坐，一僮打了手巾，端上嗽杯。一僮便到室外峯脚下，將風爐上雙耳銅吊，取到階前放下，堯民見那銅吊，形如大肚石鼓，四邊俱有篆文，雙環無嘴，蓋有通氣驗水的活眼，知是用極講究的隔水烹法，知主人精於此道。以上賓之禮相待，忙起致謝，何異見他內行，越發高興，手微一擺，前僮便走向室角茶具架上，取了一把形式古雅的紫金沙壺，走下台階，忙忙奔去，另拿一儀，將銅吊水蓋，往上一提，跟着一把沙壺，隨手而起，新民坐離門近，見那沙壺，也是定製之物，用玉棧做成方形把手，煮水時，恰好可以嵌在銅吊蓋底凹槽以內，爲免燙手，蓋柄也似黃色玉質所製，小僮提水進屋，隨將門側矮條几上，原放的宜興壺蓋打開，三起兩落，倒水下去，將蓋蓋好，取過一個茶盤，上放五具明礪細碗，先將茶倒去一杯，重又加水，略隔分許一一斟，捧了敬客，動作甚是敏練，事完退下，將壺中餘水，倒入吊內，趕出門去。堯民等三人，一嚐那茶，果然色香味三者俱勝，知是前前嫩芽佳製，各自贊美，何異見堯民，舉杯微笑，直誇水好，因知他不以茶爲盡，笑答曰，此茶祇是龍井。



春芽，祇供遠來解渴之需，不值高人一品。這水却是本山白燕峯頂小天池中靈泉。經老朽每年冬至，先期涸乾石池，然後親率家人僮僕，挑了沙甕，由後半夜交子時起，用竹製汲管，對準池底七個小泉眼，汲取入甕，龜下峯來，平抬回家，按着汲取時刻，標明封識，原甕不動，埋入地底，大小三百餘器，逐日取用，以子時所取者爲最佳，祇惜泉源不暢，一個時辰所得，不過一二十甕，老朽嗜茶成癖，不遇知音，輕易不以款客，山泉乃靈石法乳，每年祇冬至後半夜起十日前後，舊泉漸涸，新髓初生，是其精華所萃，真比金山惠山二泉尤勝，十日以後，泉源日暢，漲滿全池，雖比常泉尙佳，與此不啻霄壤之分了，三公所飲，尙係末兩日所汲，既遇知音，當以同享，適才已命小僮鋤烟往汲當夜靈泉，理好茶具，以備三公評賞，遠來腹飢，請先入坐小酌吧，說時，另有二僮，端了食盒酒菜，放在圓桌上，來請入坐，賢主佳賓，更不客套，隨意坐定，主人舉杯勸飲，良夫見樣數不多，肴酒精美，桌旁虛着一份杯筷，連坐未撤，方欲動問，何異已先說道，少時還有一位老友，要來共飲，到時早晚無定，山野之人，脫略已慣，請各自先用吧，良夫心中一動，忙問此公何人，何異道，此人性情古怪，老朽暫不爲之先容，等到見面再談吧，良夫不便追問，祇得住了，何異隨把談鋒，又轉到茶上，由選茶談起，直談到採摘焙製，洗泡烹煮，以至於汲泉養水，火候茶具，一爐一炭之微，條分縷晰，無不精絕微妙，堯民望族顯宦，

久居大江南北，產茶名區，於茶尤有夙嗜，平日極爲講究，聞言也愧弗及，傾佩不已，四人正談得高興，忽聽門外有人笑道，都要像你們這樣吃茶，人都麻煩死了，跟着湘簾起處，走進一個身材短小的中年人來，堯民等一看，正是屢次深夜投函，拔刀相助，自稱泥中人的那位俠士，連忙起立爲禮，稱謝相救之德，泥中人一邊還禮笑，答道，我雖山野之人，三位也非俗宦，主人有的是美酒名茶，何苦多此一番俗套，耽誤清談，我已忙了半日，這份空着的杯筷，定是主人爲我備下的，我們仍各坐下，且吃且談如何，三人知道這類風塵異人，多半脫略形迹，便道遵命，各自歸坐，何異給泥中人斟滿一杯，笑問老弟事體如何，停當了麼，泥中人道，自從那年，在此分別，已有四次過門不入，今日我却料我必來，我的事想必也早在你的算中了，何異笑道，那個自然，你此次幫了新朋友的忙，又爲故人，報了大仇，真乃快意之事，不過那賊是姜家內弟，照今日算起，連我也沾了親，你的手脚，做得乾淨麼，泥中人道，做得乾淨，還會落到你的眼裏，今日到此，原爲向你打個招呼，並請你會會我這三位朋友，代作一個東道，我早就想往華嶽太白兩山一行，滿擬把他三位，送到永康，即可動身，不料會有一點波折，說不得祇好去永康虞老先生花園中，暫住些日，再定行止了，何異略爲沉吟笑道，司空老弟，你一向行踪詭秘，不肯以真姓名示人，魏兄適才問我，未曾奉告，難得你自要往虞公家下榻，我想世上那有主人不知

來客姓名之理，你們相交在前，還是你說，還是我代說呢，泥中人也笑答道：你真老奸巨滑，人家與你談正經，却拿閒話打岔，我和他們三位，此去相聚，非三五日可了，什話都說，不必忙此一時，我祇問你，令新親可知今晚之事，是我做的麼，何異道，憑你老弟，還忌他不成，泥中人冷笑道，適在路上，見他兒子同他外甥，野地裏過手，魏兄轎夫，不合叫了一聲好，鄉下人曉得什麼，他竟羞惱成怒，意欲橫行，我往勸阻不聽，吃我一手一腳，挾去交他以後，嚴加管束，我如忌他，也不在他嫁女兒的好日子給他難看了，投鼠忌器，此人又喜遷怒，你曉得麼，何異一邊勸着酒菜，隨口答道，我怎不知他爲人，今晚的事，對你一說，就不足奇了，今晚爲了酬客，並未出門，事先也並不知你來，因有一位多年未見的老朋友，本是看了一門好親，趕來給我送信，不想來晚一月，小兒已然聘定姜女，今日恰好完姻，他還後悔，早有此心，爲何懶散，直到聽說女家要移居，才行起身，遲了數月，誤此良姻，姜女雖然不差，比他所見之人，却有遜色，說過也自拉倒，我和他原是背人私談，說完，正要請他入席，忽又說起他到時，天近黃昏，在山口內，遇見那兩個敗類，掩身林石後面，取出乾糧酒肉在吃，行藏鬼祟，似有用意，他原見過二賊，深知來歷，以我隱此多年，恐怕於我有什麼鬼謀，也把身形隱起，暗中查聽，才知二賊不是爲我，老姜也洗手在此，乃是受了老禿驢之託，專爲行刺虞老先生三人而來，老禿驢因被能

手，傷中要害，逃出不遠，自知難活，打算尋一山洞，藏身等死，巧遇二賊，這厮枉活這大年紀，祇知對頭名叫彭謙，康成，乃五老門下，用內功傷他那人，竟沒看出是誰，說完受傷經過，便託二賊，往闖撫那裏報信，再去行刺，先給對頭一個難看，然後尋找他的愛徒孫璧，探聽仇人姓名來歷，約請能手報復，二賊聽那對頭是五老門下，又有仇人康成在內，同病相憐，更想借此結交孫璧，於中取利，增長聲勢，立時應允，偏有急事在身，耽擱了兩日，等把事辦完一商量，這幾個對頭，俱是有名人物，老禿驢尙非對手，何況自己，便那保暗鏢的，也不好惹，好在事無人知，打算變計行事，祇給孫璧送信拉倒，因他姊丈在此，多年未見，繞道來此看望，冤家路人，昨晚宿在前途店內，遇見虞公主僕四人，容貌，口音，頗與老禿驢所說相似，半夜往窗下偷聽，果然不差，並聽出與鏢師們，早已分路，心想五老門下均尙俠義，決不甘爲達官顯宦所用，必是鏢師請來，現既分路，殺這幾人，豈不易如反手，這一來，不但給對頭種下禍根，還可挾制闖撫，得他一份重酬，鎮上人烟稠密，不便舉動，算計此間必由之路，又從轎夫口裏，得知客人心急趕路，特地到此，就着野意，吃喝個飽，靜等三位過時下手，不料老弟，忽然同一小孩出現，借着討酒吃爲名，將二賊逗急動手，二賊俱吃小孩打死，移屍化骨，他見你二人分路走去，才到我家，我已料你這次要來，隨後小徒殷銘，又來說你要我準備食宿，代延佳客，越發知你必

來無疑的了，泥中人道，原來還是這樣，我當你真有什玄妙處呢，老醉鬼想必還在這裏，我代他把昔日大仇，一掌打死，適才爲何掩掩藏藏，不肯見人，是什麼原故，何異道，他一見你，便知老禿驢，死在你手，這斷年已近百，仗着雙環十三鉞，不知傷害多少英豪之士，近十年間，自知樹敵太多，青城峨眉兩派門下，誓欲殺以除害，川湘等地，難於容身，潛來江南，匿跡銷聲已久，不料仍有今日，如論武功，目前休說除他，連和他能打對手的，都沒幾個，不是你，泥中人道，那不一定，你是不常出門，現在各派中，後起之秀，儘多着呢，何異道，話雖如此，畢竟火候還差，你去永康，能住日子多麼，泥中人道，這也到時才能定準，醉鬼何在，何不請他來此一談，何異道，他此時代我，在作主人呢，你祇去永康，他必前往尋你，此時不見也罷，泥中人笑問何故，何異答道，少時再說，祇願和你一人談話，連客酒都忘敬了，說罷斟酒，二人更不再談前事，堯民二次稱謝，請問姓名，才知泥中人，覆姓司空雙名曉星，乃武當派中名宿，看雖中年，實已古稀，比起何異，才小三歲，武家內外功，均臻絕頂，到處仗義任俠，濟困扶危，行踪飄忽隱秘，如神龍見首，不可端倪，又善內家經骨斂神之術，貌相身材，均可變易，江湖梟惡之徒，死他手下的，不知多少，但知道他真實姓名來歷的，百無二三，近年自悔疾惡太過，殺孽日重，屢擬尋一名山，隱居學道，無奈好些世情未了，遷延至今，中間又遭了一

次仇敵暗算，乘他銳身急難，由蘇起圍，奔馳於炎天烈日之下，支使出兩個死黨，在山路要口上，買了一家茅舍，在門前設攤賣茶，茶內下有極利害的毒藥，旁邊用山泉，浸着兩個上好西瓜，將毒藥抹在刀上，到時應用，惟恐不易上鈎，又令一人，手持收斂瘴毒煉製而成的毒砂，埋伏相待，毒藥並無異味，按說不易覺查，誰知曉星久經事變，機智若神，過時見那敵黨，雖然居室衣服，都與山民一樣，雙手却是筋粗骨健，祇有洋污，並無皺紋，尤其農間賣茶，略博微利，應是勤儉人家，可是舍旁耕具，乾泥叢積，至少數日未往田間操作，茅舍三間，不見一個婦孺，再稍留意，便看出那山民身輕步捷，詐多做作，當時明白，不合藝高欺敵，意欲耍笑一番，再行處治，敵黨見他端茶不飲，反勸主人，忽又放下索瓜，等舉刀代切，又被攔住，說向來皮氣，吃瓜須用手開，不然不香，吃後須喝缸中熱茶，才能免去肚痛，邊說邊吃，語多譏刺，等吃了一點瓜心，假作拿碗舀茶，又裝失手，用半邊殘瓜，暗運真力，將茶缸砸成粉碎，敵黨知已看破，不動手也難逃公道，手抓袋藏毒砂，未及撒出，已吃曉星點倒，問明來歷處死，挾了屍身，準備尋一僻處，用藥化去，免得遺害，不料敵黨，情知必死，詭計祇吐了一半，容到曉星移屍化骨，重行上路，行經山崖之下，崖上埋伏的敵黨，早看出他的行徑，憤恨已極，乘他輕過，猛將一袋毒砂，全數向下撒去，曉星正在下風，連忙屏氣縱起，鼻孔中已吸了好些進去，心中大怒，

祇一兩縱，便追上敵黨，一掌打死，照樣移屍化骨，尋着山泉，將身帶解毒諸藥，亂吃了些，一面運氣嘔吐，先還以為聞嗅無多，或可無害，走不十里，忽然煩渴昏暈，知道不好，意欲奔到省城，求一名醫救治，趕急飛馳，又跑了數十里，中毒之餘，又在暑天烈日之下急馳，祇覺渾身酸痛，喉間腥燥欲裂，腹中煩惡悶脹，頭暈眼花，兩眼直冒金星，神志已亂，瞥見左近崖側，似有一條白影，下面還有小溪，當是瀑流，急不暇擇，縱身一躍，便自到遠，廣花撩亂中，彷彿迎頭有條東西打到，順手一撈，似是活物，奮力一扯，猛覺天地旋轉，腳軟如棉，再也支持不住，住前一仆，倒在水泥裏面，失去知覺，溪旁崖上，原有一條瀑布，酷暑久旱，水源已將乾涸，剩下一縷細流，涓涓滴滴，緣崖下注，溪水雖也將涸，淤泥未乾，尚有餘潦，野草得此滋潤，怒生滿溪，毒蛇惡虫之類，日間怯熱，貪此濁泉，紛紛奔赴，飲息其中，上有酷晒，下面地氣鬱蒸，叢草遮蔽，無所宣洩，加以蛇涎虫沫所萃，蘊為奇毒，常人休說飲此溪水，性命不保，此在日午鬱蒸之下，聞着裏面那股瘴氣，也要中毒昏暈，尤其適見白影，並非瀑布，乃是山中一種最毒之蛇，名為白美人，生得通體雪也似白，角腮紅眼，長信如墨，口噓黑烟，人如迎面被他噓上一口，百步以內立死，其行甚速，見人就追，追上便照直往人頭上竄去，一個撲空，落在地下，旋身再竄，不死不止，此蛇雖然利害，但有一樣短處，骨節甚脆，尤其頸骨是他要害，別的

骨節碎了，仗着皮韌堅實，不易斫斷，祇被逃走，日久自能長好，頸骨一擊即碎，碎便異命，山中居民，一見此蛇，手中如無器械，總是趕緊拾兩石塊，搶向上風立起，容他迎頭竄來，切忌心慌，眼要看清來路，屏着氣息，往旁一閃，蛇是直勁，轉折較緩，掉過頭還要蓄勢鼓勁，才能竄起追人，不等全身轉過，趕上前去，照準頸間，一擊立斃，曉星奔到溪邊，蛇見人來，立即下撲，曉星終是武功精純，死前餘力尙還未盡，撈的又正是頸骨要害，再一扯一甩，立即斃命，人蛇一同墜落溪裏，曉星本來中了重毒，萬無藥救，這一來恰好以毒攻毒，跟着天大雷雨，人連浸帶進水，涼氣一逼，悠悠醒轉，祇是人吃大虧，四肢無力，不能掙起，比時如無人救，崖上洪瀑下注，溪中水漲，也要淹死，幸而巧遇堯民等主僕三人，避雨巖洞，聞得呻吟之聲，前往尋視，救了回去，先給服了自帶珍藥，又請名醫診治，曉星爲人肝胆，此行原爲救援故人之子，病榻尋思，行藏已爲對頭所悉，保不乘隙加害，越想越不放心，竟不顧病後體弱，強自掙起，留一紙柬，不辭而別，事完以後，又到福州，閩撫與堯民作對，屢在暗中維護，堯民卸任時，探知閩撫，派遣趙連城等刺容，沿途狙擊，以曉星之力，本不難夜入撫衙，懲除貪頑，因閩撫爲全省大吏，恐將事情鬧大，牽累無辜，想給他個啞叭苦吃，使他手下爪牙，一人不歸，一面向堯民投書報警，一面暗中佈置，這時小俠黑摩勒，適奉師命，前往常州尋他，聽說曉星在福建，許久



未歸。入閩尋訪，相遇途中，隨侍身旁，正好相助，等堯民遣走家眷，隨後微服起身，二人總在暗中保護，曉星滑稽玩世，沿途仗着本領機智，大開衆刺客的頑笑，因悉刺客，要借公濟私，劫殺黃李二富商，奪取他的珠寶財貨，曉星久聞黃李二人，樂善好施，一試果然。知所請鏢師，官私兩面，俱非刺客之敵，有心救他，自己又不能兼顧，便在暗中撮合，將兩行人，連在一處，刺客經他戲侮，也有了戒心，暗請綠林能手相助，曉星方覺黑壓壓一個幫手，尙嫌太少，打算尋人相助，堯民恰在無意中，遇見顏尙德，尙德感念舊恩，又是父執世交，立即銳身急難，星夜約人暗中護送，所請的人，正是曉星多年未見，隱居山中破廟，化名凌風的好友，鐵衫客彭謙，餘人都都英俠之士，刺客時已約了好些退隱的盜黨，次日路過都天王廟前峽谷，不等一行出境，就要發動，曉星因約人路遠，緩不濟急，爲求萬全，祇有先下手爲強，夜入盜莊，給他一個利害，又覺這些盜黨，平素行逕，尙有可原之處，况已洗手家居，上門尋事，勢必羣起拚命，不死不止，難免增重殺孽，方自躊躇，忽遇故人，好生忻喜，商定行事，次日尙德，同了朱文燕，韓文約，康成，金彝等，一行五人，走出不遠，巧遇彭謙的過繼給外舅家的胞弟凌風，凌風，尙德等雖和彭謙交好多年，尙不知他真實姓名，因見來人步履非常，知是武家名手，下馬請教，一聽姓名，再一問所尋的，也叫凌風，好生詫異，兩下氣味相投，尙德說，貴友現在前面相候，不防同

去，那人大喜，到了約定地頭，彭凌二人見面，談起前事，才知彭謙爲避一仇人，隱名韜晦，此時凌風尚未下山，便借了他的名姓，以便日後下山，易爲尋訪。彭謙武功精純，與曉星不過伯仲之間。實因誤信流言，傷了仇人丈夫，仇妻一個女流，師門中有好些瓜葛，一誤不堪再誤。諸多礙難，祇率引避，並非怯敵，爲免洩露，再惹煩惱，連愛徒董興，日常侍側，都未明言。尙德等更不用說了，師兄弟殺完闊別，凌風久聞神魔伊商等一千盜黨的惡跡，便沒堯民這場事，早晚也要前去相會，尙德請他相助，自是樂爲，事有湊巧，臨動手以前，又遇見甘同，他和伊商之兄老商極，是患難交情，和彭甘凌顏諸俠，多半舊好新知，見後問明衆俠士行逕，聽說司空曉星，也在一齊，不禁大驚，暗忖以前曾聽傳言，說伊商背後，常說姓甘的，乃兄死前，故意規避，不爲助場，死後不爲報仇，反與仇人交厚，種種不夠朋友，提起就罵，乃兄在日，本就氣味不投，多年未見，又有前嫌，如往相勸，徒自取辱。一個不巧，動起手來，勝也不好，敗也不好，再三向衆商懇，說曉星爲人，聞名多年，其祇見過兩次，并無深交，此事是他主持，此人以前，出了名的手狠，除惡務盡。事涉官府，關係重大，不便向他求情，務請看在老朽薄面，設法轉圜，平息這場干戈，彭謙早和曉星商定，敵人方面，個個惡跡昭彰，無一善類，爲免後患，刺客固在必誅，盜黨也不能容一人漏網，無奈甘同情面難却，想了一個計策，一面答應，先由甘同出面，

勸告伊商，曉以利害，令其交出刺客，便可兩罷干戈，一面暗中部署，使伊商無法下台，非打不可，甘同爲人忠厚，明知伊商未必肯聽，此外別無善法，祇得允了，到時朱文燕受了彭謙之教，與甘同一同先出，伊商剛愎自恃，素不服低，再加朱文燕話說得一點也不客氣，黑摩勒董興兩小俠，再把刺客首級，和趙連城往外一獻，面子上如何能掛得住，當時便動起手來，甘同本想和伊商打對手，好把他引向一旁，再行苦勸，誰知鐵沙掌劉開邦，和黑虎胡四，兩名盜黨，不容分說，首先殺到，伊商爲了指揮全局，觀查敵勢，反往後退了幾步，甘同竟未得便，後來伊商因僧，連同羣盜，全數舉命，甘同心中難過，却說不出，越想越恨，抱了伊商死屍，逕自走去，曉星遣走堯民等一行，因料前途無事，便命兩小俠，帶了黑牛，暗中護送，自己曉夜飛行，趕往閩撫衙內，將閩撫長辮，剪去半截，再用刺客口氣，留下一封書信，大意說，閩撫待人太薄，諸人每月薪金，還不如從先在綠林時所得之多，這次又令行刺，虞某雖然告老，終是朝廷監司大員，早晚事情敗露，都遭殺身之禍，况他爲官清正，口碑載道，綠林人最重義氣，殺害忠良，必遭天下人唾罵，在已決計不辭而別，但是盤川缺少，擬向閩撫，借用十萬兩銀子，如蒙慨允，請換成金葉，次晚放在後衙樓上，自會來取，此事餘人不知，切忌張揚，彼此不便，行時所給密函手諭，敬爲保留，異日得便，自當奉還，閩撫不知刺客已死，還當衆人叛他，看完紙柬，嚇得目定口

呆，通體寒戰，把柄在人手內，事關重大，沒奈何祇得自破貪囊，依言行事。後越想越害怕，身邊還有十幾名護院武師，萬一再生變故，如何是好，便和心腹幕賓密商遣散之策，好在事還機密，衆武師各有私心，互相嫉妬，衆刺客以趙連城爲首腦，這夥人本領較高，自成一黨，平日趾高氣揚，恃寵驕橫，與殘餘諸人，祇是表面和氣，私恨甚深，行刺一節，並不知情，一聽閩撫說，近接京中大老密信，日前御史奏參，撫衙養有不少江湖之輩，每日在外，欺壓平民，將要派員密查，先去諸人，多半互相援引，來路不明，業已遣走，昨日又接京信，風聲越緊，爲此請衆北歸，等風浪過去，再行通知聘請等語，因平日相待優厚，突然遣散，刺客遺留的衣物行李，又經閩撫，命心腹人裝着運走，另行藏起，多當真事，紛紛告辭起身，內中也有兩個疑心先走武師鬧鬼的，搬在外面，候了些日，委實無一回衙，更無新人到來，同時閩撫行巡，也謹慎了許多，也祇相信，仍理故業去了，閩撫遣散爪牙心中稍安，不料又受幕賓挾制，太阿倒持，任憑胡爲，日久滿盈，終於惡蹟敗露，無計彌縫，各受刑誅，不在話下，曉星盜走黃金，交給那故人子女，藏放山中，以備異日濟人之用，自己追上堯民，護送了數日，見離永康不遠，便命黑摩勒回去，等候周平來訪，準備將堯民等，送到永康，前往華山訪友，快要到達，又生波折。那二賊一名金服施威，一名兩頭鼠冉明揚，乃何異新親，以前江南俠盜，六指飛俠姜繼尙的內弟，二賊自受

凶僧之託，因聽對頭，有兩個是天山二老得意門徒，餘者也都能手，一想大門和尚，仗着一身內功，雙環十三鉞，縱橫天下，幾近百年，就是神魔伊商，和手下一夥人，也都不尋常綠林，俱死在敵人手內，無一倖免，憑自己這兩個，如何能是對手，加上手邊有事一耽延，連閩撫那裏，也未去送信，本想不辦，再明揚和姊姊多年不見，意欲便道看望，因姐夫雖也出身綠林，但是性情剛直，與自己極不投機，如非懼內，礙着乃姊，直不願認這門親戚，施威手辣，又愛採花，姊夫最恨這種風流人物，如與同往，自找無趣，便施威也不肯去，打算請施威在附近鎮店裏，住一兩日，單身入山，看完乃姊回來，再同往尋找凶僧愛徒姜璧，這日到了黃義渡村鎮上住店，恰與堯民等四人，同宿一店，二賊看出堯民，是微服行路的官宦，以為必有珍物隨身，先想順手牽羊，偷他一水，及至留意查考，頗似凶僧所說之人，於是起疑，夜往窗下偷聽，果然不差，斷定諸俠士，俱是鏢行請來，堯民等不過結伴同行，無心脫難，此時無人相助，殺他易如反掌，事後將人頭送到閩撫那裏，不但可得鉅萬重酬，還可告知姜璧，居功露臉，沿途官道村鎮櫛比，祇楊暨關過去，有一段山路，甚是僻靜，便於下手，偏生姜何兩家，隱居山內，如被知道，決不容許，加以沿途山內頗多行人不斷，須候黃昏以後，才能行事，尾隨了一日，正想如無機隙可乘，等到永康下手，也不在附近露出形跡，使姜何兩家，得知是己所為，偏的堯民歸心忒急，日

裏打尖時，命張福傳話，轎夫加急趕路，多備火把，到了楊豎關，天如未黑，仍往前趕，如能在明晚或是後日午前，趕到永康，加倍給錢，二賊探知，好生心喜，忙在鎮上，買些酒肉，先期趕往山中冷僻之處，埋伏等後，以爲對頭自己找死，殺人之後，將屍首携棄澗壑之中，帶了人頭，連姜家都不照面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去見閩撫索酬，以此要挾，不特予取予求，還有無窮好處，心中打着如意算盤，誰知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二賊落店時，曉星早把他行藏來意，探查明白，當日見二賊搶前先走，硬料定要在前途山僻中，動手行刺，隨即趕去，二賊果然隱伏深林僻靜處，正把帶去的酒肉，攤在石上，開懷暢飲，商量行刺之事，曉星本心，看在冉明楊姊丈分上，不想殺人，便上前討酒吃，拿話點醒，也是二賊惡貫滿盈，明看出曉星，不是等閒人物，偏倚着酒興，自恃本領，不問來人姓名來歷，先自下了辣手，曉星久聞二賊，惡跡昭着，見他忒已凶橫，不可理喻，留着也是禍害，這才用重手法，將二賊打死，因地當往來孔道，相隔姜何二家甚近，明日屍首發現，既恐良民受累，又恐六指飛俠姜繼尙，說他上門欺人，又生嫌隙，急於化屍滅跡，匆匆挾了二賊屍首，去尋隱壑僻澗消滅，却不料山石後面，還伏有一個多年未見的老友，蹤跡已被看破，事完回來，聞得村中鼓樂之聲，紅燈點點，掩映林樾，暗村山中祇有姜何兩家是大戶，今晚必有什麼事，二賊老遠來此，不知老姜事前得信也無，登高回頭來路，堯民等一行

，相隔尚遠，預計還有些時才到，抽空往探，才知姜何二人，結了兒女親家，姜女小飛仙姜渭珍，嫁與何異之子神又何耀，當晚正是婚期，兩家各來了許多江湖上的老朋友，施冉二賊，竟無人提起，也不知是否爲了道喜而來，在姜家繞了一圈走出，忽想起堯民等，必將宿頭錯過，此時無處安身，必然人困馬乏，饑渴交加，老姜固是舊交，但平日嫌他魯莽，未脫綠林積習，何異雖也做過幾年江湖行當，人品氣味，都要高明得多，近年退隱納福，起居飲食，俱甚考究，更喜結交雅士，與堯民等三人，一定投機，樂得借他地方食宿，於是逕往何家，且不與何異相見，祇令下人傳了話，便自回趕，那和轎夫動手的兩少年，一是姜繼尙之子姜紹周，自幼愛武，天分却比乃姊，相差過甚，性情又暴，常在外面惹事，老姜管束頗嚴，時常受責，兀自不改，因愧本領，不如乃姊，頗下苦功，遇見比他本領高的同輩親友，便百計苦磨請教，這晚喜事，老姜妹夫支礪山毛女浜，與江釣客許一山，命子許明，前來道賀，表弟兄見面，甚是親熱，他知許氏父子，水旱兩路，俱是能手，許明家學淵源，打得一手好魚梭，強着要學，許明不便推拒，女家席散較早，吃完晚喜酒，乘着諸尊長相聚談笑之際，各帶兵刃暗器溜出，跑到大道旁邊空地上，過手練武，打得十分起勁，姜紹周自非許明之敵，一個失着，正值堯民等路過，轎夫無知，喊了聲好，紹周羞惱成怒，要拿轎夫殺氣，眼看出事，恰巧曉星起來，適在姜家窺探，認得二人，上前解

勸，紹周性傲，不肯輸氣，才一照面，便吃曉星擒住，許明較長兩歲，人甚聰明，先和紹周過手，祇是虛應故事，及見他學了兩招，仍是老不休歇，意似要佔一點上風，惹出來時久，舅父尋人，這才給他一個敗著，不料遷怒轎夫，攔路發橫，自己不願助他欺人，但見轎夫蠻野，氣勢汹汹，倚多為勝，也是可恨，意欲等紹周打倒兩個，再行過去勸解，暫時祇作旁觀，忽見能手出現，紹周已吃人虧，不容再為袖手，其實許明不是沒看出來人不好相與，比時如若過去，說幾句好聽話，唱個喏，曉星也就不為已甚，也是年青好勝，自負家傳武功，羞於服低，欺來人未持兵刃，上前張口便罵，持棍便打，憑他如何能是曉星對手，照樣被人夾起，曉星本意，老姜為人尚可，老姜繼室冉金紅，乃五台派門下，大盜冉傑之女，舊日同門徒黨，具信服他，如知乃弟被殺之事，定非報仇不可，自己雖然不值一慮，熱火頭上，保不住遷怒堯民，前往生事，意欲借此探個口氣，二賊到此，姜氏夫妻，是否事前有信，好代堯民預防，一面招呼堯民等一行，前往何家投宿，自挾許姜二人，前往姜家，許明還不知曉星是誰，老遠到來，我知你二人同出，一人有過，彼此難堪，我和他父親是朋友，如若縱容，慣他下次，事非面告不可，你們祇想個遮羞之法好了，許明答道，祇老前輩高抬貴手，容我二人，自行投到如何，曉星點頭應允，姜繼周最怕父親毒打，身落人手，又羞於求饒，祇是心頭發慌，放下後仍是一言不發，設明忙拉他行禮拜見，謂



問老前輩姓名，曉星道，我的真實姓名，南明老人知道，你回去問他好了，許明原非南明老人門下，祇是見過兩次，想要拜師，未蒙收錄，因見曉星，武功出奇，口氣甚大，一時急智，冒充老人門人，以求脫身免辱，曉星雖覺他手法不類，但知老人，與許父頗有淵源，也許親近拜師，尙未學藝，或有口約，便不爲已甚，將二人一齊放下，姜繼周知道如彼來人，押見父親，仍是一難，幾番想溜，都吃許明，暗扯衣服止住，曉星隨問南明老人近况，因而得知堯民弟兄，說不定還有一場事故，好生驚異，再加上當日之事，祇得把華嶽太白之行作罷，且去永康虞家，住上些日，看事而行，當時祇作隨便聽過，姜家住後山，地勢更僻，一會走近，許明又向曉星婉求，裏面親友甚多，好夕請老前輩，當衆留臉，曉星笑道，你舅父不會當着許多人見怪，知你兩個，在我手底跌倒，也不覺難過的，許明又問如何通報，曉星道你二人先進去對他說，蘭陵舊識，路過相訪好了，許明笑道，那怎底下，就說我二人正和路人相打，吃老前輩喝住，同來好麼，曉星頗喜他聰明伶俐，無意中又探知了一樁奇事，甚是高興，點頭笑道，我知你說要說圓，却失去我來時本意了，念你二人初犯，少時我見老姜，話說好些，就是了，繼祖聞言，才放了點心，說罷，許明姜繼祖，搶先奔去，許明見了乃舅，並未十分隱瞞，祇把過錯，攬在自己身上，說二人出外，練武，受人嘲笑，動起手來，遇見一個中年瘦子，強行解勸，全吃點倒，數說了幾句，一

同走來，自稱蘭陵舊識，要見阿舅等語，老姜聞言大驚道，這個魔頭，你們怎敢惹他，瞪了繼祖一眼，趕忙跑出，將曉星接到裏面密室之內，賓主略敘闊別，曉星便說，紹周本領太差，今晚與人相打，錯處雖不在他，終是浮淺無知，幸遇是我，如換旁人，你祇一子一女，爲人所傷，老來怎處，我看他頗能用功，祇氣太浮躁，以後務要嚴加教管，不許和人爭鬥才好，老姜知他好意，不然，不會進門，平素看着兒子不濟，想不到會將生平敬畏的人引來，可知還有點希望，不但不怒，反到高興，一面稱謝，一面又喚二人入室，拜謝老伯父教訓，二人在外偷聽，先還以爲是場羞辱，及見老姜比客年老得多，相待那麼恭敬，引見也不提名姓，料非等閒人物，禮畢侍側，老姜笑道，小弟不是不想兒子成器，無奈他天分太劣，內人祇此一子，又愛護短，我一教他不會，就有氣，如今隨便，內人有一天，沒一天的胡教，也懶得管了，曉星笑道，古者易子而教，參也以魯得之，天分差的人，越肯用功，你把獨子，放在家中，素又懼內，怎生教得好，這不怨娃兒，實是怪你自己不會想法，老姜笑道，那我求老兄台，成全他一下，怎麼樣，曉星道，你知我不會再收徒弟的，行蹤不定，一出門往往好幾年，也沒法教，目前江南，有本領的明師，祇三數人，我看小許與南明老人，還有交情，不妨託他轉求，或者能行，也說不定，老姜性直耳軟，連聲贊好，許明惟恐曉星再說他是老人門下，忙插口道，老伯父遠來，可要吩咐備席麼，老

姜大笑道，我真該死，一喜歡，連杯水酒，都忘了招呼，這正是他愛的，快傳話去，今晚須要暢飲一回才好，曉星攔道，這個無須，我來時才知道你和老何聯了姻親，既到你處，也須往他家一行，消完喜，還有別的事，聞得老何近年講究飲食，我要試試真假，酒擾他的，天已不早，要告辭了，老姜知他脾氣，祇得作罷，曉星隨問今日親友可多，老姜說洗手多年，隱退已久，無什驚動，連內人想給他沒出息的兄弟一封信，都因久無音息，無處投遞作罷，曉星聞言，知不會再生枝節，當即作別起身，由此許明想拜南明老人爲師之念更切，次日堅辭回蘇，和乃父說明，逕往南明山白水村，投師不提，曉星趕往何家，途中遇見何異得意門人追風手蒯欽，說奉師命黃昏前得報，知他有事路過，祇爲長子婚期，遠客衆多，不及分身出迎，適聽下人傳語，有同行友人借宿，知師伯必往後山姜家一行，特來迎請等語，曉星方以爲今日之事，做得乾淨，不知殺二賊時，有人伏側窺伺，洩了機密，聞言暗讚，老何畢竟比老姜強得多，瞞他不過，姜何兩家，已是新親，早晚難隱，到不如把話言明，由何氏夫妻透話與冉金紅，免得異日貽累堯民，及至見面一問，才知洩機的，也是一個老朋友，事情祇他和何異知道，並未對第二人說，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，憑冉金紅和所約黨羽，雖非自己對手，終難免牽扯到別人身上，既能無事，自然平息爲是。料知何異不會告人，也就罷了，賓主五人，正談之間，門外忽來一人，小童鋤烟，連忙走出。

問了幾句，進屋向何異低聲回稟，何異笑謝堯民等三人道，三公辱臨，蓬舍生輝，怎還賜此厚禮，堯民等謙道，令郎嘉禮，適在客中，無以為贈，微物淺淺，不足掛齒，何異道，我祇願延款佳客，還未及令小兒參拜呢，隨命小童傳話，着新郎來此拜見，原來良夫在路上，已和堯民商好，命張福到了何家，即將行篋中所帶的文具書籍，和兩匹文錦取出，作為賀禮，所送俱是精品，管禮的人，見來客素昧平生，投宿路過，送此重禮，不敢作主，逕來請示，何異因堯民等三人，不是風塵俗吏，一見如故，又是曉星知己患難之交，頗願結納，並未客套，來人聞命去後，曉星笑道老何你明知我身無長物，難道叫我白受小輩的禮麼，何異道，我因三公淵雅端凝，一見心折，故令小兒出來拜識，日後也好得些教誨，還不知你隨身法物，祇是一領青衫麼，你便說得怎俗，曉星笑道，現有三兄在此，虞公固今之名宦，便魏錢兩兄，戟門揖客，鈴閣上賓，也非寒酸一流，便看得我輩落拓文人，一錢不值麼，老姜那裏，我沒有送禮，也沒擾他，憑你這一說，我到不能空手，反正慷他人之慨，連你那新過門的令賢媳，也叫出來我見見吧，堯民聞言，見曉星深秋天氣，祇穿着一件單布衫，連個荷包都沒有，一想自己身上，帶着幾件漢玉，良夫新民，也都各有精巧玩物隨身，方欲開口，良夫忙使眼色止住，何異已命鋤烟，進去傳話，一面答道，數年不見面，居然世故起來，這到出我意料之外，拜見應該，祇是姜女幼得父母鍾愛，金珠珍飾

·非其所好，你又名滿天下，不比尋常人物，莫拿出手來，叫人看低了，連我當老的，也不好看相，最好把你那三十六形掌法，略為傳授一點，算做見面禮兒，一文不花，他們還感激一世，你看如何，曉星道，人說你老奸巨滑，果然不差，怪不得當着生朋友，一點也不客氣，我才張口，立時喊人去叫，原來看準我來得荒疎，身無長物，就有也是一些世俗東西，就勢取巧，說到容易，此掌非一朝一夕，所能傳授，我那有心情閒空，在此久留，是件禮物，就拉倒了，素不好名，管他看高看低呢，何異因長子何環，武功頗好，知曉星不肯收徒，意欲請他略為指點，一聽這語氣，料定曉星不給則已，祇出手決非尋常物事，但是曉星憑着一身絕藝，遊戲人間，平日揮手千金，取之盜泉，挹彼注茲，晃眼輒盡，往往身伴一文不名，也不攜帶一件兵器，來時倉卒，有什出奇之物，帶在身旁，心內尋想，不禁對曉星，看了幾眼，曉星笑道，你看我囊中空空，拿不出東西來麼，何異笑道，我知你神通廣大，詭異莫測，但這倉卒之間，常物不足為奇，如真罕見之物，却也難得呢，曉星含笑不答，一會功夫，鋤烟入報，兩小夫婦請見，何異吩咐進來，跟着兩個身容俊秀的侍兒，手持紅燈，引了新郎夫婦走進，何異一一引見，先命拜過堯民等三人，再拜曉星，三人見那新郎，年約二十左右，生得猿臂蜂腰，英姿颯爽，却不帶一毫粗獷之氣，新娘長身玉立，貌頗美豔，略嫌鳳目含威，英芒內蘊，性情好似不甚柔和，拜罷起立，堯民等

因與主人一見如故，既以父執之禮來見，自免不了一番祝勉之辭，好在三人，都愛收藏古玩，身帶零星玩物頗多，各取了兩件，作見面禮，何異對於此道，也頗內行，見三人所賜，俱是精品，心中另有打算，並未客套，遂令新夫婦，拜謝收下，何異見曉星，望着兩小夫妻，就不作聲，隨向何璟，使個眼色笑道，你司空伯父，見三位老伯，賜你夫妻這些精品珍物，口就說不好東西賞賜你們，祇是來得匆忙，不知你今日授室，未曾帶來，你夫妻先上前拜謝罷，何璟夫妻來時，早得錫烟報信，知道父翁意欲催激曉星，好學他一點手法，聞言恭恭敬敬，走近前去，禮謝起身，何璟笑道，老伯父以前，答應過我，早晚教我幾手，如今又是好幾年了，重賜我不敢領，祇求略為指點，便感謝不盡了，曉星笑道，這話不錯，我原答應過，早晚偷人家一點門道給你，但見面禮，是見面禮，與傳授手法不同，照你這樣說來，你用得着的東西，也不要了麼，那麗賢姪媳這一份呢，何璟方欲答言，何異聽出何異所賜之物，果在身邊帶着，既稱合用，必不尋常，忙插口笑道，司空伯父厚賜之外，伊要傳授手法，我兒何修得此，還不快謝，何璟重又單獨拜倒，曉星叫道，老何，你到兒一做磕頭蟲麼，告訴你，一定是有，這忙作甚，又對何璟道，你老子欺我身無長物，想叫何修得此呢，如何信他，再磕頭，我就走了，何璟笑答，小姪不敢，明早我多敬老伯父，想叫何修得此呢，如何信他，再磕頭，我就走了，何璟笑答，小姪不敢，明早我多敬

年不見，也學得這麼壞法。實對你說，我隨身那會帶什麼好東西，這原是日前無心中檢的，當時有我一個師姪想要，我因他手辣，不許學這類東西，沒有給他，本意還你昔年願心，不過要等事完回來，或是異日路過再送，後想到會在今日來此，這東西恰好是一對，用雙的，你已無此功力，小夫妻二人，各用一柄，再好沒有，我適才是看你三人秉賦，好用那一種手法練習，你老子以爲我要賴，就喉急了，今晚我下榻此地，天明卽行，無多餘暇，其實一說就會，不用怎教，如要多學兩手，少時客眠是靜，略來片刻，卽可學會，不過你正新婚之夜，誤你洞房吉時，却來從我學武，未免有點煞風景罷了，新娘原是由欄英雄，久聞曉星大名，一聽便知是一對珍奇武器，巴不得也隨着從學，聽曉星祇令夫婿到時往前，忍不住答道，家父也是老伯父的朋友，爲何祇傳授他一個，莫非這還分什麼厚薄麼，曉星笑道，姜賢姪女，莫挑眼，我因世上俗禮太多，弄不清楚，吉日良辰，新夫婦都離房他出，恐有什麼禁忌，故此祇教賢姪一人前來，我教他，他再教你，不是一樣，既然如此好學，東西給你們看過，暫放這裏，先各回房，三更後一同來吧，隨說，伸手衣內，由腰間取出兩件軟兵器，兩手分持，微微一抖，錚錚兩聲，立時挺直，何環夫妻，見那兵器，長約三尺二寸，共是七節，每一節一寸半寬，四五寸長，寸許來厚，首節直柄，是個上有鋒稜，七八寸大的圓環，環上橫著一個比環略大的月牙，另一柄沒有月牙，環上却有二十

四個寸許長的芒角，精光湛湛，鋒利非常，通體都有機簧連接，不用時，可以化成一條鐵環帶，束在腰間，用起來能剛能柔，運用隨心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忙又拜謝，何異知是大門和尙的七星日月環，適聽凶僧，死在曉星手內，本想詢問，此環下落，不料會落在愛子手內，曉星身材瘦小，又祇穿件單藍布衫，圍着這麼兩件易現稜角的兵器，來了半日，竟未看出，又是驚喜，又是佩服，稱謝不已，堯民等遇盜時，相隔戰場尚遠，祇覺凶僧所用兵器，精光閃閃，上下翻飛，不是尋常刀劍，並未看清，這時近前看了，也都驚讚不置，曉星却冷冷的，對小夫妻道，你們想必尚有許多禮節，先回房吧，三更人靜，再來好了，兩小夫妻，祇得放下雙環，分別拜辭而去，何異問兇僧飛劍下落，曉星道，當時在場人多，除廿老頭子，自覺不好看相，抱了伊商屍首先走外，下剩還有六七位，每人取上兩三面，都分散了，何異道，此鉞聚五金之精，千錘百煉而成，能砍斷好幾層鐵甲，端的人間少有的利器，你說全得，鑄要有三四面，加上精鋼，找一個鑄刀劍的極好工匠，重新化煉鼓鑄，打成刀劍，足可吹毛削鐵，賊禿是你殺死，怎不取他幾面，曉星道，那十三面飛鉞，俱是彭謙，康成二人打落，人家把賊禿追到林邊，我乘機縱出，將賊禿一掌打傷，本心連日月後，都不想要，還是我師姪黑摩勒，想檢便宜，因他素來逞能自恃，留在身邊，不問能否使用，早晚必有一場大爭端，想起以前，曾經答應過令郎，徒弟不收。



早晚送他一點東西，老着臉皮，許了小黑一點願心，強要過來，怎好意思再分一份，我這些年來，雖然老想物色一口寶劍，如用這類東西化煉打造，却不合我的用呢，何異道，平莫之類，神物異珍，世上能得幾口，照你這樣胃口，慢恐再過些年，也難如願吧，曉星答道，那也不能一定，心堅意誠，神物自能求主，早晚總會遇上，你自聽我好音吧，何異又代愛子探問，練那日月雙環之法，曉星一一告知，祇囑這類功夫，須要循序漸進，不可任性求速，須知大門和尙，內外功均臻上乘地步，練此數十年，並非一朝一夕之功，我雖另一手法，與大門不同，年青人多好勝，還是穩一點，祇慢加功。免有不到之處，弄巧成拙，尤忌資稟功力不夠，妄用雙環，遇見能手，易現破綻，何異與曉星，雖門路不同，武術一道，終是行家，自然一說便透，全都記下，賓主五人，又略談了片時，何異早命人來，照曉星意思，將客榻安好，中間張福祇進來，回了一次話，堯民見主家已有精潔鋪陳，小童相應，靈敏周到，便命退去，何異見夜已深，請客安歇，堯民等知主人已累了一整天，明日還要餞別，無法辭謝，如若早起，定累他不能安睡，好在離家已近，多耽擱半日，一樣趕到，臨時變計，說明日過午方走，少時還與曉星對榻夜話，恐起不早，務請主人，不必早臨，曉星笑道，這兩三天，正是他作牛馬的日子，囉裏囉嗦，好些禮節，便沒我們，他能睡得早麼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他自爲兒子高興，用

不着承他空頭人情，還是一早起身，早到永康的好，何異笑道，我正嫌禮意不誠，挽留不住佳客，難得虞老先生，多留半日，使我少伸地主之誼，稍得快聚，你不代我留客，反到強勸客走麼，曉星道，他三位什麼時走均可，反正我一天亮，非走不可，你那令郎賢媳，都等急了，還不快些進去，何異又向三人叮嚀，莫聽曉星之言，務必再聚半日，他愛走，走他的好了，三人話已說出，自然諾諾連聲，何異辭出，三人便問曉星，是否真個先行，曉星說，自己有事，一早必走，就同起身，也不同路，你們祇管後走，行抵永康，自會趕來相見，三人知他行踪飄忽，形跡脫略，也就不再深問，因新人夫婦，尙等學武，各自就臥，一會便聞窗外有人，低喚師父，曉星取了日月雙環，開門出去，與來人見面，聽口音，果然新婦也同到來，雙方略說幾句，語聲頗低，良夫靜心細聽，好似曉星囑咐新夫婦，不許前往永康尋找，免生是非，跟着便聽日月雙環舞風之聲，已在傳授武藝，暗忖何異談吐風雅，不似出身綠林一流人物，今日相見，已成知交，以後當然不免來往，乃子人雖英俊，也還端重，怎會生出事來，曉星不令前去，好生解，途中疲乏，略聽一會，也隨堯民新民，相繼入睡，次早三人醒來，紅日滿窗，天已不早，一看曉星榻上空空，被蓋也未翻動，好像昨晚教完武藝，便即起來，連枕頭，也未沾的神氣，二童侍側，一見客醒，忙去打水，捧進面盆，三人起身洗嗽，問鋤烟可知曉星何時走的，鋤烟答說，

昨晚傳授武藝。主人不許旁觀，客睡即去。天快亮時，來此侍候，那一位客人已不在此了，正問答間，何異忽然走來，進門笑道：「曉星真是怪人，他的事情也真多。平生竟極少安寧時候，昨晚我再三挽留，依舊非走不可，他說此番去到虞公府上，許能多住些日，不過請三位不要拿他當客，一任他孤雲野鶴，自去自來才好。」堯民道：「曉星今之奇士，我等知他脫略形迹，當然不以世俗款客之禮相待，何兄向平之願已了。」山居想多清暇，難得曉星，也下榻舍間。良友相聚，人生樂事，何妨日內枉臨，共圖平原之聚呢，何異道：「便虞公不邀，老朽也有永康之行，祇目前還有一些瑣事，不消十日，便可辦妥，彼時必定專誠拜訪，謀一快聚呢。」四人閒談了一陣，下人擺上饌行酒宴，菜肴不甚多，却比昨日還要精美，堯民席終少坐，即行辭謝，新郎夫婦，也趕來拜送，何異父子，直送出村外，雙方才慇懃訂了後會而別，一行加急趕路，行抵永康，天已昏黑，離家還有二十來里，忽見一夥人，各持燈籠火把，對面起來，近前一看，俱是家中子姪下人，因知堯民當晚到家，特來迎接，堯民還常曉星送信，問怎知道，長子虞庶答說：「前者家眷平安抵家，因接父親福建來信，說尚有耽擱，歸期未定，以爲暫時不會起身，昨日全家商議，久未接信，正要專人入閩探望，今日午後，忽然來了數十名壯漢，挑着四斗饌好酒，四十罈山泉，另外四磁瓶好茶葉，說父親已在途中，當晚準可到家，茶酒山泉，乃一好友所贈，趕先送來，放下禮。」

物，討了名帖，便蜂擁而去，脚力酒錢，一文不要，人都一色藍布短衣褲，足登草鞋，說話神氣却又不像脚夫鄉夫，問他何人所贈，他說父親着一姓張的管家所雇的，別一概不知，走得更是飛快，晃眼出村，便沒了影，事後越想越覺可疑，無奈人已走遠，追趕不上，姑且照他所說，沿路接來，果然接到，莫非父親還不知此事麼，堯民知是何異所爲，見來接人多，不便明言，說事是有的，祇想不到這麼快就送到罷了，邊說邊走，一面分人騎馬趕回，準備酒飯，一會抵家，脚夫驕馬，自有下人開發，堯民等三人，正往裏走，曉星忽在人叢中出現，良夫知他用意，裝着同來，邀了進去，堯民使命子姪，先去上房相候，自和良夫新民，把曉星陪到後花園精舍以內，還要陪用飯，曉星力促堯民入內，與家人團聚，自和錢魏二人同飲，無庸作陪，堯民知他性情，祇得進去，由此曉星，便住虞家花園以內，每日祇和堯民等三人，聚談飲宴，不見外人，常時獨自出遊，也不過去個一天半天，來去多不告人，堯民等三人，聽其自然，並不過問，侍客下人，仍是前在福州官衙，第一次服侍曉星的侍琴侍棋，俱是虞家世僕，侍琴姓王，侍棋乃張福之子，均極聰明勤謹，一句不往外走口，曉星也頗喜歡二童，有時還帶了出去，良夫最是心細，又和曉星暗對時多，漸覺二童臨睡以前，必往花園僻處，去上個把時辰才回，日間常在曉星房內，背人密語，對於曉星更比誰都親熱周到，自從客到，不奉呼喚，隨時都在花園以內，永不再和前

院同夥嘶混，這晚託辭早睡，與新民各自進房安歇，伏窗偷窺，不多一會，便見二童，悄沒聲的走過，魏錢二人所居乃是五間一幢的精舍，當中一大敞廳，隔旁各有兩間，一明一暗，俱是紫檀雕花隔斷，滿壁圖書，陳列精雅，舍後一座小土山，兩旁環植芭蕉，雜花夾徑，紅紫芳菲，舍前種着幾株抱多粗的梧桐樹，奇石三五，嶙峋轟列，溪水右來，到北匯成一池，與精舍正門相對，夏日荷花滿開，碧梧高柳，鳥聲噦噦，爲園內納涼消暑勝地，曉星住室，在右側假山側面竹林以內，中間曲曲灣灣，通着一條石子鋪的小徑，兩下相去，並不甚遠，因曉星喜靜，魏錢二人，不在前面，便在曉星屋內相聚，日裏回房時少，晚間安歇，俱由二童兩邊分值，除却張福，時常進出，和幾名後園門住的花匠外，下人輕易不許走進，二童夜間去處在土山後，良夫住室窗外，乃是必由之路，良夫發見二童，又復走過，悄悄追出，掩在後面，二童想不到會有人跟他，一過土山，便飛步往前面月亮門內跑去，跳跳迸迸，互相說笑，甚是高興，良夫知道門內有樓五楹，樓外有一平台，爲堯民藏書之所，日常封鎖，無人上去，二童到此作甚，好生奇怪，跟踪掩進去一看，二童已然援着前一株桂花樹，抓到平台上去，一到上面，便沒聲息，也未開動樓門窗戶，心恐二童年幼無知，做出不好的事來，堯民窮途知己，患難至交，身雖是客，既然見到，不容不看個明白，仍掩在牆角背陰之處，暗中查聽，等了一會，仍無動靜，平台離地

丈許，又看不見上面人影，想不出二童在上面，作些什麼，後來越想越怪。見對面院牆，有一大桂樹，相隔平台較遠，似可仰望，試貼牆根，繞將過去，掩在樹後，抬頭往上一看，二童竟在平台上，面對面相隔三尺來遠，盤膝而坐，彷彿老僧入定，態甚莊肅。祇兩手不時抬起，各把掌心朝外，互相徐徐推抵。此進彼退，注復不已，當中却是空的。却做得和有實物相似，間隔遠近，總是一樣，雙方都是聚精會神，目不旁注，認真已極，良夫對於這類內家功夫，雖是個門外漢，但在各地奔走，頗有閱歷，自和鍾玉麟等鏢師，長途相處，更增了好些識見，不難想像，深知二童，素不習武，參禪打坐，更談不到，忽然有此舉動，再想起曉星和二童相待情景，益發明白了大半，祇不知曉星，與何異多年老友，乃子何環，再四請業，俱都堅持不肯傳授，反垂青到二童身上，是何原故，有心等二童下來盤問，又覺深夜偷躡僮奴蹤跡，未免失了身分，曉星也必不願人知，說破反而不好，既未爲非作歹，仍以不去驚動爲是，仍輕悄悄繞牆退出，回轉房內，睡在牀上，暗忖慢遊半生，直到此次閩浙之行，才知江湖上隱伏着如此凶險，設無異人相救，豈不賓主三人，全死賊手，看來防身之道，不可不有，自己兩個兒子，俱頗聰明，前接來信，次子幼弱多病，何不乘此時機，託託曉星，拜在他的門下，就不練到他那地步，學點防身本事，大來出外，也可免却許多危害，即便他聞雲野鶴，行踪靡定，不肯親傳，託他另拜一位明師，

想必不致堅拒，盤算了一夜，次日見了曉星，拿話一探口氣，先以爲他性情古怪未必肯收，多半轉薦旁人，誰知曉星並未推却，祇說老弟品學心地，我所深知，雖風聲清，十九不差，不過我們所學，與目前讀書獵取功名的人不同，一個是祇要讀些高頭講章，略熟經書，便望成就，有的還可憑着遺澤命運去撞，一個不但要有恆心，能下苦功，天資稟賦，尤其缺一不可，並不在身子強弱，心志也是最關切要，我對別人矯情，實是做作，誰不願有衣鉢傳人，祇是太難罷了，休看何環老友之子，我不肯傳授，那是他早把功夫用錯，從頭再來，無此恆心毅力，資質也還不夠，將來難保不爲門戶之羞，所以老何怎麼說，也不答應，我多年來，簡直未有傳人，心裏實在隨處物色，此事暫難定准，也不必把令郎喚來，半年之內，我自有的，至不濟也必傳他一點強身健力之法，好在書香子一個，自有正業，學成與否，祇不到處炫耀，便無關緊要，既承重託，必有以報，你再對人提說好了，良夫大喜稱謝，當天曉星出遊未歸，堯民到家數日，因候舜民遊杭，尙不知自己辭官之事，年老弟兄，急於見面，恐在西湖還有耽擱，專人送信，趕了回來，也恰是這一天回到家，弟兄見面，談起前事，舜民聽說老兄，也結識了這樣異人，亟欲見識，偏又他出，以爲一二日內，准可見着，偏生曉星這次出遊時久，舜民連等數日俱未回轉，虞妻因蘭珍有救命之恩，人更美麗溫淑，甚是看重，不以側室之禮相待，到家安排好後，便擇吉日，與

舜民合卷，一切多按正室行禮如儀，虞氏望族世家，虞妻又看得這事，十分隆重，雖因忙着舉辦，不及知會遠方戚友，單是本地的親族朋友，就非少數，辦得甚是火熾，直熱鬧了好些天才住，舜民見室人和美，親如手足，燕爾新婚，也頗得意，又值葦村家信催歸，還有隣縣得信趕來道賀的戚友，也要陸續告辭，因是賀喜而來，席俱設在自己家內，堯民良夫新民，日常在坐，未聽提起曉星，以爲尙未回轉，本想把乃兄經歷，告知蘭珍，偏生虞家留有幾個女客，蘭珍日隨虞妻陪客，未得其便，這裏後走的戚友，又都至好，賓主相聚，往往談至深夜，才回上房，人已疲倦思眠，加上些家庭瑣事，就此岔過，忘了提起，過有十來天客才走完，舜民天性恬靜，接連應酬多日，未免覺着勞乏，正打算休歇一兩天，忽然下人來報，江氏母女，應約前來，舜民夫妻三人，想不到江小妹來得這快，聞報大喜，連忙迎了進去，落坐歡敘，舜民見小妹雖然英秀如前，玉容却清減了幾分，眉宇之間，隱含孤憤，隨身行李，祇帶了一個換洗包裹，一個鋪蓋捲，和一個似裝兵器的舊藍布套，衣著更是樸素，料他有什心事，也不便問，虞妻因有前約，早爲他母女，在後園中，備下靜室，陳設用具，無不齊備，午宴接風之後，便同陪往後園中，看是合意也不，小妹見虞家花園，佈置風景，無一不佳，所備房舍，自成一個院落，門外假山屏蔽，修竹成叢，門內祇靠東北牆角，一所房子，對面兩株梧桐樹，粗均合抱，時正深秋，落葉飄蕭，樹下分列



着石几磁墩，想見夏日碧陰映窗，清風送涼，幽靜景象，西南面又是一座假山，山角一亭，可供登眺，通體苔蘚鮮肥，雜花滿生，山下玉蘭數年，均在半抱以上，屋側還種着七八株梅花樹，也都丈許高下，進房一看，房祇四間，內有兩間打通，餘下一明一暗，江氏母女宿處，便在其內，外有一小間，藏在屋後，另門出入，不與相通。小妹見屋宇寬敞，陳設精雅，牀上舖陳，以及奩具一切，無不華麗，不禁苦笑道，主人情重，樣樣周到講究，已然備就，辭謝因覺矯情，有辜主人盛意，就此領受，怎敢當呢，虞妻笑道，家中現成東西，並非重新購置，況且愚夫婦，前者富春江上與妹子曾經約定，等老伯母一臨，便擇吉日行禮，與外子結爲兄妹，既是一家骨肉，何分彼此呢，小妹凄然道，妹子命薄，幼遭顛連，家母暮年，飽嘗艱苦，自恨女子，無以爲養，衣食起居，無一安舒，不想得遇大哥大嫂垂青，視若骨肉，如此厚待，盛意慇懃，我也無法推謝，不過以後相處日長，仍望守着前約，祇此已足，不再厚施，此院既借妹子暫住，最好賜我炊具，除兄嫂三人外，不必再令他人來此，尤其家母的服勞奉養，飲食起居，須由妹子自理，以便略盡女兒之責，才敢在此久住呢，虞妻本派有兩名使女，住在小屋以內，供他使用，聞言方要勸說，蘭珍知道小妹妹性情用意，在旁使了個眼色，虞妻祇得改口道，伯母高年，那有不要人服侍之理，賢妹的話，我也不能不遵，這樣，今日賢妹新來，什麼都不熟悉，暫時仍叫他們

服侍，等爐灶安好，一切停當，再行遣走如何，江母看了小妹一眼，意似允可，小妹笑道，賢嫂盛意，我所深知，妹子實有難言之隱，過承厚愛，祇好遵命，但以三日爲期好了，虞妻答應，江母手拄一根漆杖，老態龍鍾，一雙眼睛，半睜半閉，舜民夫妻慇懃慰問，祇含笑答謝，沉默寡言，神態却極莊凝溫靄，不似尋常老婦，談了一陣，使女端來點心，虞家肴點，原極精美，虞妻因老人多愛吃甜的，添做一樣珍珠湯元，江母吃完誇好，小妹見那小湯元，此龍眼核還小，都一般大，顏色雪白，裏面包着三兩種細而香腴的甜餡，放在極清的紫色棗湯以內，端的顏香味三絕，雋美無匹，便問怎麼做的，這樣靈巧好看，虞妻道，與普通湯水元，一樣作法，不過小些罷了，那餡子是用黑芝蔴，瓜條，核桃仁，花生米，桂元肉，分別磨碎，先用肥母雞腹中板油，加蜜生釀，這時取來，和在一起，用石臼搗爛成泥，再加上自製花露拌勻，用模壓成黃豆小粒，外皮是好糯米七成，香粳稻三成，磨成了粉，再入小磨重磨過一次過篩，加水揉勻，用，另有木模一付，共是三塊，一塊是底，上有一百零八個大半圓的小木槽，中間一邊是百零八個，和餡一般大的圓球，濕粉放在槽內，木球對槽一壓，正好成了一個餡窩，把餡放在裏面，上層一塊，也有同木槽，祇是淺些，也放濕粉壓過，兩邊一合，倒出來放在篩內，略加點乾粉一滾，便顆顆均圓，大小如一了，湯用北方帶來的好紅棗，洗淨蒸漲去皮，加冰糖冷水煮開，文火

熬湯，去棗不要，再用細絹濾過，等湯元氣熟撈起，放入棗湯以內，就成功了，另外兩種餡子，一是豆沙，一是蓮泥，並不費事，後園花多，居家辦事，任其開敗可惜，每當花事，我便帶着下人，在天明日出以前，擇那含苞半開的，採摘下來，去掉鬚蒂，和蜜裝磁封緊，有的是蒸，有的用隔水燉，製成元葉花留露，原罐封藏，用時取一半勺，便有極濃郁的香味了，小徒弟道，先君在日，與家母一樣，都愛吃甜，曾用過幾個川廣名廚，彼時小徒弟年幼，記着着點樣式，也還不少，那有這等精細，一個湯水圓，便許多考究，別的更不用說了，這固然是大嫂能幹，也可見得大家世族的起居飲食，絕非一般暴發戶，所能夢見呢，蘭珍插口道，這話實在不錯，就拿我說，小時光的事情，記不甚真，可是義父撫養這些年，也到過不少富戶人家，他們多半穀米成倉，金銀滿庫，當時賓朋滿坐，儘量擺些山珍海味，酒肉歡呼，再不叫些男女倡優，吹彈歌舞，鬧得亂轟轟吵人頭疼，她們也有花園，有的還比這園，大好幾倍，到處油漆得金碧輝煌，紅顏綠色，樓台亭閣，滿眼都是花木成雙配對角，栽上許多，無一株不是整齊齊的，地不是三合土，便是方磚，房內陳設，也是以多爲勝，朱紅漆的傢俱和一些不論真假的古董字畫，亂糟糟聚在一起，塞得滿滿，而且每一個地方，必有匾額對聯，和那吉星高照，四季平安的金字紅牌，掛在一齊湊熱鬧，是牆都有八仙過海，封神西遊等彩畫，說不出那一種火辣辣的味道，叫人走到那裏，看着

都不舒服，說他不好。那樣都費了不少金錢人力，心裏還自奇怪，極好的地方物事，爲何做得這麼不順眼，那沒經人佈置過的荒山野景，到比他強萬倍呢，及自這次，隨姊姊到家，從進大門起，就與以前所見，迥乎不同，家居禮節，也不似平日所聞富貴人家，那樣繁苛，可是下人們，老是恭謹得那麼自然，自家主以下，永沒見人有過疾聲厲色，個個滿臉春風，和和氣氣。這大一片花木園林，還有前院好幾進房子，單陳設傢俱有多少，共總男女下人，帶花兒匠，不過十多個，老爺好客，常時家中宴會，還有留客住的時候，我永沒見他們手忙腳亂，連桌椅背底，都摸不到一點灰，所來的客，也都淺斟低酌，談笑從容，聽不見怎樣叫囂吵鬧，園中景物陳設，更是不村不俗，濃淡相宜，各具匠心，別有佳趣，到處叫人看了心清神爽，日常都是恬靜安逸景象，花木有很多異種，這還是秋盡天氣，要到春夏之交，想必更好，大老爺那邊，也有一所大花園，我祇去過一次，因住有外客，不會走完。地方差不多，佈置不是不好，要比這邊，就不如了，飲食兩房，一發現好的，便彼此仿作，長房大嫂，也頗能幹，到差不多，一樣精緻考究，這些都是我姊姊親督家人佈置管教，才能到此境地，這麼精細能幹，親友全家，却沒一人不佩服稱讚他賢惠的，真正少有。處妾忙攔道，蘭妹不要說了，伯母賢妹，雖非外人，那有自己把自己，誇得這樣過火的，要被外人聽去，牙都笑掉了，小妹道，書香世族的氣象，固與暴發之家不

同，但現時的主人，能幹與否，是否俗物，最關緊要，否則雖有名園，也作踐了，蘭姊心直口快，早年所見，多半士豪暴富，和綠林中洗手人物，有了許多臭錢，一意仿效富貴之家，自然滿眼俗惡，不倫不類，難怪他說，可是草澤之中，也大有人在，不能一概而論，即如在離這裏二百來里的杜仙山碧螺灣隱居的何老先生，他那且住園中，便具泉石臺榭之勝，茶酒尤極精美，聽醉鬼說，他與蘇伯，乃是至交老友，蘭姊可曾到他家去過麼，舜民在旁聞言，忽然想起老兄經，尙忘向蘭珍詢問，聽小妹口氣，頗知道這些人的來歷，剛想插口，忽然使女入報，說前面來了金華來的生客，說是劉老爺託他來的，有信而投，舜民因劉氏父子，爲富不仁，好好紳者，與賊通氣，拿親戚往虎口裏送，如非遇見異人，轉禍爲福，豈不葬送他手，自己雖得無事，燕半瓢仍因此送了命，心中恨極，喜事並未通知，劉家送禮壁回，也不補帖，原是借此示意，以後兩家不再來往，就此疏絕，劉氏父子想已明白，也未來賀，這時忽命人投信，還要面見，料定沒什麼好事，便叫使女傳話，說老爺有病，不能見客，留信與否聽便，使女應聲要走，小妹正和虞妻說話，沒有聽清，問是何事，舜民說了，小妹道，來時妹子聽說，惡婦遷怒劉家小賊，怪他既要立功，就不該顧全親戚，將圖記，在了隱祕之處，以致走眼，惹出亂子，今日來人，必無好意，不見他不是事，大哥還是出見，妹子和蘭姊，隱身屏後，見機行事，說話時，據理對答，無須客

氣，不論來意如何，對大哥決無傷害之理，舜民應諾，先命使女傳話，着一心腹下人，將來客延入裏花廳待茶，略等一會，便同小妹蘭珍走出，虞妻不放心，也跟了去，那花廳在中進偏院裏面，共是五楹殿廳，院落甚大，對面堆有太湖山石，窗前有幾株合抱老樹，廳內屏門後面，有一小門，與內院可以通行，地頗幽靜，舜民夏日午睡，或與人對奕於此，平時絕少在此會客，小妹問明路徑，教舜民由前面角門繞進，自和虞妻蘭珍三人，由內走出，舜民到了前面，來客已然先到，下人報過，賓主見禮分坐，舜民見那來客，穿着齊整，年約四旬上下，手裏拿着一柄黑漆的扇子，比常用摺扇，約長半倍，貌相舉止，也頗開展，看不出是何路數，便問姓名來意，來客見下人獻完了茶，即行退出，微笑了笑，答道，賤姓單，名子鐵，與令親也祇新交，明公近月所經，我已盡知，無須再說，不過明公暫時雖然無事，後患實多，令親更是一時失着，眼前便有性命之憂，此事祇我可為兩家解厄，但有一物，必須割愛，惟恐無因至前，難以徵信，特請令親，寫了封信，前來面商，我知令親對於明公，頗有負咎之處，但他也是實逼處此，後悔無及，仍望念在多年戚好，不以前事介懷，概允所請，令親固可免難，明公也永保平安，至於詳情，請看完令親的信，就明白了，說罷，從懷中取出一封信，舜民接過，正要拆看，忽聽廳門外，有人罵道，好不要面皮的東西，憑你也配看相人家的東西麼，快滾出來吧，單子鐵當是舜民先伏

的人，且不答話，冷笑一聲問道，姓虞的想不到你有這大膽子，底下話未說完，廳外又接口罵道，瞎眼狗賊，太爺路見不平，隨你到此，與人家姓虞的什麼相干，還不快滾，要太爺在別人家裏，給你好看麼，言還未了，物隨聲到，跟着飛進一溜黑影，其疾如箭，朝單子鐵面門打去，單子鐵也真手疾眼快，使手中黑漆扇一擋，叭的一聲，落到地上，乃是一根半尺長的樹枝，敵人新折下來，竟當了暗器，才知勁敵尾隨到此，心雖一驚，仍裝鎮靜，一面留神防備，笑向舜民道，適才誤怪明公，幸勿見罪，割愛與否，明日奉訪，再行領教。現有鼠輩在鬧，須我管教，先告辭吧，舜民雖信小妹，來客不會傷人之言，見了這等情勢，終是心驚，信也未看，不知如何答好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舜民話未答出，單子鐵已起立外走，舜民還要出送，忽見小妹，輕悄悄縱出，搖手示意，祇待止步。小妹跟着掩向廳門庭柱後面，單子鐵一意防了前面，竟未覺查。走出廳門，厲聲喝問，鼠輩何處相見，我同你去，話才出口，一眼瞥見太湖石後，帽影一閃，叭叭兩聲，却無人答話，以爲對頭在彼，戟指喝道，我來是客，主人並無失禮之處，你既找死，不必賊頭賊腦，掩掩藏藏，快滾出來，隨我到外面見個高下，正說得起勁，忽聽頭下喝道，憑你也配，單子鐵猛覺頭上有風，知道不妙，想躲已自無反，暗器竟比話還快，吧叭一聲，頭上着了一下重的，汗水淋漓，滿頭都是其臭難聞，無明火發，不願得再裝斯文，使袖往臉上一擦，屏着

氣息，跟踪往房頂上便縱，縱時舜民瞥見小妹追出，把手一揚，仍縮回來，單子鐵好似微微哼了一聲，略停一會，小妹把舜民夫妻三人，招出同看，地下打碎了一個破瓦罍，灑了滿地澆花用的臭肥水，房上人影，已不知去向，再找太湖石後，却留下一頂舊帽，一根與石一般高的樹枝，一粒黃豆大的石子，小妹見了，恍然大悟，和三人一說，不禁笑得肚疼，原來單子鐵的對頭，仍祇一個，早就埋伏廳外，不知何處，弄頂舊小帽來，用樹枝撐向太湖石後，略現帽頂，以爲疑兵之計，人却端了一罍臭水，伏在廳外大樹上面，等將來客引出，用石子一打石後帽沿，活似有人藏伏，使其全神貫注，再把一罍臭水，當頭打落，來人武功雖好，未受重傷，可是這滿頭滿臉的臭水，如何承當，不追心又忿氣，不甘忍受，末了小妹乘機，又打他一暗器，來時自問手到成功，那麼從容，去得如此狼狽，暗笑皆非，怎不好笑，當時喚進下人，打掃乾淨，說客已走，不許多言，一同回到園內，小妹蘭珍已知打人的是自己人，但看來人情景，必非無名之輩，這一來，冤孽轉到別人身上，此去如不估盡上風，決不再來，祇是單子鐵這名字太生，竟從未聽說過，方道奇怪，舜民正看那信，忽道：這人怎麼又姓鐵呢，小妹忙要過信來一看，上面詞意，先是極力認罪，說自己一時糊塗，鑄此大錯，愧悔無極，尙幸舜民吉人天相，不但化險爲夷，反成就一椿美滿姻緣，從此金屋藏嬌，宜男有慶，可喜可賀，繼述自己却是失



足在前，難於彌縫，對方異常噴怪。早晚必有不測之憂，全家惶急，眠食不安，日前鐵老前輩駕臨，才知如夫人，不特將門之女，巾幗英雄，而且還有奇珍異寶，與之同歸，鐵老前輩，爲了此寶，物色多年，新近才知下落，知劉虞兩家，老親世戚，特囑函懇，願以重酬轉讓，明知負罪如山，不應再有不情之請，無奈全家老幼，危機已迫，非鐵老前輩，不能挽救，況且這類神物，最受江湖上人覬覦，不比金珠珍玩，非你我這類人家，所能保有，強留適足買禍，如夫人雖然武勇，終亦保存不住，與其早晚因此受害，何如轉讓出去，既獲重酬，還保平安，自己事迫倒懸，萬般無奈，爲此肅函奉商，務望寬宥前愆，念在多年世戚之情，特賜兪允，即將此寶，面交來人，恩深再造，鐵老前輩，今之俠士，崑崙押衙一流人物，本來取如探囊，爲知德門善士，不願強取，故令函介面懇，至祈詳爲斟酌，審慎兪等語，小妹看完，不由大驚，秀眉一縐，正要說話，回顧虞妻在旁，恐他受驚，又復忍住，祇對蘭珍道，適才那厮，竟是你義父去年和我說的那鐵扇子，他把同音的字，故意顛倒，所以先沒想起，老侯適才乘他驕敵，出其不意，給他吃此大虧，照這厮平日爲人，怎肯干休呢，虞妻看出小妹蘭珍，詞色有異，便笑道，兩位賢妹，不必吞吐，有什麼話，祇說無防，我雖文弱女流，自從上次江行遇險，得蒙救脫後，長了不少見識，胆子也大了許多，真要有事，豈是胆小，就能躲過的，到不如明說的好，省得叫人胡猜，舜民也跟

着追問，小妹道：說否俱是一樣，我因嫂嫂雖然明白事禮，不似庸俗女流，大家閨眷，終是文秀，那知江湖上凶惡粗野行逕，反正事已有人担去，不致防害尊府，說來難免虛驚，任他糊塗過去到好，既然大哥嫂嫂，都想知道，祇請安心不要害怕，我說就是，今日來人真名叫作樊秋，因他武藝精強，慣會點穴，平日不攜兵刃，祇用一把精鋼打成的鐵摺扇，江湖上都稱他鐵扇仙，當年在西北甘陝一帶，着實有大名望，提起鐵扇子，幾於婦孺皆知，他就此把真名隱起，改姓爲鐵，此人雖是一個獨腳強盜，却極講理，也頗義氣，以古俠盜自命，專一鋤強扶弱，劫富濟貧，不輕欺壓良善，祇有一樁短處，手狠心辣，睚眦之怨必報，樹敵太多，六七年前，不知爲了什事，跌翻在一個仇家請出的能人手裏，由此一氣，遁入陝西黃龍山內，隱居苦練，立誓不報前仇，決不再在江湖上，出頭露面，蘭奶來時，所帶有兩件寶物，內中一件，分兩極重，乃是一塊頑石，內含至寶，名爲金母，又名金髓，爲西方庚辛之精所聚，比起常金，重約百倍，用鑄刀劍，勝於古之干將莫邪，惟以良工難得，開鑄無方，至今仍藏石內，尙未取出，先父當年，爲了此寶，不知費却多少心力，沒等神物鑄成，便吃仇人暗算身死。臨終遺囑，命家母第一教養小妹，第二保存此寶，俟小妹長成，訪求能人，將他鑄成利器，爲父報仇，比時小妹年幼，石重千斤，不是尋常人力，所能取攜，最可恨是仇人心毒，害了先父，還欲殺我母女，斬草除根，尙幸家母機

智。本領不弱，又得一義僕相助，忍着悲痛，將先父草草埋葬。將此寶移運山中隱秘之處，連小妹一齊藏起。自裝殉夫假死，棺木四角，暗留氣眼，又由那義僕，弄來一個死女孩，同放棺內，才將仇人瞞過，棺中原暗藏有食物，家母在內，臥了好幾天，仍由義僕乘便，冒險開棺，換了一具假屍，主僕連夜逃走，在山中藏了數月，方始帶了此寶，母女主僕三人，展轉逃亡，到富春江邊，隱居避難。先父當年，爲防外人覬覦，真弄了一塊假石，仇人得去，也因物色不到良工，至今尙未開視，因係至寶奇珍，風聲傳出，到給他惹了不少亂子，我母女住了幾年，義僕陳英忽得一身奇症，入陝求醫，從此不回，也無音信，我母女益發孤苦無依了，家母逃時，悲痛憤激，竟未想到多帶金銀，事後想起渡日需用，已無法往取，又不善於治生，更爲先父之死，悲憤成疾，時發時愈，陳英走的前兩年，尙能勉強度日，嗣後日益困苦，尤其老病犯時，必須珍藥，始能調治，典質俱盡無可奈何，我母女雖學有一身武功，爲守先人之戒，決不取一無義之財，近年實在無法，才由小妹，仗着家傳，識得水性，入江捕魚，又受漁人之氣，祇能駕船在江心打魚，不能傍岸，所得無多，幸蒙蘭姊義父蘇翁，和一老漁人，常時相助，始得苟延殘喘，前月家母老病復發，較前更重，蘇翁最精星命之學，算出日內貴星照臨，不久便入佳境，命小妹去至江邊等候，正值大哥船過，仗義相助，誰知蘇翁，却因此喪命，死前又爲小妹占算，說小妹復仇機緣

將至，但須離開當地，另投居處，不然仇報不成，此寶還有被劫之憂。蘇翁神算，本人禍，俱早前知，無不應驗。小妹方在躊躇，第二日蘇翁去世，他有一好友，正助戰姊妹二人，辦理身後，義僕陳英，忽然回轉，談起別後情形，才知他前番入陝，乃爲代主報仇，伺隙行刺，不料仇人利害，歷時數年，仇未報成，反受了許多艱險傷危，本心不成無歸，因那仇家，到處延請良工，開石取寶，近被能人識破，那石頭是塊假的，寶不在內，因而料出先母殉節破綻，說此寶真金精英，所在之家，必有寶氣透出，但有原石包藏，非近前數丈以內，不易查見。那斷也會占算，並還算出落在江南一帶，現時各派中人，得了信，趕往江南尋訪的，已然不少，陳英着了急，連夜趕回報信，正與蘇翁卦象相合，知道府上德門望族，庭院深廣，外人不會走進，也決想不到此，這才與蘭姊商妥，決照蘇翁遺言，先將此寶由蘭姊帶來，然後奉母託庇宇下，因太沉重，人力難勝，更恐洩漏，由寒家起運上船，沿途搬卸，直到尊府，都是蘇侯二人舊友，相助抬運，外人無一經手，機密仍然洩露，劉家來信口氣，似把此寶，當成蘭姊陪嫁之物，尙不知此中底細，據小妹猜想，此事定是蘇翁至友，酒後失言，被姓樊的聽去，因大哥一鄉德望，不便強取。違他平日信條，知道劉家現受金賊責難，日夕憂危，借他與府上親戚的一點因由，前來善說，看他來意，真要善說不成，也必捨就此罷休，這斷本領高強，雖我母女在此，勝負也還難定，卽或

能勝，展轉傳揚，仇家得了信，定必跟踪查訪，府上固然不免虛驚，我母女和蘭姊，勢須暫避兇鋒。均難在此安居了，總算這廝行逕，被侯老英雄探悉，暗中尾隨到此，給他一個大無趣，把仇恨先移在自己身上，免與府上糜纏，我們也可早作準備，雖得緩和一步，但他二人，勁敵相逢，高下難分，最好乘他不知我母女來歷以前，將事辦完，否則日子一久，難保不被仇人探悉，仍有後患，所幸仇人洗手多年，便平日對於外人，也講過節情理，不肯無故欺害善良，我母女祇一走，即可無事，今晚明早，侯老英雄必來與蘭姊相見，便知究理，如真無法，說不得祇好向大哥大嫂告辭了，說時，秀眉軒舉，粉頰紅生，秋波瑩瑩，隱含悲憤，舜民夫妻，自從回舟遇救，重會小妹，先還當是江湖上成名英雄之後，繼見他不但英姿俠骨，至性過人，而且舉止安詳，吐屬嫺雅，大家閨秀，也難有此風範，江母雖然衰病，極少言笑，神態也極端凝大方，舉動不類庸俗，因江氏母女，對於流亡經過，還略吐露一二，故鄉家世，和先人名諱，却是諱莫如深，蘇翁萍水相逢，祇說小妹是個奇女子，也未及深談，雖然怎麼想，也測不透他的來歷，却打心裏欽佩敬愛，再加上感激救命之恩，真看得跟同胞骨肉一般，開言齊聲說道，妹子怎如此說法，自來吉人天相，事有命定，以伯母和妹子的賢孝，至行孤誼，神佛均當默佑，況且妹子也服蘇翁神算，既說舍間安樂，可以同居，定必無差，愚夫婦脫險入生，皆出兩妹所賜，即便相累，也所

甘，何況天道決無如此夢夢，我們方得快聚，走之一字，再莫提起，有什麼事情，大家從長計議好了，小妹道：「兄嫂高義，我豈不知，無如事到臨頭，非走不可，就無法了，其實小妹從小，便從家母，朝夕下苦，五年以前，又蒙一恩師，問月一至，時來指點，自信不是無力防身，一則仇人勢盛，顧慮尚多，二則殺父之仇，深如山海，不是伺便一擊，可以洩恨，必須手操必勝之方，到時能爲所欲爲，方不負母女二人，茹苦含辛。十多年來薪胆，義僕陳英，誓行己志，幸而未成，不是小妹力勸，幾受家母重責，便是此，兄嫂厚愛，盛意慇懃，但能不走，自然不走，自等到時再看罷，虞妻仍往下勸勉，江母本在倚榻靜聽，聲色未動，忽然喚道：「妹兒過來，小妹忙走過去，虞妻當他要茶，也忙端茶趕過問道：「伯母要茶麼？」江母笑謝，對小妹道：「大哥大嫂，不願你走，我也覺得這裏，一家祥和安舒氣象，有點不願離此而去呢，那姓樊的，什麼東西，也敢無理欺人，你怕給大哥家惹是非，半瓢不說何異住家就在附近麼，明早把你爹的金環拿去，請他爲我母女，舉一回手。總可以吧，小妹笑道：「娘這多年來，從不願人幫忙，怎麼今天皮氣改了，江母嘆道：「我因仇人利害，不願貽累別人，更恐洩露行藏，所以不肯找人，自從小英回來，才知老何，爲了你爹，居然不辭艱危，輕搗虎鬚，雖然漢中一挫，便即歸林，不再出問世事，好像借此下台，也是實在力有不敵，況他已早洗手的人，爲了此事，特意出山，千里跋涉，幾受重傷，

爲朋友的心腸，總算盡到，比起那一般平日逞強誇口，臨難退縮，事完置諸腦後，不聞不問的人，就強多了，便不爲此事，早晚也須見他一面，我看這廝，侯紹一人，決難打發，專機貴速，率性今晚，你就找老何去，殺父之仇，不應借助外人，我因老何，仗着機巧本領，生平未怎吃虧，漢中之行，雖然過節還好，終算吃虧的事，此去無須提起，更不必向他道謝，祇說我母女，隱姓埋名，韜晦多年，受盡艱難辛苦，好不容易才到大哥這裏，有了安身之處，又受這姓樊的侵擾，我自這次大哥贈金服藥之後，許是心願將了，日前運氣，已能自如，不似前者，不能過於用力，按說可以應付，一則手法生疎，二則恐累居停，不便出面，最好能由外人出頭，問他如何，這多年來，他也把我母女假死，當成真事，他退隱頗早，你小時不曾見過，你爹金環，必須帶去，但決不能使第二人知道，此去不妨深入內庭，見了本人，請其屏退從人，始可交付，大意不得，舜民早聽出他母女，和何異是至友，本想插問，因見江母，向無多言，這一開口，便有條有理，滔滔不絕，兩目開合之間，彷彿有光，端的氣足神完，不現一絲老態，好生驚異，候他說完，才接口道，伯母說那何異，我也知道，妹子不便跋涉，將他請來，豈不更好，江母小妹，驚問這類退隱人物，如何相識，舜民道，我到不相識，他與家兄，却是新交莫逆之友呢，小妹問起詳情，舜民隨把堯民辭官遇盜，屢遇異人之事，從頭至尾，一一說出，小妹益發驚異，回向江母道，

想不到星叔也在這裏，還是虞府佳客呢，江母道，曉星本不知我母女，尚在人間，如真在此，事更隱祕易爲，連何異都無庸去找了，舜民問故，小妹答道，司空老人，比先父祇小一歲，此公今之奇士，武功精絕，少與倫比，如得他出援手，多大的事，也可無礙，不過我母女還不到見他的時候，難得他是大長兄患難知己之交，又下榻在此，蘇翁與此公，也是舊交，正好求助，大哥可密告大長兄，把事情全推在蘭姊身上，祇說蘭姊是蘇翁義女，蘇翁爲侯紹所誤傷，死前將蘭姊嫁與大哥，枉奩中有一寶物，大哥不知細底，先未過問，今日樊秋，忽持令親之函前來，正強索間，不料侯紹因誤傷至友，心中難安，力任託孤，重，暗中保護蘭姊，探知樊秋來意，乘其無備，給了他一點顏色，將人引走，蘭姊恐侯紹制不住樊秋，早晚仍有隱患，甚是愁慮，作爲大長兄出面，求他相助，他雖不知我母女在此，蘭姊身世來歷，却極明白，論那方面，也無坐視之理，此公著名手狠，近年雖聽說他立志不輕傷人，以滅殺孽，但他生就疾惡如仇的天性，任做什事，都要做徹，從不肯留尾巴，這一來，連何異都不用找，我母女蹤跡，不更隱祕了麼，舜民大喜，不禁又勾起結識曉星的初念，忙整衣冠，正要往見堯民，依言商託，忽聽下人回事，說魏師爺到，舜民心想良夫和曉星最好，連日忙於酬應賓客，因曉星不見外人，未便約請，也忘了詢問歸未，今日獨自前來，定是曉星回轉，約往相晤無疑，等趕向前廳，與良夫見面一問，不禁



大失所望，原來曉星前三日，便自回轉，經堯民魏錢三人一說，也因舜民應酬無暇

過一二日，客去清閑，才行相見，已然約定明午，由堯民在園中設筵，爲乃弟引見，並專人將何異，也請了來，一同快聚，不料早起曉星偶出閒遊，適才回園，告知良夫說現有要事，必須即時啓行，歸期至多十日。不特明午之約，祇好改期，此事還關聯着何異，回時定約同來，此時恐他也不能赴約等語，舜民一問，祇剛走不多一會，如與江氏母女說話時趕去，還可見面，好生悔恨，良夫走後，入內告知江氏母女，小妹道，真是沒巧，看這神氣，何老前輩，也會不來，還是小妹自找他去吧，江母道，曉星此行既說與他有關，不定在家與否，曉星剛走不久，要去即刻動身。萬一他去，早點趕回，好打別的主意，你到何家，曉星在彼自難隱瞞，如若不遇，可告何叔請對曉星暫時不要提我母女之事好了，小妹應諾。舜民使命使女傳話，準備轎馬，小妹道，要坐轎子，至快明晚才能趕回，那如何行，這條路，要經過幾處人煙頗密的村鎮，又在白日，路上急跑，也驚耳目，改了男裝，戴上一頂斗笠，騎馬尙可，但馬却要好馬，這時走，不過想早到些時，如無好馬，轉不如黃昏起身，由我加急趕行，往返得快呢，舜民道，這個容易，大舍姪生長北方，最愛騎馬，聽說頗有幾匹好的，妹子且自裝扮，我就命人將馬牽到花園後門，那裏是片竹林，又當出崖之下，地最幽僻，妹子由此起身，豈不是好，小妹聞言大喜，舜民隨命使女傳話，趕急

照辦，兩家相隔本近，不多一會，便由一親信僕人，將馬牽到後園門外，小妹也把平日準備下的一身半舊男裝，和一頂寬邊軟笠換好，和江母商量幾句，隨即起身，舜民夫妻三人，送到門口，說明途徑方向，小妹接鞭攏馬，朝三人舉手含笑道，大哥大嫂蘭姊，請回去吧，牽來那馬，甚是神駿高大，顧盼桀驁，處妻剛答妹子當心，早去早回，也沒見小妹怎樣動作，眼一花，人已脚尖踏蹬，穩貼貼落在馬上，跟着馬頭一歪，四蹄亂動，繞林跑去，鞭絲帽影，出沒林中，晃眼。見三人仍回原處，虞妻道，剛才老爺祇說馬要越快越好，不怕性劣，這定是大姪常說的青玉驕了，連馬夫都不敢騎他跑長路，小妹竟和騎熟了似的，先祇知他有本事，想不到一個紅圍幼女，會騎得比大房家的馬夫都好，蘭妹本事我已見過，一定也會騎了，蘭珍道，我因從小便隨義父，隱居江邊，水裏到還去得，馬上功夫，却未練過，騎許能騎，看小妹騎得那麼穩熟，決不是因會武功，便自能騎，定有傳授無疑，我也是頭回看到呢，江母笑道，小妹爲報父仇，苦就下得多了，這還是他三四年前練的，自己養不起馬，祇好虛練，從沒騎過，今年每遇夜靜無人之時，把福生的馬，借來騎過幾次，你都不在跟前，所以沒有見過，什麼都得在行，如遇武功氣力，雖能將馬制服，馬却要受傷了，舜民便問福生，是否上次借馬，給自己回船的漢子，江母點頭，舜民便問此人，與伯母可有瓜葛，還有蘭妹來時，均在何處，江答母道，福生姓王，原是富陽富家

子弟，好武好騎，不務正業，吃一般下等江湖架騙，家業蕩盡，祇落了兩騎的好馬，賃給人騎，以爲度日，那裏雖是江鄉水國，因他那馬，又穩又快，他多遠的路都應，又會一點拳棒，人更忠實可靠，賃價多貴，也願，祇他皮氣古怪，照例祇一匹受雇，如不投機，再多給價，也是不應，因此得罪惡人，又看上兩馬，從鄰縣約來幾名打手，暗中埋伏，一人假作遊山，將他誘到無人之處，動手劫奪，二馬均經教練，能識主意，雖然連蹄帶咬，掙脫韁索逃去，他却吃人撲下馬來，寡不敵衆，眼看危急，恰值小妹因我病後想吃諸葛菜，往後山挑取，路遇不平，將惡人全數制倒，救了他命，由此他便執意要拜師，小妹自是不肯，後被磨得無法，才把他引進到給蘭姑挑行李的醉鬼奚醒門下，奚醒與何異是同門師兄弟，與先夫聞名，却不相識，我母女近年才與他認識，奚何二人以前，在江湖上都有醉鬼之名，但是一貧一富，相差懸遠，何異爲人機智，善於營連，歸隱不久，日益富厚，奚醒好酒，既甚於何異，性情又極古怪固執，一醉之後，百事不問，錢更和他是仇人，祇一有錢，非即時花得精光不舒服，非其人，從不妄取分文，常時鬧得衣食不周，只酒不缺，從不在意，每日以酒爲命，自得其樂，他祇知我母女，是江湖舊家，身世來歷，都不知道，他的事情，我母女却所深知，半瓢與他，也是故交，他一沒錢買酒，便尋半瓢，和我母女來借，我兩家雖非富有，幾杯酒錢，尙湊得出，但他揮手千金，從無吝色，多

的却供給不起，每次祇是小女賣魚所得，分潤一些，從無不給之時，彼此處得交情頗深，他也知我多病，得錢不易，渡日艱難，屢想尋些錢來補報，無如天生奇怪皮氣，無錢時，不管閒事，也碰不上要錢的人，祇錢一到手，首先買醉，醉後總遇上有人爲難，幾句話一說，錢便出手，不等見着本人，錢已散光，徒呼負負了。論他本領，也不在何異以下，一窮日前出遊未歸，尋他不易，二則他那嘴太敞，容易走漏，來時挑那寶物，小女做了不少手脚包紮，假說是半瓢貽給愛女的黃金，並還先將他灌醉，才得瞞過，現時此寶，連侯紹，都當是蘭珍陪盜之物，如找他相助，雖他不知細底，難免傳揚到仇人耳中，露出馬腳，便我母女此來，都沒對他明說呢。舜民聞言，也就不再提說。夫妻三人，陪伴江母，到了傍晚，小妹忽然越牆飛入，說是途中遇事耽擱，預計騎馬回得較晚，且易被人覺查，因此步行趕回，馬由何家，明日派人送來，今日之事，已另有人解圍，祇蹤跡難免由此揭露罷了，行止曾與何異熟商，據聞目前仇人，已然發覺前事，偵騎四出，必欲得而甘心，那裏也難免不被尋到，除却這裏，祇何家可以安身，但他那裏，最容易被人想到，算來祇有住在舜民家中較妥，一則華門世族，從不與江湖上人來往，祇要深居簡出，仇人念不及此，二則小妹來時，爲防萬一，不特行蹤隱祕，還令義僕陳英，借往江西訪人之便，故佈疑陣，至不濟也引得仇人，緩上一步，祇劉家知道寶物在此，是否深悉細底，均有後患，但已

有人相助預防，當可無害等語，三人聞言，甚是高興，飯後問起詳情，才知小妹走到離村十幾里的上官塘，因知村上人烟稠密，意欲由左側山中小徑，繞越過去，路本不熟，行時匆忙，舜民語焉不詳，那條山徑，偏又荒涼冷僻，岔口甚多，一個不留神，將路走錯，岔向螺螄灣，繞馳了兩回，仍然回到原地，四面野草繁茂，落葉蕭蕭，更無人跡，後來心急無法，瞥見左側有一危崖，甚是高峻，意欲登高查看途向，將馬繫在樹上，攀援上去一看，認出所行之路，是個倒退死地，自己一入山，便把路走錯，祇有往回退走，回到山口，才能上路。欲速反緩，好生煩燥，趕急縱下，尋路退出，不料繫馬之處，正蟠着一條，七八尺長的烏梢蛇，馬一啃草，將他驚動，昂頭欲咬，幸馬靈警，纏纏又是活扣，瞥見有蛇，抖脫繩扣，撥頭飛跑，蛇也在後，昂首急追，小妹援至半崖望見，連忙縱落，取出身藏暗器燕尾梭，飛步趕上，由後面照准蛇的七寸打去，蛇頭立即飛起老高，撞落山石之上，蛇身也竄出兩丈來遠，才行止住。那馬驚駭之餘，依舊絕塵飛駛。小妹本來一縱便可追上，因見馬行之處，正是去路，心想馬多識途，自己不必疾馳，左就由此走出，隨他跑跑也好，跑了一段，方覺途向與崖上所見，彷彿不差，那馬倏地將頭一偏，往路側樹林中竄去，小妹方始心急，清叱一聲，跟蹤追入，馬本纏脫，馳入林不遠，便吃樹岔絆住，祇管奮蹄噴沫，苦掙未脫，小妹已自趕到，將他制服，匆匆整理好馬纏肚索，正待上路，忽聽前

面大樹後，呼呼亂響，勢甚勁急，連樹枝也跟着擺動，遠處樹上枝葉，却是靜靜的，小妹行家，一聽便知有兩能手，在彼惡鬥，不禁心動，忙把馬拉到遠處，裝着人已離林，然後施展輕功，趕將回去。隱身樹後，探頭往外一看，樹前乃是一塊畝許方圓的空地，四面都是合抱不攏的松杉，動手兩人，正是小鐵猴侯紹，和鐵扇子樊秋。兩下都未用兵刃，各憑一雙鐵掌，施展平生絕技，一聲不響，在那裏拚命一般苦鬥，二鐵相遇，俱是能者，祇管竄前躍後，似兩團灰色影子，在場中滾滾進去，神速如飛，腳底連一點聲音都沒有。那抬手動足之間，却是呼呼亂響，尤其二人掌風過處，祇離樹一近，樹上枝葉，便即震撼搖動，刀削也似，紛紛墜落，煞是驚人，小妹見二人功力悉敵，高下難分，不禁起了同仇敵愾之念，暗忖事真湊巧，侯紹此時一心一意，保護蘭珍，不負死友，義俠端的可取，如暗中助他一臂，將樊秋除掉，免去何家之行，豈不省事，雖然樊秋罪不致死，這等行徑，也欠光明，但爲父仇，免露形跡，使舜民多受虛驚，也就說不得了，但自己不願與侯紹見面，事後那有不見之理，方想侯紹目力不濟，精於聞聲下手，認人非隔近不能真切，下手之後，不與接近說話，又是男裝，也許瞞過，想到這裏，因適在虞家，樊秋中了自己暗器，並未顯出受傷之狀，安心想打他的要害，剛把手伸到兜囊以內，侯紹忽向樊秋說道，你這幾下手法，想要贏我，那還早呢，久聞你使着一把破扇子，在江湖上吹大氣，叫你要上一回，

你又不肯，樊秋怒道，我向來行事光明磊落，你不取出兵器，我也祇憑雙手，誰似你這無恥鼠賊，暗算計人，早晚自會要你這瞎賊好看，我如取出鐵扇子時，你早沒命了，話剛說完，便聽左近，有人接口道，姓樊的，你那把破扇子，還在你身上麼，告化子早沒了蛇要，還吹大氣呢，樊秋聞言大驚，一邊動着手，抽空一摸身上，果然自己珍若拱璧，多年來仗以一名，刻不去身的，這把鐵扇子，早已不知去向，這才想起從虞家，追趕侯紹不知去向，嗣往溪澗，洗滌身上穢氣，剛剛洗完，侯紹忽然出現，兩下動手時，因侯紹未帶兵器，爲他言語所激，將鐵扇子收起，打不一會，侯紹又說溪旁隣近官道，要打，須尋僻靜之處，說完，撒腿先跑，自己隨後追趕，趕到此地，不想林內，奔出一個小孩，對撞了一下，自己還恐將小孩撞傷，不甚過意，當時忙着追敵，什麼也顧不得，誰知中了敵人道兒，扇必在對撞時，被小孩乘便盜走，自己昔年曾有神偷之名，却爲小孩所算，大白日裏，隨身兵器，會失了盜，別的不說，這人先丟不起，怎不急怒交加，百忙中偷眼一看，前面老松樹後，似有兩條人影，一晃不見，料是敵人同黨，忙向侯紹怒喝道，無恥瞎賊，先時鬼鬼祟祟，施放冷箭，這時又埋伏同黨，盜我寶扇，你到底有多少同黨，是好的，都滾出來，看樊某祇一人雙手，懼你不懼，侯紹也沒想到他在追趕自己的功夫，會失了盜，聞言也頗驚異，隨說道，天，那有這樣的笨賊，連自己一把破扇子，都保不住，還自說嘴，真

不怕寒蟲，你侯四太爺，生平走到那裏，都是單人獨騎，永遠沒搭過伴，天下高人甚多，像你這樣，拿斗量，都數不過來，你偏目空一切，滿嘴放着邪屁，現世丟人，還不是你吹大氣，吹出來的，四太爺那有什麼同黨，樊秋罵道，瞎賊，還說沒有同黨，適才在虞家，這你這瞎賊時，那枝冷箭，莫非是那主人放的麼，侯紹道，放你娘的屁，四太爺的話，你偏不信，盜你破扇子的這位朋友，想必沒走，即便他是我的朋友，我事先也沒和他見過，你不會磕兩個頭，請出來，問個真假，連我也見識見識，樊秋未及答話，便聽先說話人，接口道，樊老四，說得對，他的確事前沒見過我，因你口出狂言，我師姪當你真有本領，想要開眼，先打算等你把侯老四打倒，我和你比劃幾下，他好像學兩招，你兩個老打不完，年輕娃兒，性子急，才把你扇子盜去，誰想你一點也不知道，他覺出你沒什麼意思，一賭氣，把扇子交給我，就走了，我也等得不耐煩，打算走吧，又想你仗着這把破扇子，在江湖上，跳了好些年，吃飯仗門面的玩藝，要是因為丟失，一氣上了吊，我師姪豈不造了大孽，有心還你，才提醒你一聲，你人還沒見，硬說我是侯老四的同黨，這不是笑話麼，想要扇子，容易，我看你也贏不了侯老四，他也是個有種的人，既敢拿屎盆子打你，事情沒完，你請他走，他都不幹，你不會跟他商量一下，暫且停手，等跟我要回這塊門面招牌，再回來尋他，見個高下，省得一心掛兩頭，乾生氣，幾千里跑出來，想謀奪人家孤苦女兒的東



西，煞非易易，要氣壞了回去，豈不罪過，樊秋一聽這片話，真是又刻毒，又挖苦，比起侯紹，還可惡可恨，無奈勁敵當前，絆住身子，兩下雖說着話，却打了個風雨不透，枉氣得怒火填胸，祇是分身不得，還口亂罵，又失了自己身分，祇得強忍忿恨，怒喝道：「你這滑賊，欺我與人對敵，不能分身，信口胡噴，算何好漢，是好的，報上名來，此時由你說嘴，我除了瞎賊，自會尋你算帳，侯紹因那人，口音甚生，喊自己侯老四，說話老氣橫秋，心中也有點不快，左就和樊秋打個平手，難佔上風，想看來人，是何路數，忙接口道：「姓樊的，不用發急，說狠話，我先寬你一步，你向人家，取那破扇子去如何，樊秋聞言，正中心意，喝道好了，少時再見，兩手一封面門，縱出圈去，侯紹也自收招停手，再往那發話之處看時，樹上空空，那有人影，樊秋高喝：「滑賊休走，朝前追去。侯紹見那人，身法如此神速，越想見識，也跟蹤拔步追趕，小妹自那人一發話，便知侯紹有能手相助，把暗器停發，暗中仔細查看，先覺人在樹後，祇看不見，後來又見枝頭人影一晃，便不再現，等侯紹話完，方見一條瘦小人影，由樹側飛起，轉瞬不知去向，好生驚訝，有心追去看個水落石出，自己又不願顯露行蹤，坐下還有一匹馬，是個累贅，騎馬決追不上，聽盜扇人口氣，雖似幫着侯紹，但與樊秋無什仇怨，未必便下毒手，反正早晚要去拜望何異，仍以尋他爲是，樊秋如爲人所殺，免却後患，自然快意，不則今晚侯紹必與蘭珍相晤，自知

究竟裏，此時既有外人在場，形跡還是隱秘些好，便不再追，回身尋馬，又繞了兩個山環，才尋到適才的山岔口，歸上正途，這幾下裏一耽擱，不覺多延了個把時辰，趕到白燕峯，業已斜陽臨山，炊煙四起，尙幸後山，祇有姜何兩家隱居，路上又遇見何家一個佃工，沒費什事，便自尋着，當卽下馬，煩下人入內通稟，自稱是何異世交後輩，姓關，由遠道來此，還給別人帶來一件緊要東西，必須見着主人面交。何家下人，多半都是江湖眼，看出來人，必有所爲，不是無故登門，知道主人隱居多年，不再出問世事，假說主人出遊未歸，尊客如有什事，不妨把話留下，或是示知寓所，家主回來，再派人相請，小妹方覺失望，忽見裏面，跑出一個清俊小童，一見小妹，便笑道，少爺請裏面坐吧，下人恐前言不符，忙插口道，烟兄弟，我已對客人說，家主人在家，請改日來呢，小童便個眼色答道，老太爺剛回來，叫我來看，有客就請呢，說罷，便領小妹往裏走，更不吝言，直領到後院靜室之中，請客落坐，獻完了茶，才行退出，小妹見何家院宇闊深，陳設精雅，證以平日所聞，方覺此老真會享受，一個白髮矮叟，已掀簾而入，見關便含淚道，想不到賢姪女，劫後遺孤，居然尙在人間，令堂老夫人還康健吧，小妹本沒見過何異，一聽所說，竟是深知自家底細，不由大驚，連忙拜倒行禮，何異喚起落坐，寒宣之後，互述了一些經過，何異聽小妹說明來意，又聽小妹，寄居虞家，乃堯民之弟，也是一個有俠氣的正人君子，越發

高興，便對小妹道，我與令先君，知己患難之交，當年我兩次大難，全仗解救，熱腸高義，終生不忘，近年我對外人聲言，隱居終老，不再與聞外事，實因那年，爲了令先君之事，問關赴難，強弱不敵，幾遭挫折，當時仗一朋友，居間解免，他與那賊至好，我又承那賊容讓，死裏逃生，並免屈辱，始終以貴客之禮相待，無顏再談報仇之事，又聽說令堂，與賢姪女，俱已遇難仙逝，無可奈何，祇得歸隱山林，滿擬把你世哥，教練成材，代我完此一段公案，偏他本質太差，又尋不到勝過我的名師，極自用功，苦少進境，前月蒙好友，給他一件兵刃，方覺有一線之望，不料賢姪女，奉母永康，居然無恙，又這等臥心嘗胆，苦心孤詣，故人有女，可見天道不負夢夢，令我喜極，至於賢姪女今日之事，我已得信，有一能手，暗中相助，此人本領，高我十倍，本來無須我去，一則想向令堂請安，二則賢姪女既來尋我，義不容辭，不論用着與否，均須一往，三則令居停長兄堯民，與我原有前約，今早還專人到此，也須前往相聚，去是必去，不過我今日還有一個約會，有些耽擱，今晚恐難相見了，樊秋尙有一同夥，隨後趕來，人比樊秋，還要蠻野，更有能人仗腰，雖然無妨，居停主人，一家文弱，終恐虛驚，賢姪女將門之女，定非弱者，騎馬容易被人驚，仍以步行速歸爲宜，此事至多三兩日，即可了結，以後祇管住在虞家，即便被那賊聞風尋來，也有有人擋他，不必多慮，堯民學識器度，迥異庸流，聽賢姪女之言，舜民似乎

不在乃兄以下，我以後必也交成朋友，常時來往，真有什麼事，總可商量，請轉答令堂放心，並代問安，天已不早，我不多留，等到虞家相見，再行細談吧，小妹本想詢問曉星是否來過，和他近況，因何異催走，料有原故，不及細說，匆匆辭出，將馬交給何異，明日着人與虞家送去，自己運用輕功，步行趕回，見着舜民一間，且喜無事發生，鐵扇子樊秋，並未再來，吃完夜飯，小妹蘭珍，算計侯紹，必來送信，便請舜民，宿在正房，自和江母，捨了園中居室，同住蘭珍臥室裏間藏寶室內，靜聽消息，並作萬一之備，到了二更過去，仍無動靜，小妹因白天，除侯紹外，又多出一個能手，當時沒有尾隨，不知結果如何，聽何異之言，敵我兩方，俱還有人，雖說無妨，終恐事情鬧大，累及舜民夫妻受驚，問心不安，那能人既肯爲已出力，必是昔年父執世交，偏何異藏頭露尾，不會明說，很想得知一點細底，久等侯紹不來，和蘭珍一商量，知道本村不當往來官道，雖無旅店，可是西市口，和巨集，兩大鎮，離此不過五里，人烟繁富，客舍林立，附近還有幾處野廟，暗忖自己既居在此，地理形勢，總須熟悉，卽請侯紹來了，自己也不見面，何不乘着月夜，前往一探，便和江母說明，帶上兵刃暗器，由虞家越牆而出，到了外面一看，野風蕭蕭，吹袂生涼，人家村舍，田畝畦圃，都沈浸在月光影裏，白如鋪霜，到處靜悄悄的，景甚幽寂，看不出有什朕兆，想往西市口大鎮上，微聞犬吠之聲，由左側野地裏，隱隱傳來，乍聽似乎

很急，叫不幾聲，忽然止住，附近村犬，聞聲驚起，到紛紛應和起來，知道兩個大鏡，一在村南，一在村北，這狗叫之聲，却在西北，深夜犬吠，照例一起百和，這時遠近相應，怎原叫處，到會沒了聲息，不禁心中一動，加以犬聲大作，恐驚村人出視，便施展起陸地飛行的功夫，逕由野地樹林中，往犬吠之處跑去，沿途俱是果林竹林，並無人家，一口氣跑出好幾里，方覺無什么意思，意欲回走，一回身，猛見來路左側，還有一座小山，來時吃樹林遮住，這時出林回顧，才得發現，暗笑真個粗心，連山都沒有看見，適才犬吠之聲，明明在此，如若有事，必在近山一帶，便往那山跑去，行抵山前，仍無朕兆，等覓路上，繞過山腹，剛往山那面一探頭，便見後山坡上，有一座廟宇，廟基不廣，牆頂頗塌，坍塌之處，廟前却有三畝方圓一片平地，稀落落種着十幾株松杉之類的大樹，蓬蒿野草，隨地雜生，倚崖而建，左右地形，斜削陡峭，惟獨廟前却極平整，近坡腳一帶，還有兩段石級磴道，想見昔日香火，必尚不差，心想野草這高，廟中十九無人住持，這類無主野廟，最是江湖上人，往來寄居之所，相隔虞家又近，來賊許藏身在此，也說不定，小妹來路，是橫着山腰的一條仄徑，危崖突出，草樹繁茂，正當廟前右側，中隔一條山溝，兩邊差不多高，如往廟內探看，否則便由崖際探升，攀援橫渡，到達廟後，居高臨下，雖便窺探，但是沿途沒有大樹隱蔽，月光正照山上，也容易被人發現，正定去取，忽發現坡下，還有一所

茅舍，和兩畝菜畦，菜畦盡頭，便是上廟石級，路中心蹠腿翻臥着一條大狗，看神氣似已死去，想起適才犬聲，略吠即止，不禁心動，止住脚步，隱身樹後，往坡上一細觀查，松濤吟風，清輝四徹，萬籟蕭寥，並無人跡，越看越覺那狗奇怪，便往溝中縱落，奔向狗前一看，全身不見傷痕，一摸額骨，已然碎裂，分明竄起急咬，吃人用重手法打死，皮毛不損，頭骨由裏陷裂，傷處不過二指，此人硬功之強，可想而知，越加驚疑，細查地上，還有兩三處溼泥脚印，天色連晴，算計那人，不知何處涉水而來，剛上坡去，時還未久，便捨了茅舍，沿着石級，掩身而上，到了廟外，見廟前一邊各有一塊方整青石，左右不遠有一老松，虬幹蟠伸，清陰在地，景殊清幽，石旁還有兩把竹凳，相對對列，更料廟內有人無疑，方欲入內探看，微聞廟內有人咳嗽之聲，忙往老松後一掩，身剛立定，猛瞥見一條黑影，自牆內飛鳥疾墮，縱落面前，定睛一看，乃是一個鬚髮花白的老者，穿着一身粗布衣服，身材不高，獺鼻鶴眼，闊口掀唇，兩粒眼珠，灼灼有光，貌相詭異，一望而知不是江湖上尋常人物，那老頭手裏拿着一疊荷葉包，一大瓶酒，一個粗碗，兩雙竹筷，和一篋盤生煎饅頭，一齊全放石上，將包打開，裏面盡是由鎮上買來的薰魚薰蝦油鷄白肚醬鴨醬汁肉之類的酒飯菜，又從身上掏出兩大紙包豆腐干和長生果肉，通放青石上面，將酒斟上滿碗，端起一呷，就去了多半，隨手撈起整隻醬鴨撕下一腿，放在口邊，一陣亂啃，晃眼

剩了一根空骨，又抓起一把果肉，滿塞口裏，嘴皮亂動，喳喳直響，跟着又抓了兩個饅頭，同塞口內，方始坐下，一樣跟一樣，酒菜饅頭，接連不斷，大嚼起來，小妹見那些東西，便七八個人，也吃不完，他却狼吞虎嚥，吃得那麼難看，直似餓瘋了一樣，正在暗中好笑，忽聽坡下，有人微噫了一聲，老頭一手端着酒碗，一手拿着半邊油雞，剛一偏頭，見一條人影，飛駛而來，轉眼到達，正是日間所見鐵扇子樊秋，跑到石前，舉手爲禮，老頭祇看了看，仍吃他的，並未起身答睬，樊秋逕往對面竹凳上坐下，問道，那廝可曾來麼，老頭道，你先不要忙，這樣好酒好菜，且吃了再說，樊秋笑道，你這老饑癆，傍晚吃了一桌整席，這歇又餓得這種樣子，你有夠的時候沒有，老頭一面大嚼鷄骨，斷斷續續的答道，小樊，你曉得什物事，人生於世，吃穿二字，吃比起穿來，更要實惠得多，我老葛生平別無所好，惟獨一飲一食，大有考究，尤其今晚這酒，是醉鬼祝二，分給我的，說是白燕峯老何家中陳酒，難得這好月色，有這種好酒湊趣，爲找下酒菜，我足跑了好幾十里，才得買到，能空放過去麼，這時候，我什麼都顧不得，豆腐干和果肉同吃，名叫素火腿，別有風味，你先跟着吃完，再說的好，說時，扔了手中鷄骨，又把豆腐干和果肉，塞口咀嚼，自不則聲，樊秋隨把竹筷拿起檢菜，跟着吃喝起來，小妹聽老頭自稱老葛，說酒是醉鬼祝二所送，心便一動，暗忖醉鬼，前月間曾說，要往友家賀喜，還借了自己兩吊錢去，舜民

乃兄堯民，歸途往何家投宿，主人正辦喜事，白燕峯姓何的，祇何異一家，他又好酒善製，此酒必是他取來無疑，醉鬼嗜酒如命，有多少也須吃完，怎會留到此時，還肯送人，這姓葛的老頭，必有來歷，祇母親平日所說，江湖上有名之士，偏無此姓，醉鬼既肯將自己從好友那裏討來的美酒，留送給他，可見交情甚深，聽語氣，醉鬼還是剛去不久，以他爲人，怎會和樊秋這類人，如此親密，好生不解，正尋思間，樊秋忽問老頭道，我剛上坡時，看見一條死狗，看那傷勢，分明是你做的事，一隻畜生，也侵犯不到你，何苦下此毒手，老頭鵝眼一翻，答道，我先並無心弄死他，自從酒樓分手，遇見醉鬼，給了我一瓶酒，沿途買了些酒菜，回到廟裏放下，忽然想起，日落前，縣城裏，還定做了一百個生煎饅頭，沒等做好，便吃一小鬼，將我銀袋偷去，追了一陣，沒追上，便遇見你，錢已先付了去，到時舖家已早打烊，却有一個堂倌，托住這一竹盤新出鍋的熱饅頭，恭恭敬敬對我說，日裏和我先要錢的堂倌是個替工，有眼無珠，認不出人，適才你那朋友回頭，說這是他故意開你玩笑，你老人家，並非誣吃的壞人，還是一位大財主哩，知你准回，怕你老年人，吃冷饅頭隔食，鬧秋後痢，代你給了加倍的錢，把冷饅頭，散給窮人，重新升火，加料另製一盤，在此等候，剛出鍋不久，不信你摸，還是熱的，日裏多多對不住，請你老人



家，不要見怪等語，我一問他說那朋友，又是日裏小鬼，我跑了這多年，真頭一回被人吃驚，還是一個毛頭小鬼，怎不有氣，不便深說，接過饅頭就走，心想小鬼，必還跟在後面，假作不經意，又去夜酒担上，買了豆腐乾長生果，往回路走，暗中留神查看，這時城外人家，多已息燈，快要走到，果見小鬼，在樹後探頭，我已氣極，縱起就追，小鬼腿跑頗快，繞着樹木人家，連逃帶躲，追了會，瞥見小鬼，藏在人家牆外，一叢小樹後面，因他人小鬼大，甚是滑溜，裝作未見，仍往前趕，等追過頭去，暗便神龍掉首，驚燕斜飛的身法，倏地倒縱回去，滿擬相隔不過兩丈，這一下，任他身法多快，也跑不脫，誰知又上了他一個大當，小鬼竟是安心惡鬧，算出我要由此追他，早安排下一個同樣大小的假皮人在彼，底下是個上蓋稻草的大糞坑，我去勢本猛，非掉在坑裏小可，還算臨變機智，往下落時，見小鬼低頭蹲伏，一點不動，心剛起疑，還沒想到稻草下是糞坑，等腳踏地，往下虛沉，同時小鬼替身，也被看破，方知不妙，趕緊提氣，向上一個側翻，雖未沉底，兩脚已然沾了好些，積年糞水，到還沒什臭氣，如換別人，定要全身墜落，灌滿一嘴了，這還不算，等我起身要走，又將鄉下人驚動起來，說我是賊，我不願欺負老實人，分辯了一會才走，再找小鬼，那有影子，隨在附近坡脚小溪中，將鞋襪脫去，連腳洗淨，穿上溼鞋，正往廟走，那狗不聲不響，從山石後，竄出來就咬，我已將他抓起甩開，那畜生偏不識向

率性連叫帶咬，撲上身來，本就有氣，順手給他一下，不想用錯勁頭，將他打死，我知坡脚下，住着一個鬚老婆，和一個寡婦兒媳，明早給他幾兩，也就完了，本想把鞋烤乾再出來，等我回廟一看，小鬼非但把日裏偷去的錢包送還，還給我弄了一雙，新緞子雙梁鞋，我一生慣好戲弄人，不料會在此，遇見定頭貨，還是一備十二三歲的毛頭娃兒，真叫人又好笑，又好氣，其實那小鬼，我真喜歡，算計他必有來路，定是受人指使，和我來開玩笑，許還就在附近藏起，看我哈哈，我現時一半等你，一半等他，越想越有意思，氣到沒有了，便捉到手，也決不與他一般見識，不過我的脾氣，你知道的，祇要有人，佔了我的上風，我當時沒撈過本來，那怕手操必勝之權，對方本領，多不如我，也是一走了事，不再過問，今晚不能將這小鬼擒住，天一亮，我就走了。樊秋聞言，驚道，我知你和空空兒一樣，一擊不中，便不再擊，但不是這等說法，一則你今日與那小畜生，祇是無心遇上，他又鬼頭賊腦，沒有出面，與我們的事無關，二則你若大年紀，一世英名，從無人敢捋虎鬚，却吃一個乳臭小兒欺侮，就此拉倒，說出去，太已丟人，何說事關重大，希世奇珍，非比尋常，這樣能手，也未免可惜呢，老頭道，我素來說一句，算一句，休說身外之物，那怕與人拿命來賭，祇一輸，便算數，決不更改，照例有什過節，都是當日找回，除非來人躲開，那是不算，我心裏既知小鬼，必在附近，天明前找不回來場面，仍還厚臉在此。

那算什麼人物呢，休看他滑溜，我吃完酒，祇一伸手，便能擒住，真要被他跑了，那是活該，樊秋道，其實你不幫忙，我不過多費點力氣，也沒要緊，不過你人丟得太不值罷了，如若人家摸準你的性情，故意使這一手，叫那小畜生，偷偷摸摸，乘你不留神，開個玩笑，事完藏起，叫你無從捉摸，等你走了，再來說嘴，又當如何，你說時，我已四外看過，這地方如藏有人，未必能逃我的雙目，祇恐未必在此，靜等你上當吧，老頭冷笑道，爲人不能虧心，我心裏的話，也得照辦，要論目力，你還差得遠呢，我說在此，一定在此，樊秋忽似省悟，朝小妹藏樹，看了一眼道，既然在此，還不早些擒住，我也看看他，是什麼東西下的，祇恐未必如你所料吧，小妹見狀，已看出樊秋疑心松後有人，故激老頭，早些下手，雖然藝高胆大，也自心驚，方自盤算，如被說會，如何應付，老頭冷笑一聲，倏的站起，朝古松看了一眼道，你不靈忙，等我啃完這點鷄骨頭，自會當場出彩，樊秋已自明白，知道老頭向例不要人助，意欲再激幾句，剛說小鬼如在，我早替你拿下了，老頭未及答話，猛聽對面一株枯樹上，有人發話道，你也配，憑你那雙狗眼，休說是我，再多兩個，也看不見，樊秋看那株枯松，粗逾兩抱，枝葉早已凋零，稀落落祇剩幾株老幹，橫斜盤曲，槎枒如戟，旁邊並立着兩株大杉樹，濃陰繁密，恰將枯樹，遮了一半，枝空無陰，不能藏人，語聲又明白樹梢上發出，心疑聽錯，人在附近杉樹上藏住，正在仰視，嗚鳥何方

瘋輩，如此大胆，陰影裏枯樹上，一株短幹，忽然無故墜落，竟是個小孩影子，原來那小孩，借着隣樹蔭蔽，和枯樹形勢，假作半段幹枯，早已藏身樹上，好些時了，這一來，休說小妹覺着奇怪，便老頭也覺小孩胆大聰明，所以所爲，大出意料之外，又是好笑，又是好氣，心想給他一點苦吃，隨手在石上抓起一把長生果肉，剛笑罵了一聲小鬼，往外一揚，小孩機警非常，似早防到老頭有這一下，身才着地，便往樹後一閃，十幾粒果肉，全打在枯樹幹上，小妹聽那響聲沈着，知道老頭內功，一定超羣，好生駭異，忽聽小孩叫道，老頭子，聽你說話像人，不像姓樊的，那麼沒有骨頭，又見你東張西望的，我明在你對面樹上，却看不見，恐你奈何不了東瓜，又去奈何葫蘆，尋別人的晦氣，才出來和你見面，你還倚老賣老，吹大氣呢，怎也和姓樊的一樣厚臉，沒說一句話，就想暗算人麼，是好的，請我吃點酒菜，談上幾句，再鬥他一個高低，莫被我这小孩，把你吃驚，也還還我饅頭新鞋的情，大家客客氣氣多好，說時，樊秋幾番想要縱起，俱吃老頭搖手止住，顧聽小孩嘲罵自己，實忍不住氣憤，怒喝乳臭小兒，也敢放肆，我非管教你一頓不可，說罷便往樹後縱去，小孩更是滑溜，由樹後一閃身，兩腳點地，輕輕一縱，便落到老頭面前，手指樊秋道，憑你這樣人，勝了你我也不光榮，我不和你一般見識，你們想雨打一隨便好了，小孩動作輕靈，小妹遠看，祇是一條瘦小黑影，落地便閃入樹後，勢絕迅速，沒有看清，這時

落在石前，小妹才看出小孩頭上，戴有一付面具，也是黑的，連頭包沒，祇露出一雙灼灼有光的眼睛，氣定神閒，站在當地，直沒把強敵，放在眼裏，知道兩人俱極利害，便樊秋也是成名多年的能手，老頭雖還未知是誰，看那神氣，必更在樊秋以上，他却嘲笑從容，沒把強敵，放在眼裏，因聽所說語氣，分明早知自己，藏身松後，恐老頭起疑看破，妄下辣手，特爲自己解圍而來，日裏舜民曾說，曉星救護堯民時，有一師姪同行，外號黑摩勒，十有八九是他，他與老頭，如此廝纏，定奉曉星之命行事，自己萬難袖手旁觀，正自尋思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樊秋二次又復追縱過來，小孩仍說他的，神色自如，竟連理也未理，樊秋怒罵畜生，剛要伸手，老頭倏地站起，圓睜起兩隻鷓眼，把手一擋道，沒你的事，各自吃你的去吧，樊秋知道老頭習性，再如硬來，靛翻就翻，祇得忿忿歸坐，指着小孩怒罵道，小畜生，少時再和你算帳，連你家大人，都休想我容讓，小孩吃吃笑道，姓樊的，不就是你麼，怎這樣不要面皮，你忘記日裏，我取你的那把唱蓮花落的破扇子麼，比時要你的好看，不是和破扇子一樣嗎，我師叔看你猴急得可憐，硬和我要去，賞還了你，還有好臉，在此說嘴，你看這位饒老頭，就比你強得多，人家真懂過節，說話算數。你既和他在一齊，也該學點樣，免得自己丟了大人，還叫你朋友，臉上無光，那是何苦，樊秋氣極，反無話說，暗忖日裏盜扇，竟是小賊所爲，看他神情動作，的是受過高人傳授，不過小小

年紀，如此刁惡，無論如何，也容讓他不得，今日已然丟了好幾次人，如連這小鬼，都鬥不過，異日何顏再混，老饞鬼常說，跑了多半世，老想尋一個刁鑽古怪和他一般的徒弟，多少年來，從未遇上，那怪脾氣的人被小鬼吃整，會不動火，就許看中，也說不定，這小鬼欺人太甚，少時如見不行，不問青紅皂白，便硬下辣手，管他身後是誰，再樹強敵，也說不得了，他這裏祇管胡思亂想，憤怒填胸，老頭仍是毫不介意神氣，笑嘻嘻望着小孩，把話說完，笑答道，小東西，你小小年紀，到真刻毒，你也挖苦得人夠了，不是嘴饞，想吃麼，可惜你晚下來一會，好的我啃完了，這還剩有不少醬豬肉，和果肉豆干，生煎饅頭，也還有些，你且吃點再說如何，小孩道，老饞骨頭，誰吃你那剩的，肥肉我更是向來不吃，菜我到帶得有，祇你這酒，沒處找去，我想向人討吃，老沒功夫，知道你還剩有半瓶，我已給你帶來，連菜都在樹上放着，等我取下來，用你的酒，就我的菜好了，老頭一聽，酒也被他盜來，暗忖出時，酒瓶竟在廟內，以後未離此地，小孩又是藏在對面樹上，稍有動作，萬無不見之理，重想不起，那酒如何被人盜走，小孩就地一縱，已往枯樹上飛去，小孩晃眼縱落，手裏提着兩個荷葉包，一葫蘆酒，老頭見不是自己原瓶，欲言又止，揭開瓶蓋，用鼻要聞，小孩一把道，我嫌你髒，你不要聞，以爲不是你的酒麼，實告訴

你，你掉糞坑裏時，我便帶了這一隻風鷄，一隻鸞鴨，跑到廟裏，將你那半瓶子酒，倒換

了水，才出來不久，你就跑來，無緣無故，打死了一條狗，進廟前，還東張西望，看看那裏藏得下人，預備少時出來一戰，手到擒拿，却沒想到，我會算計你看暗不看明，料遠不料近，假裝一株枯幹，懸在你對面樹上，我已釘了你一天，你連點影子，都不知道，到頭來，還是自己出現，你還有什麼說法，老頭哈哈大笑道，你這小鬼，也真算行，遣你那人來，必知我生平心口如一，說一不二，既不願和我鬥，傷了多年和氣，攔又攔我不住，這才把你支使出來，乘我不備，這麼一開玩笑，祇不被我看破捉住，便可把我打發回去，適才我實算你藏在身後老松之下，沒想曾在近處，我明知虞家藏竄，憑我這人，不能有此福分，即便到手，分來一半，也是留待異日，轉送與我有緣的人，天下事不可強求，現在總算被你吃整，雖然一伸手，就將你擒住，也不光顯，祇管放心，轉告教你那人，此事不但不再過問，從此提都不提，你自在吃完回去吧，小孩聞言，立即滿面喜容答道，聽我師叔說起，老前輩的威望爲人，還自不信，果然話不虛傳，這才真是英雄行徑，我以後也要學樣呢，老頭笑道，你這小鬼，不用說我前倨後恭的假客氣，這不過你靈巧胆大，什事都快了一步，適才真要被我发现，我這隻手一動，你連地整骨頭，都剩不回去，就是教你那人也都不能放過呢，說時，把手一伸，小妹見老頭右手上，多出兩個小手指頭，適才祇顧看見他吃得野相，竟未留神，猛的想起一人，不禁心中一驚，又聽小孩答道，老前輩，又料錯了，我今日所爲。

實無人教，並且來時，還有人再三攔阻呢，老頭略一尋思，忽然站起問道，是真的麼，你這小玩意，太討人歡喜了，剛說到此，樊秋素來量小，不能容物，睚眦之怨必報，見小孩與老頭，越說越好，已然氣上加氣，副聽老頭自甘下風，末了果將小孩看上，不由怒從心起，恐底下再說出收徒的話，小孩奸滑非常，受人指使，摸準老頭脾氣而來，現已改倨爲恭，如再乘機兩下一湊合，等他拜了師父，處着老頭面子，更不好下手傷他，忙搶口道，老饞骨頭，你和這小鬼，今晚的過節，就這樣算完了麼，老頭道，那是自然，我自己大意失着，那還有什麼的，你自辦你的，我到明早就走了，樊秋道，你祇管走，我一人也辦得來，那沒什麼，祇是這小鬼太已可惡，他又是侯紹一黨，不能容他在我面前猖狂，你話說完，該我和他算帳了，小孩方要答言，老頭連忙攔住，笑對樊秋道，樊老二，你當我護他麼，休看他人小，他還未必把你看在眼裏呢，不過事情總應有個分寸，他雖和你開玩笑，却沒和你交手，你在江湖上，跑了多少年，大小有個名頭，管他何人門下，你終比他年長得多，按理你應找他師長算帳才對，如若以大敵小，倚強鬥弱，勝之不武，不勝爲笑，小孩從旁搶口道，老前輩，我師父已然坐化，那姓侯的，更是不相識，現在祇有一位師叔，憑他十個，他也不是對手，本來我不值和他動手，因他專做以強凌弱的事，明知虞家，是個文弱好人，他會厚着臉皮，登門欺人，強討人家女人的陪奩，便是明例，他既想和我鬥，也讓他



碰一回釘子，知道小孩比大人，還不好欺，下次就老實了，樊秋聞言，氣得方要縱起，吃老頭舉手攔住道，等話說完，再打不遲，你忙什麼，他又不跑，樊秋憤憤重又歸坐，老頭道：你和他明打，大小懸殊，不好看相，你恨他，不是爲他日裏，偷你扇子而起麼。橋歸橋，路歸路，他偷你，你不會卽以其人之道，轉治其人之身，也去偷他，再不教他限定時期，再偷你一回，日裏你不經心，難道這回，也不經心嗎，過時沒有被他偷去，憑你按小賊處治，如再失盜，不問他用什方法到手，總算你本領不濟，連自己沾身東西，都保不住，那還與人再動什手，祇可認輸罷了，樊秋明知老頭偏向小孩，知自己手辣，怕有傷害，心中氣忿，吃話僵住，又說不上不算奉，猶笑答道，你主意到想得不錯，不過你這老饕骨頭，最是善變，隨心而欲，做事沒有一定，小賊偷我，你幫他不幫，老頭道，他有人幫沒有，不管，我是中人，怎能幫他下手呢，樊秋怒道，好了，那就教小鬼，從今日起，一日夜間，再盜我這把鐵扇子好了，但是一節，如被偷去，我萬事皆休，不再留此，如小賊偷時，被我擒住，那休怪我手狠，你說他人小，我却願意會他家大人是誰，扇子在我不上，祇你不暗中助他，不問他有多少黨羽，只管都來，盜去就算，並不限定他一個，小地方要答話，祇自己一人，無須幫手，老頭使了個眼色，搶口答道，這樣辦法很好，誰也不許再有改口，一言爲定好了，這時小孩因要飲食，把面具掀起，露出一張小大嘴，站在石

旁，一邊喝酒，撕鷄脯子下酒，把鷄鴨腿剩下，遞與老頭去吃，一邊往口裏亂塞饅頭，對於和強敵打賭一節，直沒放在心上，吃相也和老頭一樣，饞得難看，老頭見了，喜得直笑，邊吃邊說道，你這小鬼，不要過於自恃逞能，適才聽你所說，你那師父師叔，必是我的熟人，不知怎麼，會選到你這麼一個淘氣玩意，我就沒地方覓像你這種的寶貨，小孩道，你喜歡我麼，我師父已死，常時跟着師叔鬼混，他老人家，正嫌我呢，你要願意，把你那正反七十二解，形分太乙掌法，傳授給我，練完就跟你當幾年徒弟去，除了每天陪你玩，還供你好酒好菜吃，你看如何，老頭道，我早算計你有這心思，偏要擠我露出口風才說，真鬼透了，我收徒弟，不重儀式，以後行事，必樣樣得合我的心才行，還有我一生，沒收過徒弟，既收，當然不能受人欺負，今晚你偏和人打賭在先，休看我和樊老二，日裏中了你的道兒，那是萬沒留心你一個小孩，會有這麼靈巧，如真動手，你再加幾個，也是白饒，我老頭子不說，和你打賭的樊老二，便不好惹，他會用鐵扇子，點人穴道，又會內功，練成勁氣，還會用鐵豆打人，你去偷他身邊東西，越在十步左右，越容易被他打中要害，雖然有法子破，日裏你已偷過，知道偷他時最好對面下手，不問成功與否，須往右縱，他這右手，功夫不到家，是他短處，至少也傷不了你，這事總歸太難，我又說過，不能幫你，你如盜不成功，我是收你不收呢，小孩道，憑他這樣草包，沒有不成之理，他的毛病

短處，我全知道，你不用藉話指點，免他生氣，說你偏向，樊秋聽這老少二人，一吹一唱，一個明幫暗助，指點預防，一個學了乖去，還不承情，覺着小鬼固然可惡，老頭也太不講交情，有心翻臉，又覺許多不便，更恐老頭拿話，繞住自己，無事生非，越聽越有氣，實在不願再坐下去，忿然作色道：「扇子現在我腰間掛着，小賊你看清了，莫要白學些乖，到頭仍把二條小狗命送掉，累這無兒無女的老饞骨頭，沒有接代的人，斷了香烟，我自去廟中安睡，看你這一日夜間，顯什鬼門鬼道，說罷，不俟二人答言，離坐接連兩縱，便到廟前，再縱身一躍，越牆而去，小孩嚼着滿嘴東西，未暇回答，笑問老頭道：「老人家你看我逗得他有趣麼，老頭道：「你休得意，他因今日，連次吃齋，一半吃你盜扇的虧，不然候紹就不死他手，也必重傷無疑，把你二人，恨入骨髓，他手太黑，你難於近身，這把破扇子，看你如何盜法，你一個小孩子，和他這樣成名人物相敵，敗了都有面子，何況你在事前，已佔上風，他吹大氣，再妙不過，你怎還想說滿話呢，小孩道：「我聽去世考恩師常說，事在人爲，天底下什麼艱難，都有法想，我守定他這句話，不是一天了，任他手黑，我一定將他扇子，盜到手內，此時雖沒打好主意，不是還有一對時嗎，老頭道：「放屁，你盜不來，我這徒弟，怎麼收法，這般大意，如何成功，還有黃昏時，他和我說，日裏和小鐵猴，打得正緊，忽聽有人，在旁邊樹上答話，僅見人影一晃，隨即停打追去，追出老遠，

祇見着一張紙條，說師姪又將扇子要去，須得玩夠，才還，叫他今晚，單人前往原門處取扇，并無具名，不但那人，沒有追上，候紹本在他後面尾追，不知何時他往，也沒了影，那是大人口音，再說脚程如此快法，決不是你，打時林中還有一騎馬人，也未尋到，適才他往林中赴約，我因遇一舊友，沒有同往，去到這時才回，扇雖在手，神氣沮喪，我正忙吃，沒有問他，你就來了，其實我不是虎頭蛇尾，中途變心，一則他近年交了许多下作江湖，改了人性，二則來時，他沒約我幫他奪人東西，祇請我助他，開石取寶，鑄成之後，各分一半，我還說虞家世族文弱，如若恃強奪取，我決不幹，他又說對方文人，留此無用，已託人先容，以別的珍寶相易，並非謀奪，我才來的，誰知他竟瞞頭蓋尾，話有虛實，候紹一出來爲難，沒得如願，又遇見別的能手，簡直無法下台，和我再三好說，請爲相助，本就不甚願意，又遇見醉鬼，說起虞家爲人和新娶之妻的來歷，自然更不肯再管這事了，借你一淘氣，恰好收風，他恨我無妨，你却必須小心，那說話人，想是你師叔了，適才我已想過，照他這等行徑，目前祇有兩人，能做得出，但這兩人，一個是我舊友，他已多年不再問事，並且聽說，人在西北諸省，按說不會在此，不過事情難說，看你身法家數，好些像他傳授呢，還有一人，這些年來，屢想和他相見，有人說他，也很想見我，祇沒緣緣，老是彼此錯過，你且說說，這人是誰，你叫什麼名字，你的師父是誰，看我猜對沒有

小孩道，我到有個名姓，這幾天有點煩心的事，不想再用，如今把我外號當名字用，你叫我黑摩勒好了，至於我那師叔，向不許我對人說他名姓，說了他要打我，他本事又大，我怎麼掉花樣，也掉不過他，弄巧他這時候，就許在我身後頭站住，我破扇子還沒到手，師父拜得成拜不成，也不一定，先挨一頓冤枉打，那我太合不來，你一定要問，且把你猜的那兩人，先說我聽一聽，如猜得對，我便點頭，話不對我嘴裏出來，他就不高興，也不能打我了，老頭聞言，四外瞥了一眼，笑道，你這小玩意，到會搗鬼，你們這一套把戲，此時我已看透，還想掉搶花樣，我看幫助小鐵猴，和樊老二作對那人，不是丐仙呂瑄，便是司空曉星，知道我已受人之託，不願明鬥，摸準我的皮氣，合謀算計，等我不管閒事，對付樊老二一個，還不容易，弄巧連老醉鬼，都是你們一黨，那是準備弄翻了臉，出來做小花臉的，除此二人，別人既無如此本領，也不敢輕易就來惹我，祇有一樁奇怪，連我那麼素行不羈，想到就做的人，都不願欺壓良善，這兩人都是正人君子，素不與官府紳富交往，虞家與他有什瓜葛，這般用盡心機，代爲出力，難道說因爲那是天材地寶，並世難逢，和樊老二一樣，見寶起意，連人家婦女的賄奩物事，都想據爲已有麼，尤其醉鬼，終日昏昏，一場糊塗，身外之物，一件不愛，這件東西，分到手裏，決無此恆心，和長歲月，去煉他，也這般跟着垂涎則甚，小妹早從話裏形貌上，辨出老頭是誰，先頗駭然，不料變得

這快，竟會把黑摩勒收爲門徒，又聽出曉星暗中相助，與何異之言吻合，方覺此老不出作梗，再有能人暗助，事無決妨，忽聽腦後有人低語道，趕快隨我，一同出去，大驚回顧，正是何異，同時又聽樹前哈哈大笑道，老饑鬼，吃了我的好酒，還要背後說人，可惜你今番被小孩吃斃，全料錯了，看你日後，還有什麼說嘴，小妹一聽語音，便知是醉鬼奚醒，因何異令他速出，不及細看，隨往前面走去，老頭本覺出，樹後有人，未及回看，奚醒便管斜刺裏，縱將過來一嘲笑，恰將何異小妹二人，縱跡掩過，老頭見樹後走出兩個生人，瞪着一雙鶴眼，方要張口，奚醒知他生疑，仍做不知，接說道，這位便是酒主人，杜仙山白燕峯的何老兄，同他姪女兒，你不是想到他家去麼，他適才與我相遇，聽你在此，要請到他家賽一賽酒量，約我一同踏月拜訪，我因有點別的耽擱，叫他慢慢走一步適才事完起來，樊老二正和小黑拌嘴，我懶得見他，藏在一旁，本心想等老何到了再出來，不料你們說來說去說到我的頭上，我才出面，老何也到，老頭望着何異，剛把怪眼一翻，何異已搶前施禮道，久仰葛兄大名，今日才得拜識，幸會得很，老頭也轉了笑容，還禮道，何兄不瞞你說，起初我聽人說，你那出手雙絕的本領，久意想和你鬥上一鬥，老沒機會，後又聽說，你已入山隱居，也就罷了，今日遇見醉鬼，才知你還會釀這好的酒，把我癱頭勾起，你若不來，早晚之間，非去偷酒不可，你這一來，我倒不好意思了，奚醒笑道，老何你聽

聽，我說餓骨頭，自會尋上門來，你偏要引賊入室，這不是自招了麼，何異聽二人玩笑，也半莊半諧答道，葛兄素有神偷雅號，酒量食量，更是並世無雙，小弟不才，飲食一道，粗知料理，家藏陳酒，也還不少，葛兄如欲一過酒食之癮，便請即日命駕，下榻舍間，作一平原之聚，聊盡區區東道，欲過偷癮，也請早賜光降，小弟定當厚固牆宇，率領家衆，日夕小心戒備，好讓兄台，施展神偷妙術，俾得一開眼界，不過心儀已久，不論以偷來，或以客來，均盼從速好了，老頭哈哈大笑道，久聞何兄，快人快語，果然話不虛傳，祇是酒還沒吃你一杯，先說平原十日之聚，未免小氣一點，奚醒道，聽他呢，他說，恨不能和你賭飲十年酒，每日不醉無休，怎說十日，這是他近十年來，染了假斯文習氣，動不動拋文引典，酸上兩句，却吃你笑話了，何異方要答話，一眼瞥見小妹，站在身側，老頭正打量他，忙道，我祇願說話，還忘了給你引見，這便是七指追魂，神偷葛鷹，葛老前輩，快些上前拜見，小妹聽那老頭，果是適才猜想那位名馳西南的七指神偷，連忙躬身施禮，喊了一聲葛老前輩，何異指着小妹道，此女姓江，乃我故人之女，本領資質，俱非庸流，尤其是他幼遭孤露，韶齡奉母，隱居江鄉，母又衰年多病，祇她孤身弱女，每日衝冒風濤，以奉甘旨，從無缺欠，孝行至性，實爲少見，適聽我說，老兄來此，久仰老前輩當世義俠，要想拜識，故此帶來，他還做得一手好菜，此次駕臨，定要精製幾樣奉敬呢，內行人眼裏

一看便透，葛鷹本看出小妹二目，精光湛然，英芒內蘊，氣質凝煉，有異尋常，分明上層內外武功，均有根底，可是聽何異這番說詞，從小奉侍病母，不曾離開，那有餘閒，尋求明師傳授，再一細加觀查，此女功候，竟比黑摩勒，還要深純，小小年紀，能到此境，定是家傳無疑，祇是近數十年，江湖有名之士，縱不盡識，也都知底，從沒聽說有這麼一個姓江的，好生驚奇，便問此女之父，叫什名字，奚醒故意搶答道，交淺不能言深，老何你先不許說，由他猜去，小妹不是還要做菜請他麼，等到你家，是做客人，是做賊，身分定了，再說不遲，小妹一想，何奚二人，明知自己住在虞家，事前不會商量，却代自己出口請客，這七指神偷，以前母親曾說過他與亡父，還有過一點小過節，父事母所深知，獨這一件，生前不知什事岔過，沒說結果如何，僅知他右手大拇指上，多出兩個枝指，武功絕倫，除亡父外，極少與之比肩，更精點穴，和用那怪手練成的掌法，能十步抓空，並打傷人的要害，生年好酒好吃，滑稽玩世，喜歡偷富濟貧，常和朋友以偷盜打賭爲戲，本領高強，皮氣古怪，每以喜怒爲好惡，隨心任性，不拘小節，手底更是又黑又準，最重先入之見，心以爲是，決不更改，稍一勉強含混，被他識破，翻臉便不認人，又生就一對靈耳，那怕睡夢之間，稍有動靜，便被聽出，仇敵越來越多，誰也不願多和他親近，母親因他利害，還詳說了他的形貌神情，命將來外間遇上時，格外留意，何異與亡父深交，有什過節



料必知道，這等說法，定有用意，醉鬼又說第二次，恐是點醒自己，不能再不答腔，隨接口道，小女子幼侍家母，學了幾樣粗肴野蔬，不過聊表敬意，那有何老世叔，家庖精美，但不知老前輩，何時命駕，也好當晚趕回，稟明家母趕往何老世叔府上，準備製辦，以免過於草率，更重不恭之罪，何異所說，原有深意，奚醒到是聽出話裏有因，才隨聲附和，何異見小妹慧心領悟，心中暗喜，葛鷹笑道，我常說，好資質女子難得，何況已有一半成就的小孩，不想一夜之間，竟會遇見兩個，我知宴無好宴，吃人嘴軟，這黑頭小鬼，受人指使，把我耍了個不亦樂乎，末了却拜我爲師，如非三年前，受那死狗暗算，將我雙耳震壞，也沒這糟，現在樊老二那把破扇子，尙未盜來，如盜不成，我算是白吃了虧，連徒弟都沒收成，這個小姑娘，心裏靈使，都由眼睛，隱隱現出，保不定你們又是打我什麼主意，可是我生平，偏愛像他兩個這樣的小孩，見時我已心許，且不管這裏頭有什故事，我一準等這小鬼事完，不問盜成與否，定去白燕峯何家，先做些日子酒客，走前再大偷一回，過過我的癮如何，黑摩勒原裝不識何異，人來仍吃他的，並未理睬，聽到末句，忽然喜跳道，這酒是何家製的，我聽你說過，好吃極了，不論如何師父總要帶我同去，你做客，我幫着吃，做賊，我也幫偷，你看如何，葛鷹笑道，呸，不要臉，這時就喊師父，你扇子到手了麼，黑摩勒胸中，已有成竹，料定可以盜來，笑道，這有何難，你不用忙，酒已下肚

再等我吃完這半隻醬鴨，肚皮吃飽，走還廟去，手到拿來，但是一件我有我的手法，這次偷人東西，你們都在廟外頭等，不許進去，一則省得這廝，說你想收徒弟，暗中幫我，二則免得被這兩個老頭子，學了乖去，還讓那廝說我人多，奚醒哈哈笑道，老鬼你收那小鬼，油腔滑調，和你一樣調皮，真像是一個爐裏鑄出來的，沒二樣貨，這倒不錯，幾時我也收個小醉鬼，接接我的衣鉢，葛鷹沒有答理，瞪着一雙怪眼，朝黑摩勒看了又看，正色說道，說歸說，做歸做，當着外人，你話莫說太滿，你如盜他不來，雖說年紀小，不要緊，到底不好落場呢，黑摩勒道，師父祇管放心，你在這裏，至多等到天亮，我如不把這廝破扇子盜來，你說你不收我做徒弟，我從此也不再見人了，不過扇子到手，他要追出來，不認帳，我却不願和他這樣不要面皮人相打呢，葛鷹道，那是自然，祇扇子一沾你的手，便算他輸，底下都有我呢，他定在廟裏練內功，未必想到，你敢當時一人下手，立竿見影，看是繁難，或者還有機會，試一試去也好，反正要到明天夜裏，盜不成，你算輸，去試試看也好，黑摩勒隨把手中鴨骨，往草地裏一扔道，如若我不出來，不到天亮，誰也不要走去，把我戲法弄破，盜不來破扇子，却莫怪我，葛鷹笑道，樊老二真要把你弄死，我也饒不了他，依你就是，黑摩勒道，我如被害，祇能怨我沒有本事，你說這話，豈不又叫他說你偏心，奚醒道，小鬼頭，此時由你說嘴，到了天亮，要不成功，我們都等在此地，看

你有什面孔，出來見人，黑麀勒道，進也不要緊，我師還沒正經拜，可是他拿話繞人的本事，我已經學會，盜不出來，自有一番交代，反正有你酒吃，你等着吧，說完，仍把面具帶上，縱身越牆而入，奚醒笑對葛鷹道，這小鬼頭，頑皮透頂，你將來不好好管教，留心給你現世呢，葛鷹把眼一瞪道，沒這種事，因為舉動說話像我，才喜歡他呢，實告訴你，今天在酒館才一見面，我就把他看中了意，便今晚盜不成功，我也收他做徒弟，不過不許再管這閒事罷了，奚醒道，你向來做事，心口如一，小鬼頭有什好處，你這樣看重，連爲他瞞心昧己，都願意呢，葛鷹道，你那知道，樊老二這次的約我幫忙，本就是當時利用，沒安好心，此寶目前，祇有我和寒山老尼，能開取錘鍊，因寒山老尼，精於劍術，難請，人又正派，連我都不肯強奪好人東西，何況是他，又不相識，無法請教，此外還有一人，也能勉強開煉，與樊老二是相好，這廝偏出了名的心黑，遇上便宜，六親不認，實在無法，才找的我，起初怕我不來，一意苦纏，說得滿好，等我答應，漸漸露出私心，意欲煉成之後，借着我會說過，我非此寶主人，得後無此恆心功力，去長日習練，如作防身，又用他不着，分得來，也是留待有緣，這一番話，變方設計，和我掉槍花，我已不大高興，後來他往金華劉家搗鬼，我料他對我所說，不實不盡，暗中跟去，一查考，才知那劉家父子，爲富不仁，俱是衣冠禽獸，勾通狗盜金鵬白鳳娃夫妻，想拿至親虞某送禮，不想被隱

居富春江邊，化名蘇半瓢的獨叟吳尙看破，他和虞某，新交至好，暗將狗盜圖記擄去，狗子金庭玉，本和他有仇，慫恿侯紹埋伏中途，老吳受了辣手暗算，不久身死，侯紹吃了目力不濟的虧，誤殺好友，悔恨已極，逼着狗盜夫妻，從優埋葬，老吳隱居，原爲撫一幼女，那情節也和侯紹傷他，大同小異，誤傷好友全家，意欲以此滅孽補過，不想仍遭同樣報應，他素稱神算，不知怎的竟未算出狗盜夫妻，爲恐天門三老得信，不肯干休，來爲老吳復仇，害怕都來不及，怎還敢來尋他義女的晦氣，祇恨事由劉家狗子而起，喊去責罵了一頓，都是你這酒鬼，醉後胡說，被樊老二聽去，知道此女，已奉老吳遺命，嫁給虞某，粧奩中藏有此寶，先把我約定，再去恐嚇狗子，逼他寫信，向虞某詐索強取，我素不肯欺壓良善，何況又是故人給養女之物，當時便改了主意，祇是心中奇怪，此寶另有主人，與我還是舊交，後來爲人所害奪去，我因雙方，都是朋友，死者全家喪盡，沒有後人，無從暗助爲力。心雖不忿，未使出頭，爲防他請我開石取寶，特命人尋找幾次，俱都未去，聞他得寶以後，無處尋找良工，我又堅決不去，遲延至今，已有多年，不曾聽人提說，怎麼無緣無故，到了老吳手裏，想藉便看看真假，故意叫樊老二先來，另約地點相見，不料侯紹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，早探明他的行逕，埋伏在彼，給樊老二吃了一點苦頭，當時丟醜，我原意由樊老二自去胡鬧，我自往街上買醉，等他將寶取來，看出是假，奚落他一場，如

若是真，再繞着灣，原封送回，才端起酒杯，便與小鬼相遇，葛鷹滔滔不絕，正往下說得起勁，忽聽一聲師父，黑摩勒已在廟牆上現身，晃眼縱落，笑嘻嘻跑來，手裏拿的，正是那把鐵扇子，連去帶來，共總不過吃頓飯的功夫，這一來，休說小妹看了驚異，連葛鷹也都萬想不到，會盜得如此神速，鵝眼圓瞪，未及發話，醉鬼奚醒，已先笑道，老頭，你總算有眼力，先收他做了徒弟，頂多叫人說是青出於藍，不致再有別的笑話，要不可的話，你那神偷的好招牌，今夜就算倒了，葛鷹道，放屁，除開樊老二，甘心送上，這裏頭必還有別的隱情，憑小鬼一人，看他那麼機警聰明，不是沒望，決沒這麼容易，你當樊老二是好吃的麼，黑摩勒賠付，這老頭果然利害，師叔再三勸我拜他爲師，到是不算冤枉，這事必須如此答法，才沒褒貶，便笑答道，師父不必追問，剛才我不說麼，戲法人人會變，各有巧妙不同，做賊不是什麼體面事，紙老虎戳穿，一錢不直，不管我是怎麼偷來的，反正我從樊老二腰間親手解下，就算成功，不信你找樊老二問去，定要追問詳情，法不傳六耳，沒人時再說好了，葛鷹一聽黑摩勒，竟由樊老二身畔，親手解下，知無虛假，又是喜歡，又是驚奇，何笑二人，原知司空曉星，暗中相助，先未覺異，及聽這種說法，也是暗中驚訝不已，葛鷹剛誇了一句好徒弟，你真行，忽見廟牆上，又是人影一晃，隨聽怒喝畜生小賊，快納命來，聲隨人到，箭一般直向黑摩勒立處撲來，隔老遠便將雙手伸出，帶起

虎虎風聲，眼看抓到，小妹見來人，正是樊秋，兩下相隔十來丈，一縱卽至。縱時用飛鷹攫兔的身法，身子往下一矮，足登廟牆，頭前腳後，雙手微拳，臨快到邊，倏地掌心向外，左右平分，由外轉內，畫一圓圈，收向前胸，將力運足，再化成神龍探爪之勢，向前發出，這等極惡毒的掌法，非內外功到了上乘地步，不能施爲，看神氣，真力已用了足夠九成，常入挨着一點，固然筋斷骨折，萬無生理，便被那掌風擊中，輕則身受重傷，成了殘廢，重則也必震傷內腑，也難倖免，不是深仇宿恨，急怒攻心，怎會下此毒手，樊秋一面情急拚命，黑摩勒竟似沒怎在意，暗道不好，剛想施展暗器，何異在旁，已有覺查，忙使眼色止住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小妹同仇敵愾，心念微動，這瞬息之間，猛聽葛應厲聲喝道，樊老二，真正不要面孔麼，同時又是一個聲隨人起，這次却是改進爲退，葛應雙手迎頭，往外一推，樊秋撲近黑摩勒頭上，尙有數尺高遠，腳還沒有沾地，竟在半懸中，倒震出去三丈來遠，落於就地，怒氣沖沖，指着老少二人喝罵道，這事我不認輸，扇子還我，叫這小賊畜生，二次再偷，輸了，我從此不在人前出面，如若不然，任你老饞鬼，怎麼讀，我也取他狗命，葛應本覺黑摩勒，盜得太易，必有原因，笑道，天底下也有你這樣厚臉皮的人，且把你那篇歪理，說出來我聽一聽，當着衆人，祇講得通也行，難得你這般年紀，多少也有過一點名頭，輸了賴帳，還用辣手傷人，真正混帳透頂，樊秋怒道，老

饑鬼，少要口裏不乾不淨，你這種反覆無常的小人，本來不值和你多說，你問小鬼，他惡不，黑摩勒笑嘻嘻道，你還好意思說哩，我和你有什客氣頭，反正破扇子，是我親自由你腰帶上解下來，並沒假手他人，你也親眼看見，再想抵賴，一則情理上，講不過去，二則我也沒有這多功夫，和無賴糾纏，虧你先前還說，讓我找幫手，祇盜去就算數，怎又厚臉抵賴起來，實告訴你，今晚認輸一走，是你便宜，我那幫手，本領比我勝強十倍，如要和他較量，你再饒上十個，也是白送，破扇子是你一生招牌，先說的話算數，你就認輸拿走，此時不拿，我要他無用，明早就當路拾交官了，樊秋怒火頭上，一出來便把話說錯，答不出個理來，自己縱橫江湖數十年，何曾受過這等奚落，聞言不禁羞惱成怒，暴喝一聲，又要撲上，萬鷹早聽出樊秋，雖吃了冤枉虧，扇子確是黑摩勒，親手盜下，見他話答不出，又想傷人，如何能容，立即乘機變臉，把雙鶴眼一瞪，厲聲喝道，樊老二，且莫妄動，先前我原說，他盜來扇子，我才收他爲徒，比時祇做中人，兩下均無偏袒，他進廟以前，說是一進去，便手到拿來，我還不信，誰知果然如此容易，他便假手於人，你也不能不算，何況親手自取，他既成功，便是我的徒弟，打算欺他，從此休想，你如不服，來來來，你有什麼本領，祇管和我施展好了，樊秋氣得把牙一挫道，小鬼畜生，欺人太甚，我不殺他，情理難容，你這老賊，雖狗往裏咬，但此次是我約來，如若和你動手，斷不量

小，我錯把瘋狗，當人用，祇好自認眼瞎。老賊不必逞能，暫時我先讓你一步，明早離開此地，再如相遇，便是仇敵，我自會尋你這老賊小賊，一齊算帳，我失陪了，說罷，怒氣沖沖，轉身就走，黑摩勒知他敵不過葛鷹，自找台階，高喊道，樊老英雄，慢走一步，你這把仗他成名的鐵扇子，還沒帶去呢，放在這裏，沒人照管，被別人拾去，我們不賠啊，樊秋祇做不聽見，頭也未回，竟自走去，葛鷹道，他已氣得夠受的了，你這小娃家，怎如此尖酸刻薄，一絲不讓，黑摩勒道，我一點也不刻薄，不然，方才就要他命了，憑他那點本領，就想欺人，還差得遠呢，誰還怕他不成，葛鷹道，樊老二比我雖差一籌，目前也沒幾個，能佔他的上風，據你說，好似當面親手解下，難道他是死人麼，黑摩勒道，沒對你老人家說，法不傳六耳麼，拜師之後，沒人時，自會對你老人家實說，忙什麼，葛鷹笑罵了一句，淘氣小鬼，更不再往下追問，何異知他受了司空曉星叮囑，不便明言，看了小妹一眼，對着葛鷹笑道，樊秋今晚不但吃虧受氣，因他急怒太過，連言談舉止都失身分，我們不知恁得這快，也沒避開，明早回味，必然省悟，此人素來好強任性，對賢師徒，雖恨切了骨，虞家到不致再有擾害了，小妹明知何異，借語點醒自己放心，也將頭微點，何異又接說道，今晚好月色，難得老兄新收弟子，令高足又如此爭氣，破廟荒涼，何妨即時移寓舍間，先謀一長夜之飲，明晚再由小弟設筵，與賢師徒作賀，就便行那拜師之禮，後日再



開幾罇陳酒，同嚐我江姪女的佳肴如何，奚醒首先拍手稱妙。黑摩勒也搶說道：師父，我替你取那破包袱去，那半瓶假酒，和破鞋，不要了吧，葛鷹笑罵混帳東西，黑摩勒笑嘻嘻，越牆而入，何異笑道：有其師必有其徒，頭天認師父，便當人揪你頭皮，這小頑意忒刁鑽，你這師父不好當呢，葛鷹道：不勞費心，我正要他這樣，才開心呢，黑摩勒去膏盞茶時光，方把包袱取回，說是適才吃多，拉了泡屎，何異算計曉星，必然還在廟內，便對小妹道：我四人走了，你見令堂，代我請安，後天你到我家，宴請葛老前輩，再見吧，小妹連忙應了，當下五人分作兩路，一同起身，行時何異故讓葛鷹居前，手指古廟，朝小妹打了一個手式，小妹會意，遙望四人去遠，重又返回，因為圖近，由橫裏路上，相隔廟前，約有四五丈長，便聽兩人問答之聲，閃身樹後一看，廟前老松下，忽然多了兩人，一個中年，一個長身老者，銀髯飄蕭，貌相奇古，宛如圖畫中人一般，看神氣好似新由廟中走出，緊跟着廟牆內，又先後縱出一個小孩，也和黑摩勒一樣打扮，如非頭上面具，搭向腦後，露出本來面目，幾疑黑摩勒，重又回轉，心方奇怪，小孩忽向二人，低聲說了兩句，老者說，喚他來吧，語聲才住，小孩倏地反身一躍，便到了自己身前，幾乎嚇了一跳，因自己正祕行藏，雖知三人，決非敵黨，但不欲多見生人，以爲小孩，有事他往，忙往樹右一閃，待要閃開，誰知小孩一落地，便站住不動，朝樹後喚道，姊妹快出來，我是

蘭珍姊姊多年不見，乳名丑兒的兄弟，不是外人，我師父蕭隱君，和司空師叔，喊你過去說話呢。小妹一聽，小孩是蘭珍之弟，那中年人竟是司空曉星，尤其蕭隱君，久聞大名，從未得見，居然在此相逢，還給自己出力，怎不喜出望外，忙即走出，笑問道，你就是蘭姊的令弟麼，他想你不是一天了，小孩把怪眼一翻道，那個自然，不是爲他，我還在黃山，不來呢。祇他被仇人嫁給人家做小老婆，太沒有出息了，要跟我學，今生不討老婆，他也不出嫁，尋一好女師父，學本事多好。師父喊你，快走吧。小妹見他，長得一張又凹又扁的臉，短鼻如山，却往橫長，又寬又厚，闊口嗜唇，偏長着上下兩排白細整齊的牙齒，圓額墳起，濃眉高凹，幾乎簇成一字，眉下緊接着一雙暴眼，偏是白多黑少，碧睛如豆，說起話來，滴溜溜亂轉，身材尤爲矮小，端的又醜又怪，再聽說話，也是怪聲怪氣，雜亂無章，心中好笑，見他已然催走先行，隨走隨答道，令姊此事，也有苦衷，況且虞家仍是按禮娶妻，未以側室相待呢，小孩又翻眼睛，回臉答道，人家已有老婆，還說不是做小，你告訴他，要想見我，自來這裏，我不能上門，去認這家做親戚，小妹因將走到二老面前，不願再多爭辯，含糊應了，先開口叫了聲司空世叔，正要下拜行禮，曉星搶攔道，姪女莫忙，這位老人家，便是三十年前，名滿天下，人稱乾坤八掌地行仙，後來隱居黃山天都始信雨峯的陶元暉，陶老世伯，與令尊生平莫逆之交，這次特爲你事而來，快先上前

拜見，小妹聞言大喜，忙向二人，相次行禮拜見，起立恭身問道，姪女常聽人說，黃山天都峯，隱有一位姓蕭的老前輩，始信峯頂，也結有茅蓬，陶世伯可與這位老前輩，同在一齊麼，司空曉星道，豈但一齊，那便是他的化身呢，你陶世伯，自從得了一部玄門煉魔秘籍，便即改姓爲蕭，隱名避世，移居黃山，連令尊和我那樣好友，先都不知他的踪跡，不料世緣未了，情出不得已，入山不幾年，又管了幾次閑事，舊名雖隱，新名又復大著，因他有姓無名，江湖上都稱他做蕭隱君，其實是二實一，本心遷地爲良，偏又難捨黃山松雲之勝，遷延至今，惹下好些牽纏，他隱退時，你還未生，定不深悉，歸問令堂，自知細底，當年令尊遇害，如我二人，有一在側，也不致鬧得那麼糟法，後來我們得信，已然無及，這多年來，並非忘却死友，視若路人，一則令堂應變，智計過人，更有志節，立志撫孤，使親女手刃父仇，寧可十年薪胆，受盡苦辛，不向外人求助，不特仇敵爲他所愚，連我二人，和天門三老，都把傳言，信以爲真，心想令尊身後無人，對方與我諸人，也有一點交誼，又非庸手，獨往既難制其死命，約同下手，一則以衆凌寡，不是我輩所爲，他如認低服罪，更難遽下毒手，你陶世伯心腸最熱，爲此籌思多年，恰巧他去年，路遇天門三老中的馬野塵，發現他昔年所收的一個徒弟，並非兪家醜子，實是令尊骨血，此事祇可問你義姊蘭珍，醜兒親母，是否名叫添香，難產將亡，由馬野塵，用延命丹保全，生子以後，便

閉居高樓，不再見人，後來自盡的，便得知端倪了。虞家有一表弟，名叫周鼎，也是你陶世伯的門下，我本不知你事，因化名蘇半瓢的吳獨叟，爲侯紹誤殺，暗護遺孤，日前無心相遇，我疑他要往虞家鬧鬼，暗中監查了幾天，覺他行徑難測，又遇醉鬼奚醒，追問出一點真情，正遇樊秋，投函詐寶，暗助了侯紹一臂，隨往何家，恰值你陶世叔在彼，才得全知，姪女便去，我知那老偷兒，生平從不輸氣，甚是難纏，又有別的瓜葛，不願和他明鬥，主意還沒打好，我師姪黑摩勒，竟和他路上相遇，見他在酒店裏，開人玩笑，看出是個有本領的能手，心中不服，乘機將他銀袋盜來，見我一說，我知他闖禍，本意叫他送還，繼一想這樣，老偷兒仍未必干休，莫如率性叫他跌翻在小孩手裏，此人有一古怪脾氣，當時不能找回面子，那怕別處遇上，你死我活，所行的事，立即作罷，對手又是一個未成年的小孩，如被吃驚，真是哭笑不得，明日必走無疑，他一走，剩下樊秋，就好辦了，可是老偷兒一雙鬼手，利害非常，人丟太大，稍一疏忽，命便來保，於是想到他那功夫，正對黑摩勒的路數，事後如乘他無法下台，面子難堪之際，拜他爲師，十九應允，於是教了黑摩勒一番話，命其夜來前往，他先說世上，除他師父，和我而外，決不再向別人低頭，後經勸說，已然應允，安心想學人家本領了，依然把人家戲耍了個不亦樂乎，我沒想到他如此逞強任性，會當時就走，等我按時趕到，他已露面，和樊秋打賭盜扇了，我看

出老偷兒，愛他已極，拜師說，已有成議，才放了心，這小孩真正胆大包天，淘氣透頂，未從拜師，幾乎把師父送到糞坑裏去，那樊秋那樣強敵，竟敢公然和人定約，盜取貼身之物，總算運氣太好，一方是化敵爲師，從此學得不少祕傳，一方又遇見陶兄師徒到來，暗中相助，處處都佔了上風，可是樊秋決不甘心吃虧，此仇非報不可，第一是尋小鐵猴，第二是老偷兒師徒，更有你那藏珍，是他多年夢想之物，寧肯丟人搶臉，自壞品行，受人唾罵，也必要弄到手裏才算，照他今日那樣氣急敗壞不要臉的行徑，說不定假作負氣他去，等事稍冷，使人料他仇未報前，不會再來，突然乘機篡奪，此番不是明搶，就是暗盜，寶物雖重，却難不到他，固然令堂與姪女，俱非庸流，未必不是對手，但也除不了他，失寶自是不好，動上手再被逃走，傳說出去，踪跡定被仇人知曉，也是不妥，樊秋至今不知蕭隱君，就是當年的陶元曜，以爲目前祇有兩人，能夠開鑄，此事正好借重小鐵猴，用魚目混珠之計，由我做一假字帖，代蘭珍編造些先人得寶根由，尋塊假石，貼在上面，令小鐵猴盜去，尋一深山古洞藏好，故意顯些踪跡，在他眼裏，再把虞家失竊之事傳出，看是如何，再作計較，好在他二人深仇早結，不這麼作，也是一樣，無什相干，你那對頭，近來聲勢浩大，手有名劍，加以同黨能手甚多，要報父仇，非將石中金精取出，煉成寶劍，難望成功，放在虞家，除啓外人覬覦，日夕操心，別無用處，最好拜托你陶老世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圖補過，以對死友，用心尙是君子，況且你父，原有致死之道，臨危還有遺囑，不許家人戚友報仇，此紙尙在吳某手裏，此仇難報，你當面應允，如今人已死去，適才自吐心事，竟還要翻他的屍骨，固然真相已明，不會再有此舉，論起居心，終是違我教訓，還有吳某生平，精於占算，雖然自身的事，依舊脫不出一個數字，可是他那星卜之術，的確其驗如神，他因算出蘭珍，命賦小星，又思接延女家嗣續，費了許多機謀，才作成這門親事，臨了自己，竟以身殉，臨死仍心心念念，爲故人之女打算，要給侯紹以託孤之任，對於自己死生恩怨，全不置念，用心可謂良苦，你那義姊蘭珍，受他多年撫養，愛逾親生，到此地步，自然唯命是從，還有什話可說，況且虞某又極感恩知德，並未以側室之禮相待，有似英皇，無分正嫡，是你的親姊，又有什不體面處，你却一口一個小老婆，不屑與之相見，殊不知你雖非他父所生，汝母從小，就受他家恩養，後來聞你父死殉節，又以優禮厚葬，你自出生，便在他家寄養，也有幾年父子情分，平日隨我山中讀書，爲年不少，怎氣質仍如童稚，言行一點不假思索，此後再如任意胡行，一定逐出門牆，不要你了，江明急道，師父不要生氣，徒兒下次改過，不敢這樣了，陶元曜道，念你初犯，不來怪你，小妹年紀，不過比你長兩三月，你二人同具至性異稟，得天獨厚，祇管你文武兩門，都能將就，但你久處山中，習於粗野，既沒他心細，也不似他從小流離，艱苦備嘗，更事得多，論名



分，他又是你長姊，以後除我以外，務要遵從母姊教誨，天已將明，僕紹少時到此，我二人對他還有話說，可隨你姊，同往虞家見母，你姊越牆先進，你等明透，自己叩門請見，小妹到家，便把藏珍取出，晚來放在屋外，我自有人往取，虞家儘可安居，即被仇人知道，你司空叔如不在此，連往黃山送信，我自有的處，小妹姊弟，一一領命，隨即拜辭起身，走到路上，小妹一旦得了這麼有本領的兄弟，又是喜歡，又是親熱，滿肚皮話，不知從那裏說起，仰視星月已隱，天色轉暗，曉風侵肌，似有欲雨之狀，知道再不一會，田家人起，因弟新來，不願他一人門外久候，想陪他說一會話，便和江明，抄小路繞到虞家後門，竹林隱秘之處，邊走邊談，漸漸說到昨晚盜扇之事，原來昨晚黑摩勒，祇是一股子勇壯之氣，與樊秋打賭時，心中尚無一定主見，口裏說笑，暗中盤算，忽見奚醒何異江小妹出現，暗忖奚何二人既到，司空師叔，必來無疑，回臉一看，果見司空曉星，隱身樹後，用手朝廟一指，隨即飛身入內，這時葛鷹，正在打量何江二人，毫未覺查，黑摩勒見曉星，要他進廟，知道今晚盜扇之事，十九成功，後來奚醒用話一引，乘機起身，那廟外觀地方不大，內裏却有三層殿房，因是鄉民報賽之所，管廟人因地太僻靜，平日又有鬧鬼風說，雖不住在廟內，每年也來打掃兩次，後兩層並不殘破，內偏殿還設有牀榻几案，樊秋以前，曾經來過，因當地離虞家頗近，又極隱僻，用作下榻之所，決無人知，便和葛鷹定

約。在此落腳，同住偏殿之中，黑摩勒適才戲耍萬鷹，已然入內兩次，知道地頭，本想會見曉星之後，再行下手，不料身材落地，瞥見外大殿拐角上，一條人影，閃了一閃，順便道往裏跑去，身法快極，黑摩勒眼尖，看出那人，身材比自己高不了許多，脚程迅速，一點聲音俱無，最奇怪是，也穿着一身黑，頭戴面具，和自己打份得一般無二，好生驚奇，連忙拔步追去。一直追進後殿，並無踪影，曉星也不知在那裏，因右偏殿，便是敵人臥處，輕輕翹過，隔窗眼往裏看，樊秋坐在榻上，長衣已脫，尙未倒臥，鐵扇子插在腰間板帶上面，兩手反掌朝下，分按兩膝，微微顫動，滿面怒容，時作猶笑，好似憤恨已極，如旁人看去，不過見尋常閒坐，黑摩勒受過高明傳授，一見便知敵人正在運用內功，將全身真力，聚於兩掌，準備傷人性命，照此情形，休說進前無幸，便隔着窗戶，被他發覺，吃他用百步打空真力，打中要害，也是不死必傷，可是這種功夫，最爲難練，運氣時，火候稍一不純，氣與力失了勻稱，或是遇見行家，冷不防照準穴道一點，便能將氣閉住，不等解救，無法動轉，自己漫說無此本領，就有此本領，敵人背牆而坐，室祇一門一窗，如何近身，知道利害，屏着氣息，在窗外偷看了一會，樊秋似料萬鷹，不會令黑摩勒，當時就來犯險，祇管運用功夫，準備一擊立斃，並未防到，來得這快，自信過甚，以爲萬無敗理，始終側臉向窗，一點也沒留意回看，黑摩勒見無法下手，來時又吹了大氣，方欲再尋

曉星，猛覺頭頸被人彈了一下，不禁大驚，回頭一看，身後無人，適才所見黑衣小孩，又在往二進便道拐角上出現，閃了一閃，立即跑去，疾如電掣，一瞥即逝，黑摩勒追到二殿，又無踪跡，暗忖師叔平日，雖喜遊戲三昧，對我却極莊嚴，祇管親若父子，輕易不假辭色，今晚關係甚大，決不會在這要緊關頭，來此相戲，再說身材又矮，許多不像，如是外人，師叔已先進廟，不會不知，怎能容他向我作梗，況且此人，不像大人，脚程比我還快，除却得過本門中真傳，從小練起，還生一具絕好資質，那有這等本領，我這身打扮，不是那裏學來，莫非荒山古廟，真個有鬼不成，且追且想，不覺追到頭層外牆，又縱向殿頂，四下瞭望，除後偏殿，敵人居室，隱隱有燭光，由窗上透出外，別無跡兆，心中納悶，師叔明明令我入廟，怎會不見，祇得縱落，坐在大殿石欄上，打這盜扇主意，尋思了一會，知道敵人，恨已切骨，此去如不能手到成功，必爲所傷無疑，有那一日夜功夫，老虎也有打盹時候，守定了他，不會一點時機沒有，偏又好勝，對人吹了大氣，時候過久，便盜得成功，也欠光鮮，何況無法下手，方自尋思發急，忽又瞥見，適遇黑衣小孩，在殿角便道上出現，束手一招，如飛往後殿跑去，黑摩勒暗罵，這廝又來引我，今番不管你是人是鬼，好歹總要叫你嚐嚐滋味，念頭一轉，縱起便追，心還怕追他不上，轉到二殿，又復隱去，誰知今番對方反恐他不肯窮追，竟未中途隱退，一見小孩轉向後殿，黑摩勒因後

偏殿，住有仇人，回手先取出兵刃暗器，以防不測，稍停了停，容到退進後殿天井中，眼看前面小孩，已立在偏殿門外，二次回手，招了一下，輕悄悄整身而入，黑摩勒疑是仇敵黨羽，先還不敢冒失前進，在便道轉角上，立了一會，不聽動靜，忍不住縱向窗外，試探着往裏一看，樊秋已側臉向外臥倒，身子看去似乎發僵，滿臉俱是恨急，那黑衣小孩，站在床前，不時偏頭外望，後來覺出黑摩勒，在外窺探，隨指窗外，和樊秋身旁鐵扇，打了一陣手式，意似說，敵人已無能為，要黑摩勒乘機入內盜扇，比完隨即退出，也沒見他出門，便即無踪，黑摩勒雖看出樊秋，似被人點了啞穴僵倒，因事突兀，真假不定，仍疑小孩是樊秋黨羽，恐中誘敵之計，在外躊躇，約有半盞茶時，小孩好似明白黑摩勒的心意，二次又復進房，走到樊秋面前，竟作了一個惡劇，先似打算解中小衣，想了想，回手抄起黑摩勒盜換葛鷹的那瓶酒水，微掀面具，含了一滿口，輕悄悄放下酒瓶，將身微俯，一鼓腮幫，噴了樊秋一臉，重又比了回手式，縱將出去，樊秋受人捉弄，不聲不動，直似失了知覺一般，經此一來，黑摩勒方始大悟，知道小孩有心助己，不知用什方法，將樊秋制倒，特意將鐵扇子，留給自己，親手盜取，以符適才打賭定約之言，還恐多疑，又將自己引來，加以指點，平日以為師父臨去遺言，說自己生具異質，並世少有，異日再隨司空師叔，加以深造，小一輩人裏，當無敵手，常時想起自負，除師叔外，什麼人物，也看不上

眼裏。想不到今晚，遇見一個年歲相仿的小孩，本領會高出己上，拾人唾餘，自覺這般到手，面上無光，方在尋思，委決不下，猛聽耳際有人，悄聲說道，黑師兄，還不快點進去，我師父不願傷他，還要解救過來呢。老偷兒還等着你，時候久了，如何能行，黑摩勒聞聲回顧，見來人，正是那小孩，身量比自己高不了半頭，身法靈巧，矯健已極，來到身後，竟未覺查，好生慚愧，等他說完，方要比手式，與他一同入內，小孩一縱身，已到了二殿便道拐角上，黑摩勒無法。心想他喊我師兄，總算沒在外人面前丟臉，知道時機緊迫，稍縱即逝，也就不再遲疑，逕由正門跑進，走到樊秋面前，將扇取下，因知樊秋真氣岔入腰穴，五官四肢，全失效用，反正結怨，樂得說他兩句便宜話，扇子到手，大聲喝道，姓樊的，破扇子我是取走了，此時取你性命。易如反掌，我不肯無傷生，識進退的，天亮各自走吧，說完一回頭，見黑衣小孩，又在身後站定，不住揮手催走，黑摩勒很想與他親近，又要拉他，小孩將手一搖，指了指榻上，知是等己走後，解救樊秋，暗忖樊秋本領不弱，將他制倒，已是難極，對面解救，他又和我一樣打扮，醒來豈肯干休，這個我要看他如何下手，隨比手式，約小孩外間相見，小孩也比手式，說當日不行，日後自會尋他，黑摩勒隨即退出，伏身窗側偷覷，小孩略待了一會，約摸人已出廟，一縱身，抓住房頂椽角，將上面碎磚，取下一塊，隨即縱落，全神注定樊秋，右手指朝他胸膈間微徵

一點，同時將碎磚拋落，意似防樊秋垂起動手，緊跟着再一縱身，朝樊秋所臥牆壁上飛去，兩手一抓，兩腿一擡，回臉望下，竟和猿猴一般，粘在牆上，繼見樊秋，祇將兩脚徐伸，仍是口服均閉，沒有暴起，更不怠慢，手足並用，就牆壁上一撐，便輕輕縱落門外，隨即跑出，黑摩勒忙迎上去，小孩見他未走，附耳低喝道，還不快走，留神這廝追出拼命呢，說罷，先跑，黑摩勒才想起樊秋，受制時久，現正調氣，否則早已遁出，忙往外跑，小孩在前，回手一擺，逕往二層偏殿縱去，黑摩勒料他必還有事，不便追躡，決計先行出廟交代，剛見葛鷹，說不幾句，樊秋便自追出，樊秋氣量偏狹，睚眦之怨必報，從沒受過人的當面奚落，把黑摩勒，恨入骨髓，打賭進廟以後，本心還想暗出窺伺，繼一想，老葛素來說話算數，此次約他相助，本就勉強，又不合藏頭露尾，中間還拿話繞他，全都看破，傍晚時，聽他口氣，已恐中變，果然這樣，祇恨他不願意，應當早說，不該臨時撒台，這老賊耳目最靈，自己行動，未必瞞他得過，祇到明晚，扇子不被盜去，他縱心愛小賊，也是徒然，此時雖護小賊，不能公然相助，露出形跡，暗出窺伺，吃他看破，保不講些歪理，有了藉口，反而不美，祇得中止，心料黑摩勒，受了指點，來必乘機，不會即時下手，就他年幼無知，胆大冒失，葛鷹知道自己利害，也必勸阻，獨個兒斜臥榻上，暗付成名半生，今日竟跌倒在一個小孩手裏，真叫人惡氣難消，憑自己本願，除非老賊相助

前來，扇子在身，決盜不去，可見小賊點點年紀，竟有這好資質功力，對頭已然做定，不乘此時除他，日後再得到人傳授，成了勁敵，不但除他爲難，一世都是短處，越想越恨，反正閒着無事，決計施展輕易不用的辣手，把全身真力勁氣，調勻爲一，運於兩掌，等敵人一照面，祇在十五六步以內，便用劈空掌法，將他打死，至多再招老賊一個不快，人已死去，師還未拜，於他面子無關，料他無可如何，誰知這類掌法，氣力相輔而行，不是內家正宗功夫，運用不易，樊秋生平，少遇敵手，近幾年聲威大著，越發驕傲自大，又未遇着深仇大敵，久已不曾運用，及至想起再練，盛怒之下，功夫竟欠純熟，其實就這樣，敵人已吃不住，樊秋偏是心辣手狠，試練了一回，覺出氣與力，往往差上一點，不能十分勻稱，任意所爲，尙嫌一擊不能致命，反正無事，便將盛氣平抑，打算運用純熟，一發立斃，滿以爲所練氣功，以前還有幾人能破，目前有的久已不知下落，有的遠隔萬里，便神儼萬鷹，功夫高過自己，也祇能敵而不能破，況他也無來此暗算之理，至於小賊，來便送死，決無他慮，再說，也無如此眼力，正在志得心安，黑摩勒來到窗外窺伺，已被覺查，因恐萬鷹，隨在身後，隔窗打去，一擊不死，對頭是個小孩，又有萬鷹袒護，至多認輸，不能再下毒手，致他死命，略爲躊躇，黑摩勒便被江明引走，樊秋那知尅星甚多，還當敵人想什方法，就快下手，正在聚精會神，靜等施展毒手，不料司空曉星，和乾坤八掌地行

仙陶元曜師徒，已有安排。黑摩勒追趕江明一離開，陶元曜便進了偏殿，行家眼裏祇一照面便看出樊秋，氣走腰間，在紐絲穴，正是要緊所在，氣一閉住，人立僵倒，口眼緊閉，不能轉動，忙用真力，照准穴道，隔空一指，樊秋猛覺真氣一岔，將氣閉住，一着急，人便隨着歪倒，五官四肢，多失效用，祇心裏明白，乾着急無計可施，直等黑摩勒，將扇盜走，江明遵奉師命，如法施為，將他救轉，始終不知，中人暗算，還當是久未練習，將氣運左，岔入要穴，全仗屋頂墜下碎磚，巧將啞穴擊開，才得復原，想用毒手傷人，反到作成仇敵，容容易易，檢了現成便宜，並且還遭戲侮，不知用什憐水，洒了自己一臉，小賊適在外面飲酒，那水正帶酒味，弄巧還許是尿，也說不定，如何不刻骨刊心的痛恨，偏生岔氣時久，恐受內傷，不敢驟然暴起，還須閉目寧神，使本身真氣，調勻歸元，方能動作，此中利害，樊秋原早想起，所以醒時，並未發動，容到樊秋強捺忿氣，徐徐伸動四肢，將真氣歸原，活動好了血脈，睜眼一看，扇子已被敵人盜走，跑沒了影，這才發動無明怒火，追出拚命，氣急敗壞，人已糊塗，祇知痛恨仇敵，言行未暇思索，張口便錯，吃葛鷹和黑摩勒。師徒二人，一個挖苦，一個逞強出頭，話既答不上來，動武又非敵手，急怒攻心中，猛一轉念，君子報仇，三年不晚，小賊扇子到手，老賊成了他的師父，如何肯容自己下手，今夜人已丟到了家，此仇已不止小賊一人，如不找回場面，一世英名，全都



喪盡，適才老賊，已有逞強反臉之勢，再不見機退去，決無倖理，牙齒一挫，略為交代，逕自一怒而去。由此與葛鷹師徒，結下深仇不提。至於江明，為何要學黑摩勒的打扮，原因司空曉星，近十餘年，在古蘭陵原籍隱居，除偶出遊山外，日常靜坐，研習內功，極少與聞外事，近年聞得黃山，有一姓蕭的隱名異人，在天都峯頂，結茅修道，疑是昔年舊友，前往尋訪，一見面，竟是多年未晤的乾坤八掌地行仙陶元曜，并見着中林江明周鼎，三個新收的徒弟，比時江明，還叫丑兒，生相既怪，資質又好，曉星甚是器重，漸漸談起黑摩勒的身世行逕，說二人喻亮并生，各有長處，不過黑摩勒，比較機智一些，人生緣份，如磁引針，江明一聽黑摩勒，小小年紀，已然出道，有了聲名，十分歎羨，應着師父，照黑摩勒的衣着面具，做了一身，意欲學樣，祇是無從施展身手，常時穿了黑衣，在山中跑來跑去，心想和黑摩勒相見，交個朋友，已非早，這日陶元曜，想起獨叟吳尙，誤傷至友以後的行逕，甚是嗟嘆，又聞他帶了義女蘭珍，化名蘇半飄，隱居富春江邊，知他是天門三老生死之交，江明生具至性，異日下山，必報父仇，遲早鬧出事來，死者行爲，原多不合，吳尙爲人正直俠氣，且是無心之失，事後補過，如此苦心孤詣，情有可原，打算帶了江明，往見天門三老，如能設法，解却這場恩怨，固是佳事，萬一此子陽奉陰違，拚受師責，將來仍往尋仇，人子之道，理應如此，打過招呼，日後也有許多便宜，江明志

切父仇，已是十年薪胆，夢寐不忘，巴不得有此一行，祇管嘴裏遵奉師命，百依百隨，心中却有一定主意，那怕把小命送掉，也非報却此仇不可，及至到了天門島，才知吳尙，已於日前死去，陶元曜背人向三老，提起此來用意，無心中打聽出江明竟是生平至好的遺孤，蘭珍乃他義姊，已然嫁與永康紳富，甚是心喜，因要測看江明心志，當時並未對他說，在天門島盤桓了些日，又聽人說，蘭珍有一姓江的義妹，韶齡弱質，奉母江干，現正寄居蘭珍夫家，細問母女二人年歲神情，倏地想起一事，當下別了三老，前往永康追訪，就便使江明姊弟相見，說明前情，巧遇曉星，得知小妹母女來歷，和那塊寶石，故人有此佳兒佳女，更喜神物，未落仇手，便和曉星計議，決計將寶石，取往山中，代爲鑄造利器，並解樊秋之厄，江明祇聽說黑麀勒在此，喜出望外，還不知道個中細底，特意穿上那身同樣的行頭，老早便要前往，曉星雖料黑麀勒，初出犢兒不怕虎，難免不鬧點花樣，却想不到會如此胆大妄爲，竟把這位將要拜門的老師，戲耍了個不亦樂乎，如非葛鷹皮氣古怪，期愛太過，差點沒把小命一條送掉，以爲時候尙早，又加好友相逢，有許多話說，晚去了一步，到時正遇見黑麀勒，打賭完畢，樊秋剛剛負氣入廟，曉星知道葛鷹耳目甚靈，憑自己和陶元曜的本領，隱身在旁窺他，雖不致於覺查，江明畢竟功力尙淺，沒上坡前，便命繞向廟內等候，囑咐行跡務要隱祕，無論遇見什人，不許妄動，如不遵命，以後便奉

在山中，不許出外走動了，江明進廟時，恰值樊秋縱入，因是生性直率，又不似黑摩勒，沒有管頭，在外日久，放縱已慣，到是聽話，沒敢招惹，樊秋的神情動作，却被看明，知道這是極利害的氣功，心想此人有何深仇，如此用功準備，看了一會，不見別的動靜，師父師叔老不進廟，黑摩勒不知在此無有，忍不住偷偷繞出廟側，遙望前面大樹下，坐着一老一小，相對說笑食飲，那小的正和自己同樣打扮，好生歡喜，本想偷偷趨進前去，看個明白，陶元曜和曉星的初意，是想樊葛二人，真非奪取寶物不可，便先禮後兵，出而強阻，及至到後，看出葛鷹此來，並非本意，又和黑摩勒，成了師徒，祇剩樊秋一人，足好對付，樂得省下這場仇怨，正想樊秋不是庸手，葛鷹意雖偏袒，並非露出相助口風，黑摩勒口出狂言，看事太易，一回首，瞥見江明在廟牆邊探頭，恐被葛鷹覺查，又恐有事，一面搖手示阻，忙即趕去，行時稍快，葛鷹竟些微覺出有異，未即回顧，無巧不巧，奚何小妹三人，先後趕到出現，葛鷹顧此失彼，幾面都被岔過，又在酒興將發之際，略為懷疑，也就罷了，曉星深知樊秋本領，事前既然說明，不比日裏，一個胆大心靈，一個氣急，祇顧追人，對方又是小孩，驟出不意，一撞便到了手，憑黑摩勒一人，此扇決盜不來，但他的话出如風，無法收轉，再陶元曜師徒，已打手式，一同縱入廟內，便乘葛鷹何異二人，對談之際，走出樹外，朝黑摩勒，打個手式，命他隨後趕來，也往廟內縱去，陶江二人，正

在廟牆內相候，見面說起樊秋情形，曉星聞言大驚，幸是自己在，否則黑摩勒扇盜不成，小孩和前輩成名人物打賭，還不十分丟臉，人却非死必傷無疑，爲想挫他銳氣，使其知道天下能人甚多，便小輩中，勝過他的，也有人在，因知陶元曜不願江明速成，教時專紮根基，各種拳法器械，雖較黑摩勒稍有遜色，氣功輕功，却比黑摩勒勝強一籌，加以從小生長黃山、居於險峻之地，攀援縱躍，成了習慣，端的身輕飛鳥，捷於猿猴，商量停妥，便教了江明一種作法，由江明把黑摩勒，引到樊秋窗下，看個艱難，如不知進退，再用劈空掌警覺，引向前殿，這裏陶元曜，乘空下去，制住樊秋，江明重到前面，二次引進，盜給他看，却不真盜，讓他學樣，檢個便宜，丟個大人，在同樣年歲的外人手裏，並囑事成，不要即時與他相見，等到明午，曉星數說過後，他自再三請見之時再見，江明心地忠厚，不敢違逆尊長之命，惟恐明日相見，掃了好友面子，使他不好意思，所以百忙中抽空私告黑摩勒，說師父立等救轉樊秋覆命，不能延緩，先安個根，準備明日見時，全盤托出，推在師長身上，不是自己有意賣弄，以免有礙交情，誰知惺惺相惜，黑摩勒因此一來，不但沒有忌恨之心，反到自愧弗如，兩下聲應氣求，彼此傾心，由此互相引重，成了生死患難之交，不但交情深厚，有勝同胞，連言行動作，都是互相模仿，技藝切磋更無庸說，又都愛滑稽戲弄，捷於神鬼，不可端倪，日後黑衣雙俠之名，威震大江南北，不深知

底的人，真辨不出是二是一，此是後話不提，姊弟二人，在俞家後園竹林內，聚談了片時，小妹見天色業已大亮，便囑江明稍候，自己擇一隱僻牆角，縱身入內，蘭珍因小妹徹夜未歸，雖是智勇雙全，武藝高強，終不放心，幾次要想追出查探，畢竟江母持重，長於料事，力說女兒爲人，決無差錯，况還有曉星何異等人在此，他們做事，都不先說，此時不歸，定是遇見他們，有什事故發生，必須小妹在彼，否則小妹聰明機警，行藏極祕，終日關心老母，稍有不合，連面都不會露，早已見機抽身，怎會落在人手，舜民世家大族，你總算是一個主母，新婚不久，誰不認得，深更半夜，潛踪私行，休說遇見本家戚友，無法自圓其說，便遇見本村鄉民人等，也滋物議，這冤枉怎當得起，真要遇見勁敵，出什差錯，小妹不行，你去也是白饒，仍以聽天由命爲是，蘭珍見江母如此說法，祇得罷了，二人誰也不肯去睡，坐待到了天明，蘭珍知小妹素孝，決不在外久延，使老母家中懸念，却不料小妹，忽然得了一個有本領的親兄弟，此後不特本門嗣續有人，並還得一個有力的幫手，共報父仇，同時那多年夢想開鑄，苦無良工善法的寶石藏珍，也有了告成之望，再見江明，天性篤厚，甚是親熱，一時得意忘形，疼愛兄弟，恐他新來，人地生疎，枯守無聊，以爲天已快亮，也不忙在這片時之間，祇顧姊弟二人，談話高興出了神，却不想出來時久，當早又是陰天，這一耽擱，累得老母和蘭珍，多着了好些時急，蘭珍急得無法，要

和舜民去說，命人飛馬與何異送信探詢，江母縞着眉頭，方說無須，小妹倏地飛身縱入，見室中殘燭未滅，老母蘭珍對坐燈側，秋容遽斂，忽然想起，自己疎忽，累母憂急，一肚皮高興話，立時堵了回去，脫口說了句，女兒該死，剛要認錯，一轉念，又覺爲慰母心，仍以先報喜信爲是，忙撲到江母懷中，改口說道，恭喜阿娘，我家有了後了，小妹原是狂喜奔入，及見老母愁急之狀，歡喜中，添了兩分悔恨，恨不能把滿腹中的話，全倒出來，博母歡心，轉鬧了個語無倫次，江母聽他一進門，先說自己該死，跟着道喜，說我家有後，自家祇此一女，別無親了，女兒又是喜容滿面，不禁起了驚疑，方一沉吟，小妹見母開言，並無喜容，面色轉板，也不想自己喜極忘形，口不擇言，事情還沒說出絲毫頭緒，以爲乃母，仍不願聞父親外室所生之子，遭新得的愛弟，怎好領來見面，念頭一左，祇顧愁急，尋思善處之道，更不再往下開口，還是蘭珍，聽他沒頭沒腦，語多可疑，十分驚異，見母女二人，不再開口，忍不住問道，妹妹，你那麼聰明人，怎說話沒點頭緒，你去了這一整夜，倒底有什喜事，室無外人，快點從頭明說呀，小妹聞言，猛想起所說話頭不對，心裏的事，母親如何知道，不禁好笑道，我真該死，昨晚事情，直似喜從天降，喜歡得我話都不會說了，阿娘不曉得，我昨晚遇見爹爹生前，在外面生的一個兄弟，還是乾坤八掌地神仙陶老世叔的得意門徒，年紀祇比我小兩個多月，本領却比我還好，豈不是喜事

麼，江母不等說完，便驚喜道，真有這事麼，你父昔年，常借訪友出外，一去就是三月五月，他那幾個好友，我都有數，問起來，一處未去，有人向我密報，他在外面設有側室，鬧過兩次，他始終沒說真話，你父雖服梵僧毒藥，不是不能生子，也許有子在外，祇是他行得太祕，連地方都不知曉，無從訪起，這些年來，想過便自拉倒，不料果有此事，你既相見，怎不領來見我，小妹聞言，又想起天已不早，江明尚在竹林守候，忙答明弟隨我來了，阿娘且等一等，隨喊蘭姊，快去告訴大哥，叫他去至廳房等候，少時有一小孩尋我，領他進來，他沒衣服，我找我那男裝去，隨說隨取日裏所着男裝，剛往外走，正遇虞妻早起，聽蘭珍房內丫頭去說，江老太太和新太太昨晚一夜未睡，江小姐未在房內，不知何往，新太太似有發愁神氣，虞妻原知小妹昨日之行，尚不算是有頭緒，一聽小妹夜出未歸，疑心尋賊出事，不禁大驚，恐舜民知道憂急，把丫頭數說了幾句，囑咐不許再對人說，那丫頭名喚春雲，原是虞妻貼身愛婢，十分聰明向上，蘭珍愛他伶俐，自己家務事，又欠明曉，特意要去使用，以備遇事諮詢，免有不週之處，春雲竟從上次隨往杭州的女僕口中，打探出新太太，是女中英俠，本領高強，羨慕已極，幾次背人苦求蘭珍，教他武藝，蘭珍恐招弊氣，不認自己會武，春雲偏是立志堅誠，終不死心，及至江氏母女到來，知道小妹本領，更勝蘭珍，益發心動，要想求着太太，把自己撥去服侍江母，以便伺機求學，又恐

兩位主母見怪不尤，沒奈何祇得對江氏母女，特獻慇懃，盡力服侍，以博歡心，爲異日開口地步，所以昨晚蘭珍，祇管假託夜談，命僕婢們先睡，他仍悄悄守在房外，以備夜間用茶用點，有什差遣，好顯他勤謹，小妹外出未歸，以及江母蘭珍，相對愁急，全被暗中偷看了去，小孩子性情，惟恐小妹走失，少了師父，一天明，忙去上房報信，不料却吃了一鼻子灰。虞妻持家有道，起身最早，剛梳洗完畢，正等舜民，往書房寫完兩張例字回來，好去蘭珍房內，看望江氏母女，同進早點，聞報立即趕來，見小妹正由房內走出，這才一塊石頭落地，方欲詢問，昨晚是否外出，小妹已先開口，笑喊大嫂，請房裏坐，妹子到花園取東西，有一點要緊事，辦完馬上就回來，如今昨晚的事，已然轉憂爲喜，我還有事奉託，請問兩姊好了，說罷，不等答言，匆匆走去，虞妻覺小妹，雖比蘭珍美秀得多，因他平日，老是父仇母病，時刻在念，憂多樂少，性情又近剛烈，言笑不苟，不似蘭珍笑口常開，撫媚柔婉，總嫌他過於冷豔，未是福相，這時見他，星波明淨，玉頰春生，滿面喜容，自然流露，宛如初日芙蕖，含露臨波，容光照人，竟是相識以來，初次得見，背影又是那麼婀娜輕健，遊龍驚鴻之喻，差堪比擬，不禁看得呆了，心想這個好妹妹，生得真美，便書兒上，也挑不出這樣人來，將來不知誰人，有此大福，娶了去呢，蘭珍聽小妹在喚大嫂，忙趕出來，見虞妻正望着小妹後影出神，笑喊姊姊怎不進來，站在門外作什，小妹才



回，江伯母和妹子三人，都未睡呢，虞妻一聽，春雲所說，果然是真，又漸引起驚疑，回顧身側無人，悄悄昨晚事情怎樣，蘭珍笑道，小妹夢想不到，會無心中，遇見他多年未見有本領的好兄弟，高興得了不得，昨晚經過，照他口氣神情來看，大約很好，此刻小妹給他兄弟，往後園門外，去送衣服，要由前門，來見老爺，叫我告訴姊姊，請老爺到前相候，等下人回報，把他兄弟領來，拜見江伯母，別的細情，還沒顧得說，忙着就往外跑，姊姊來得正好，請到房裏少坐，便向老爺，去說一聲吧，虞妻笑道：你到會偷懶，支使姊姊，我因聽說小妹一夜未回，急得心裏亂跳，又不便喊人扶我同來，獨個兒跑到這裏，蒼苔露滑，差點沒跌一交，老爺現在書房寫字，靜等江伯母小妹，梳洗好了，派人請他，來此時候，同用點心，你不會去喊他麼，你走路，聽說比馬還快，偏支使我這無用的人，我自陪江伯母閒話，你自家到書房，去對他說吧，蘭珍笑道，好姊姊，娘姨丫頭，因小妹要出去，我已隔夜招呼，昨晚談天，今日起晏早，不喊不許進來，妹子熬了一整夜，直到這時，頭不梳臉不洗，像什樣子，怎好出去見人，這裏到書房，要由便道穿出去，一點不遠，這事不能叫丫頭去說，還是好姊姊，辛苦一趟吧，虞妻笑道，你到會說，自己丈夫，不洗臉礙什，你頭又沒亂，有什樣子，不好見他，書房祇有一個十二歲的書童伺候，老爺愛清淨，別的下人，不喊又不進去，怕的什麼，我走不動，你快去吧，我這裏喚人，與你們

打面湯水。同時傳話，等開點心，等你說完回來，梳洗完，正好老爺陪了客人進來多好，蘭珍笑道，我不曉得書房裏，祇一個小書童，別的男下人不會進去，既是這樣，我就去吧，說罷，含笑自去，虞妻隨進房內，見了江母，寒暄之後，便喚下人，進房服侍，春雲脚大，早由別路繞回，在後房聽信，聞呼卽至，並把別的婢媪喚來，虞妻一一安排，一會小

妹趕回，說江明隨身帶有衣服，去時已然換好，現在正往前門求見去了，說時，蘭珍也自趕回。小妹這才說起，昨晚姊弟相逢經過，蘭珍驚訝道，這話果然有邊，比時我年尙幼小，不知詳情，祇知他是父親過繼的兄弟，從血胞裏抱來，便交給寄居我家的天姑娘喂養，那天姑娘原有丈夫，頭兩年還住我家後園以內，自從帶了我兄弟，便改住樓上，終年不下樓門一步，食用東西，是都用繩籃縋上，帶沒兩年，不知怎的，忽然痛哭了幾天，便上吊死了，天姑娘有一次病得要死，由姓馬的，將他治好，都是有的，我還奇怪，怎有姓天的人，原來他的名字，有個添字，我父親爲人嚴厲，房子又多，我由一個乳娘，一個小丫頭帶着，輕易不許到後園去，下人們都怕我父親，誰也不敢多口，不久便遭家難，雖然不甚清楚，就我所知，却與陶世老前輩之言，諸多相合，此事料無差錯了，更可喜是，那塊寶石，當義父臨危之時，再三叮嚀，此乃天材地寶，曠世奇珍，如能將他鑄成寶劍，小妹要報父仇，易如反掌，我又遭此飛災，命在旦夕，不能爲他物色異人開鑄，我死之後，可隨時

提醒小妹，務要隨時小心，隱秘行藏，否則不但仇人知道，必來加害，便被各派中能手知道，也不肯放過，定出全力，巧取強奪，我們爲此，常時想起愁煩，既忍日久洩露，寶落人手，又無處尋找良工，即便找到，外人也放心不下，難得遇見陶老前輩，這樣朋友至交，又有這大本領，從此免却許多耽心，不消兩三年功夫，便有神物利器，爲小妹報仇之需，我雖有弟，變成無弟。妹子却是無弟變成有弟，我兩姊妹，情逾骨肉，他弟卽我弟，我弟卽他弟，分什麼彼此，豈不是夢想不到的喜事麼，正談說間，春雲來報，說老爺同江少爺來了，蘭姊笑道，我祇顧說話，臉還未洗呢，我到後房，梳洗完畢，再來，小妹一把拉住道，蘭姊，怎麼出閣不幾天，就有許多做作，明弟待不一會，還要走，這又不是外人，在這裏梳洗，不是一樣，說時，舜民已領江明走進，衆人見江明，生得那般醜怪瘦小，都覺可笑，小妹忙拉他到江母面前，說道，這就是阿娘，話未說完，江明早撲地拜倒，江母行家，看出他人雖瘦小，筋骨堅實，行動矯健，知是從小受了高明傳授，功力不在小妹以下，想起去世丈夫，不禁悲傷交集，一面伸手相扶，口喊乖兒，兩眼眶早忍不住，撲簌簌落下淚來，小妹知老母想起前事傷心，也自悲苦，忍淚勸慰道，有這好一個兄弟，以後光大門庭，繼述先人之志，還難過作什麼，江母當着一屋的人，不便深說，勉強把淚止住，命小妹代爲引見諸人，然後拉着江明的手，溫言問道，你陶老恩師，司空世叔，俱是你父

親生死患難之交，祇爲你父晚年，被梵僧的妖言所愚，誤習邪道，他二人苦勸多日，後以絕交相挾，你父口應心違，不肯聽信，才致分離，自他二人去後，你父越發鬧得不像，終於身敗名裂，死在仇人之手，以後多年，不通音信，我因你父在日，交遍天下，當世賢豪英俠，十九都有交情，死時身邊還隨有些日夕相聚的朋友，都怕仇敵利害，僅僅內中有一個姓秦的，嘴上能說，才保得全屍回轉，餘人竟是坐觀成敗，無一出手，死後多年，平日那多好友，除何異世叔外，竟沒聽說，有一人爲他報仇的，我還當他二人，看出你父，倒行逆施，事體將敗，借有強勸絕交，以便全身遠害呢，今早你姊姊回來說起，才知他二人，都是各具深心，不肯驟然下手，原有許多難處，我兒能得這等高人爲師，真乃莫大福氣，你父武功，幼得異人傳授，獨創一家，比時你姊尚幼，生平不肯收徒，祇我得了他一點真傳，我因當年驟遭大變，母女二人，顛沛流離，悲憤冤苦，曾於一夜之間，將頭髮急成半白，因此得了心痛之疾，又在棺中詐死悶臥，受了濕氣，百病叢生，時發時愈，幸蒙你虞家兄嫂，仗義周濟，買來貴藥，得以全活，如今又令寄居此間，視若一家，百般優禮厚待，處境舒適，用不着再和從先一樣，江邊打魚，衝冒風濤，也許還能多活幾年；你思師知我繡底，他命你以後從師父母，往來於黃山永康兩地，必是想我傳授你父心法，助你進益，見時可對他說，盛意我極心感，所說的話，無不遵辦，祇我尚想見他和曉星一面，

客居不便延賓，他也未必肯來這裏，可請定一地點，今晚我母女自去尋他好了，舜民最仰慕這類英俠隱逸之士。聞言忙插口道，陶老前輩，世外高人，平日要想見他，自是極難，且喜伯母在此，司空老先生，也正下榻家兄後園，地甚清靜，如因舍間駕臨不便，何防約他，同往家兄那裏，到時隨請伯母，同往相晤，使小姪乘此機緣，拜識一番，領點教益，豈不是好，江母心料陶元曜，不比曉星，與堯民是生死患難之交，未必肯來，但不好意思拒絕舜民盛意，便對江明道，這樣也好，你向師父致意，說虞氏昆仲，人極正直風雅，樂善好義，對他甚是仰望，亟欲一晤，後園幽靜，並無外人，曉星住已多日，如能在彼相見最好，主人情意殷殷，休要姑負，你師在此，不會久停，你也急於覆命，吃完早點，可速前去尋他，等定規了見面地點，看是如何，再作打算，舜民夫妻三人同聲說道，明弟新來，與伯母小妹，骨肉相逢，話還沒說幾句，怎便叫走，江母道，小孩此來，那能便放他走，自然要多聚些日，不過此時他師父，定還有好些話要吩咐，以後往來兩地，相聚日長，還是把正事辦完，再聚爲是，虞妻道，那麼至少也讓江弟多坐一會，吃完早飯再去吧，小妹道，舍弟此後，不免當時厚擾，也不在此一時，陶世叔行期甚速，再說家母和蘭姊，都沒有睡，與其熬着精神相聚，還不如任他先走，等我們吃完早點，補上一覺，明弟也快回來了，舜民夫妻，祇可罷了，江明雖然心喜骨肉重逢，又得了小妹這樣英俠賢孝姊

姊，一面仍懸念着，與黑摩勒相見，又因師父昨晚，雖有兩地往來之言，並未說明，可以在此暫住，惟恐帶回山去，不知何時，方能再來，正在憂疑不定，聞言知道師父叫走，母姊也不放行，甚是高興，巴得早些回去，見師授命之後，好去尋找黑摩勒會面，當即垂手應諾，舜民又和他談了一陣黃山風景，蘭珍也梳洗完畢，下人端上早點，江明自幼生長黃山，日以黃精野菜，山果粗糧爲食，後隨師父下山，吃了些尋常食物，已覺美味，幾曾見過這樣精美點心，再加熬夜之後，腹內空虛，吃得非常踴躍，小妹心疼愛弟，知道富貴人家，吃東西細緻，一天點心，有好幾道，數量却不甚多，見他吃得香甜，連照例多做的兩份，都快吃完，忙把自己一碗蓮心湯，和一碟燙麵餃，移將過去，笑道：明弟，想必餓了，我這裏還有一份，才吃了一點蓮心，今早格外高興，反吃不下了，一總照顧你吧，如還不夠，還有稀飯呢，祇是大哥和你，情如骨肉，想吃就要，無庸客氣，以後如有外客在坐，却要放斯文些呀，虞妻早已想到，江氏母女，和蘭珍，食量較大，從昨日起，便命廚子，一切多加預備，以防客人喜吃，隨時好添，適才聽說江明一會就走，除點心吩咐多做外，暗中又命春雲，告知廚司，加做了一樣湯麵，還未送到，見小妹推食與弟，忙攔道：小妹你吃你的，還有好些湯麵呢，小妹道：那我吃麵好了，明弟吃完要走，讓他先吃吧，蘭珍抿口笑道：就這點，他也不夠呀，這燙麵餃，做得特別好，你和明弟，分着吃吧，江

明嚼着一張醜嘴，笑道，姊姊，這燙麵餃，真好極了，祇是小些，再大一點，就好了，這甜湯也好吃，我等吃麵，你先吃吧，小妹撿起一個，入口一嘗，果然鮮腴細嫩，味美非常，便問是什餡子，這樣好吃，虞妻道，其實這是尋常點心，不過豬肉，笋丁，香蕈，蝦仁泥，四樣和成，廚子拌和得法罷了，那湯麵到還不錯，適才叫廚子再添一樣，他說湯已隔夜吊好，祇有這個快些，做麵以前，先用鷄鴨，隔鍋吊湯，撇去浮油，再用頂上口蘑，和瘦金腿腰峯布包吊浸在內，文火煨上些時，將渣棄去備用，借那火腿鹹味，不用點鹽，那麵也與外間不一樣，用雞蛋清和，不加滴水，趕得極薄，切成分許寬，四寸長條，先放滾水內，煮個半生，再放原湯煮熟，好使湯味，浸入麵裏，湯仍是清的，吃時另備四個小碟，看是一碗清湯麵，廚子却要費不少事，我夫妻並非省錢，因要糟塌不少東西，如是待客，也還可說，一個點心，何苦差殄天物，輕易不叫他們做，本為伯母備中點用的，如吃得好，反正這次湯吊得多，再做祇消和麵，午後點心，仍吃這個好了，說時，春雲已用朱紅漆托盤，端進四個涼碟，放在八仙桌，撤出殘點，換過碗筷，另有小大姐，端進來一大碟鼓子湯麵，放在當中，虞妻蘭珍，分別忙用空碗，代江氏母子，將麵挑好，小妹見那冷盤，一是涼拌新笋，一是自製油菌，一是自製瓜鬆，一是白淡油雞脯，雪白細磁鼓子裏，盛着淡紫色的清湯，麵是又白又細，一根是一根，鬆鬆的，溷在湯裏，還沒到嘴，便聞着

一盤子只燻火腿交和的香味，全沒有一點油膩，到口却是清爽香腴，味美無比。正向江母誇好，江明已然一碗下肚，還吃了不少的菜，虞妻蘭珍，均都搶着給他挑麵，舀湯，小妹微笑道，明弟，這麵真好吃吧，莫說你初次出山，連我還是頭一回，吃到這樣好東西呢，江明嘻着醜嘴笑道，大哥大嫂這裏，真好，將來我祇要能常做這些東西，與娘和姊姊同吃，就好了，不過地方，須在山裏，好與師父一齊，那地方也比這裏好些，江母嘆道，聽說仇人佔了我家，一切都和你父在日一樣，祇要你姊弟報得父仇，奪回家業，當年廚子，想還尚在，祇沒大哥這裏講究罷了，要說芙蓉坪故居，地雖沒黃山大，那裏風物，還不亞於天都始信之勝呢，江明先就盤問小妹，仇人姓名，和本身真姓，親父是誰，與舊日家無何在，小妹祇是緘口不言，一聽提起芙蓉坪，立即想起，在天門島時，好似聽師父和老，也曾說過，立時勾起報仇心事，忙即退問，阿娘，芙蓉坪現在何處，小妹看了江母一眼，江母自知失言，便嘆道，這事早晚，必對你說，不過還不到時候，對你說了，無益有害，以後你往來兩地，祇可說作姓江，乃蕭隱君門下，新收弟子，別話休說，如不聽我言，便不孝了，江明急道，殺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娘不肯說，姊姊不肯明說，師父更連問都不許，一個人生在世上，連自己的真姓，和父母的姓名，都不知道，有什麼意思，真急死人，到底何年何月，才對我說實話呢，江母見他放碗不吃，滿臉俱是憤悲激烈之容，便慰



解他道，聽說我兒，在山中也常讀書，如何還這等暴性，可知子胥逃吳乞食，終於纒楚，勾賤臥薪嘗膽，遂致治吳歷。此時正是你兩姊弟，忍辱負重，增益其所不能，以待將來一舉復仇之際，如若不問輕重，徒仗血氣之勇，冒然行事，憑你二人，此時本領，決非仇人對手，倘有失閃，不特仇報不成，飲恨終古，我家祇此一線，也由此而斬，娘老無所依，還提不到，豈非大不孝麼，江明道，我也不說就去尋找仇人，不過藏在心裏知道，又不洩露於外，怎麼說不得呢，江母故意作色道，我兒讀書，應知明理，怎不聽娘話呢，此時不尋仇人，問他何用，如尋仇人，無異送死，年青人血氣方剛，口頭不穩，稍洩機密，便成大錯，那能說呢，我兒想知此事，祇等你恩師，將寶石取去，鑄成兵刃，有了尅敵制勝之具，便娘不說，你師父也會對你說的，這麵還有不少，大哥大嫂這裏，無庸客氣，儘量吃饱，快走，早去早回，趕來吃夜飯吧，如有閒空，也補上一覺，雖說年青人，不怕熬，終是睡足的好，江明想起父仇，心中悲憤已極，那裏還能多嘍，恐被衆人看破，便把剩的半碗，兩口吃完，站起說道，我已吃饱，謝謝大哥大嫂，叫人領我出去，我要走了，舜民見他天真豪爽，又是高人弟子，甚是敬愛，知是卽回，不再強留，便說道，我送明弟去吧，我已招呼門上，再來時，逕入後園，無庸等下人們通報了，見着令師，和令師叔，務必代爲致意，老伯母和令姊們，還要歇息，我尋家兄，託他再向令師叔，代向令師致意，想必

不致見拒吧，說罷，江明便向江母衆人辭別，由舜民送了出去，江明去後，舜民自去尋找堯民代約曉星陶何三人一聚不提，江明走後，虞妻蘭珍，便請江氏母女安歇，小妹道，我少時還要往白雁峯，何世叔家去呢，蘭珍道，我聽義父說過，那七指神偷，皮氣古怪，不是什麼好相與，小妹此時，已有陶和司空兩位老前輩相助，這等人不與他交代也好，小妹笑道，這到說得好，一旦做了官家太太，連江湖上過節，都全忘了，休說何世叔，一番好心，此行必有用意，便是外人，我們答應了他，怎好不去呢，個把夜不睡，算得什麼，虞妻道，那麼你要去，也等吃了午飯，此時不過辰刻，少睡一會，也有時候，飯後再走，正好，小妹道，何世叔要叫妹子做菜請客，晚去如何來得及，江母道，閒說何世叔，家庖甚是精美，這祇是一種假門頭，去到那裏，他給你備好，不過叫你應個名兒，當真要你親手下廚房去做麼，大嫂再三留你，飯後走，也無妨呢，小妹道，我昨日來去匆匆，連世孀都未請見，今日再去得忙，成什禮數，況且何世叔，昨晚和我細說，想必還有一番囑咐，早去的好，娘和蘭姊先睡吧，昨日的馬，不知何家，送還這裏沒有，我仍男裝去，大嫂派人去問一聲，如未送來，再借一匹快馬，有麼，虞妻應諾，正要喚人往堯民家中去問，春雲入報，說大老爺接了白雁峯何家來信，說司空老爺，也在那裏，並送還一匹馬，說請這裏江大少爺，速騎此馬前往，門上因見老爺，剛把江少爺送走，正回報他，恰巧老爺出門

撞見，說江少爺少時還回來，也許要用此馬，囑咐牽往後園門外，繫在樹上等候。老爺本要回來自說，走到穿堂，遇見春雲，叫與大小姐，說一聲，小妹聞言喜道：「司空世叔，既知此事，必關重要無疑，來信明是催我速往，決非明弟，所以說江大少爺，否則明弟裏什馬騎，事不宜遲，就此去吧，虞妻便請江母和蘭珍安歇，自送小妹，換了男裝，遣走園丁，親帶春雲送出，叮囑早回，看小妹上馬，經過竹林，自回料理家務去訖，小妹上馬，繞出前街，仍擇山僻小路，往白雁峯馳去，快馬熟路，無什耽擱，自然更快，不消多時，到了白雁峯前，眼看溪橋在望，正要放馬趕去，忽見路側樹林內，閃出二人，攔住馬問道：「尊客可是江少爺麼？」家主人命我在此迎接，說少爺到時，休走前門，請由後園門進去，家小主人，和少奶奶，在那裏相候，有話說哩，小妹一聽，知有原故，下馬答道：「既然這樣，好在不遠，那我這馬也不必騎，就煩引路，走了去吧，」二人答道：「這樣更好，便分一人，將馬往來路上牽去，另一人引了小妹，由村外繞行，過了另一溪橋，又行一箭多地，穿出樹林，方是何家後園，那地方正當白雁峯下，到處山石嶙峋，黛色參天，甚是幽靜，小妹正在暗算，忽聽前面，有一女子口音，說道：「這就是麼，我接他去，」抬頭一看，聲隨人到，緊跟着由前面繞過竹林內，飛步走來，一個長身玉立容貌英秀的布衣少婦，走近身前，先立定腳，向小妹仔細看了一眼，引小妹回來的人，剛說得這便是我家的，底下

少字，不曾出口，少婦已滿面春風，抬上去，一把拉住小妹的手，首先說道，你就是江家阿妹麼，想了我一夜一天了，快快裏面去吧，你的菜蔬，我都代你做好了，說時少婦身旁，又起來一個英俊少年，向小妹躬手道，愚兄何璟。這是內人，家母現在後園相候，世妹請園裏坐吧，說時，把手一擺，引路人便自退去，小妹知是何異子媳二人，忙喊世哥世嫂，爲禮稱謝，何璟之妻姜氏，原是將門之女，昨日傍晚，因聽翁姑說起，小妹賢孝英俠，仰慕已極，渴欲相晤，及見小妹生得那麼美秀，越發喜愛，一面寒暄，並肩攜手，同往園內走進，贊不絕口，小妹反被他說得不好意思，沒法還口，進門以後，小妹見那花園，就着原有山石林泉，佈置而成，雖沒虞家花園，房舍精美，陳設華麗，而形勝天然，別有一種幽趣，暗村常聽娘說，芙蓉坪故園，經阿爹四十多年，慘淡經營，幾乎把整座山林，包在園內，所有景物，都經名手籌計，各有妙處，這些年來，又經仇人，加意修繕，想必比這兩園，還好得多，祇不知能否在這三年內，報了父仇，奉母還鄉，使老母略享晚年之福呢，正尋思間，姜氏已領小妹走到一所，四面修竹環繞的精舍以內，何璟搶先入報，何異之妻劉氏，早在裏面相候，聞報便接了出來，小妹口稱世嫂，忙卽下拜，劉氏一把拉住他道，賢姪女遠來不易，自家人，何須如此禮數，請到裏面坐談吧，姜氏也從旁代勸道，這裏也不是行禮所在，進房裏去，再說吧，小妹祇得住了，隨至裏面，重又拜謝，

並說昨日來去匆匆，因世叔催行，未得與世婦世哥世嫂請安，還請原諒，隨着又向何環夫妻行禮，姜氏笑道，聞得妹妹巾幗英雄，人極豪爽，怎會有這許多禮數，小妹道，長輩世交，理應如此，妹子命生不辰，幼遭孤露，避仇流亡，奉母荒江，原是無法，多蒙謬獎，已是慚愧，巾幗英雄，更當不起，嫂嫂家傳絕藝，學有淵源，異日少不得還望多多指教呢，姜氏笑道，對對，不知誰能教誰，且等過日再看吧，反正不許藏私就是，說時，見何環在側未去，又回昨佯噲道，阿爹老早，就望江家妹妹早來，你也不說一聲去，等在這裏作什，何環笑道，我是想聽世妹還有什話說沒有，聽完再去，姜氏道，你這人怎這樣笨，阿爹和錢伯伯在一起，你又不能調開來說，不過暗中打個招呼，就妹妹有什話說，你也沒法帶去，還不快走，何環笑應去，小妹細看姜氏，星眸流動，鳳目含威，生相言動，雖然明艷俊爽，但是當着婆婆，和初次見面的外人，隨便呼叱丈夫，毫無顧忌，似乎少差，神采也過於飛揚，比起蘭珍靜婉端淑，大不相同，心方動念，姜氏隨把乃翁之意說出，小妹一聽，原是何異昨晚陪同七指神偷葛鷹，回轉白雁峯時，中途黑摩勒，惦記和曉星江明等人相見，便說自己要回取衣物，還要補睡，葛鷹本知他有人指使，此去分明覆命，便笑道，小鬼頭，少在我面前掉搶花，我因沒有傳人，愛你資質，起意收你爲徒，你說現在沒有師父，祇要是真，我不問你以前來歷，和你身後人那是誰，你向那人覆命，原本應該，

也不攔你，此時沒有正式拜師受我規條，便此去不回，也是無礙，可是異日拜師受教之後，却錯不得一點規條，如因見我什事隨便，欺心犯上，或是犯我家規，你這條小命，就活不成了，叫你那人，定是你的尊長，去時可和他商量，拜我爲師，值與不值，不值便罷，決不勉強，從此無須見我，如值的話，有未了事，祇辦完再來，並不限定今日要回，好在我還在何家，盤桓幾天，何日均可，要是有心戲侮，莫要怪我心辣手狠，鳶鷹貌帶貓惡，這一正色說話，兩隻鷄眼，灼灼放光，瞪合之間，威芒四射，迥非初見時，嘻嘻哈哈，隨便神氣，適才驚走敵人時，黑摩勒已看此老真實本領，心中已起了敬慕，見狀不禁凜然，忙也改容，恭身答道，一日爲師，終身爲父，弟子已然誠敬拜師，怎敢欺心犯上，但我師叔，從來不顧人知，否則今晚早已出場，弟子所爲，並非受他指使，不過事情，他是知道，既拜你老人家爲師，理應向他明言，才是正理，他素說師父本領高強，一定心喜，此外弟子還要尋一新交好友，少不得有多半日耽擱，師父不問我以前來歷，免得弟子隱瞞不好，說又不便，再好沒有，弟子至遲不過今晚，必定回轉了，說罷拜辭而去，鳶鷹聞言甚喜，笑對何異道，這小鬼頭，真個聰明，膽子更大得出奇，你看他前倨後恭，立時改樣，多麼心靈，不是我吹，如經我再加傳授，小輩中恐尋不出幾個呢，何異自免不了奉承幾句，抵家以後，便託辭進內，喊來何環，寫一紙柬，命將昨馬送回，請堯民代尋小

妹，防他託辭不來，還說曉星在此，其實何異，深知小妹仇人，與葛鷹昔年頗是交好，終因二人意志不投，語言失和，葛鷹拂袖而去，已有多多年，不曾來往，可是那仇人，仍想拉他一齊，屢次命人往訪，道歉邀約，也不知葛鷹，是否成心不見來人，或是外出相左，俱未遇上，小妹此時乘機待以前輩之禮，給他一個整面，異日不但少却一個強敵，弄巧還有許多借助之處，黑摩勒又拜他爲師，就此結納，下一閒着，再好沒有，便乘葛鷹好酒口饑，這一點短處，假說小妹，烹調精美，因敬仰他的本領爲人，要親自下廚操作，借何家客館，恭恭敬敬，款待他一頓，一面命人去喚小妹，暗囑何妻，指點廚司，拋去陳套，照家常做法，備下十來樣菜，再把自家最拿手名貴的菜，添配兩樣，不重形式，務求味美，作爲小妹親製敬客，並命人出村迎接，小妹到時，改由後園門走進，由何妻把話教好，告以機宜，聽請再出相見，吩咐停當，然後自出陪客，到了前面一看，葛鷹已酒氣薰薰，倒臥客榻之上，何異也是一夜未睡，暗囑二童守侍，客人一醒，立即來報，自往別屋，睡了一會，醒來天已傍午，去看葛鷹，尙還未醒，便在旁坐，觀書守候，小妹未到以前，已命人入內，問過兩次了，小妹聽何氏婆媳，說完兩事，便笑問道，世叔如此關切，感激萬分，既催早來，敢莫是要姪女承名，做午飯麼，姜氏笑道，那位賊伯伯，原知妹妹家不在此，又是一夜未睡走的，如做午宴，到不像了，你不知道，阿爺平時不顯，祇一遇上點

事，便是星飛火急，適才兩次命人入問，乃是見妹妹昨晚詞色，略帶遲疑，怕你看不起賊伯伯，萬一不來，豈非弄巧成拙，早知不來，好再專人催請，告以利害，說不定還是派我去接呢。此時賊伯伯剛醒，因不知妹妹何時才到，裏面午飯已開，祇我夫妻，算計妹妹必來，恐無人陪，特意先吃點點心，等妹妹來了，一同吃呢。果然被我算準，等你世哥回來就吃吧，隨說隨喚使女，傳話廚房，準備開飯，小妹未及開口道謝，姜氏又插口搶說道，好在妹妹請客的菜，早已備齊，時候還早，阿娘快睡午覺，樂得我兩姊妹，清清靜靜，多談一會，以後你如看得起我，務必常來呀，小妹笑容，以後自然要常來請安討教的，祇是世伯世嬸世嫂，這般厚待，太不敢當了，姜氏妙目一轉，似噴非噴的笑道，妹妹，我這人素來爽直性情，阿娘都知道，要是我欽佩喜歡的，他不理我，我偏要和他好，尋常人想我多和他說句話，都不行，討厭的，更不必說了，客氣的事，我是弄不來的，妹妹再要拿外人待我，一說話就有許多的客氣，我就不快活了，小妹幼遭孤露，母氏出身大家，從小規教頗嚴，祇管風塵寄跡，流轉江湖，對外雖然脫略形跡，落落大方，毫無尋常兒女的俗態，但到父執世交家中，室有長輩，應對禮節，自然仍守故家法度，姜氏那麼毫放不羈之狀，怎能相與同流，聞言起立，含笑答道，世嫂這等錯愛，妹子怎敢自己見外，不過情於中，不由自己，既然世嫂不願妹子說出，以後銘諸於心，不再言謝好了，口裏說着呀



眼望何妻劉氏，對自己點了點頭，彷彿口角微動，看了姜氏一眼，又復止住，神氣是知道姜氏這樣脫略，乃姑心中也有一點不滿，方自暗笑，姜氏尙未覺查，隨手拍了小妹肩頭一下，笑道，算了算了，剛說不客氣，你這銘之於心，不更客氣麼，我沒法再說，肚皮有點發空，開飯罷，不等你世哥了，一言甫畢，何環已掀簾而入，姜氏笑問，你把暗號，遞到了麼，阿爹和賊伯伯，說什沒有，何環道，爹爹正和葛老先生賭酒呢，我陪了幾杯，裝閒話提起世妹，菜做得真好，葛老先生，當時便要嚐嚐味道，爹爹叫隨便拿兩樣去，我借因頭出來，恐葛老先生，住長了，廚司務不留心，做出與世妹同樣的菜，知道糟烘雞，和風鴨腰，一個非娘和你隔夜自配作料，廚司務做不來，風鴨腰的數目不多，祇留供我爹一人下酒，一年難得待一次客，已吩咐廚房，把昨晚兩隻浸好作料的肥鴨和糟泥，取一隻先烘出去，給他享受了，劉氏笑道，這老頭子，真好口福，這兩樣菜，雖不值錢，他却沒處吃呢，我去睡一午覺再來，你夫妻陪了世妹吃飯，等我起來，再同去廚房，轉上一回，就沒事了，小妹恭謝，送出以後，跟着開飯，姜氏對於小妹，慇懃已極，飯後無事，姜氏又堅邀小妹過手，小妹推辭不掉，祇得勉強和他對敵，先比拳法，意存客氣，自然不肯全數施展，姜氏本領，雖出家傳，是從小嬌慣，極爲自負，見小妹本領，和自己差不多，口說小妹客氣，不肯施展，心却高興，正在得意，喜形於色，畢竟旁觀者清，小妹一上場，何

環已聽父親說過他的來歷，和各家的傳授，早就留心，見他出手，雖似和愛妻不相上下。但是一方是極力討俏，打點起全付精神迎敵，一方却是氣定神閒，手眼身法步，無不從容。有時做出進攻神氣，暗賣破綻，讓對方略佔上風，最難是處處相讓，却把假事，做得逼真，不由臨場人不相信他，便是自己如非胸有成見，逐處留心觀查，也看不出。

公元1950年八月再版

翻印必究

基本定價

漢珠樓主著

正氣書局發行

上海山東路209號

版權所有